大公報
Ta-Kung-Pao
Hong Kong
督印人費彝民
廣州市軍管會登記證新字第八號
經中國人民郵政登記認為新聞紙類
廣東人民郵政管理局執照第十五號
第一萬七千七百零九號
今日出紙三大張
售港幣壹毫（外埠另加郵費）
館址 香港干諾道中一二三號 經理部電話 三七二二二 編輯部電話 三三九一二 電報掛號8779 廣州辦事處 惠吉西路二號 電話：10072 11605 11790

本報增刊啟事

本報今日發表美戰俘海軍陸戰隊第一空軍聯隊上校參謀長許威布爾及少校軍械官等關於美國在朝鮮使用細菌戰的全部供詞原稿，增刊一張，不另收費，敬希讀者注意。

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選舉法公佈施行
滿十八歲公民均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黨派團體及任何選民均得提出候選人
華僑應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卅人

【新華社北京一日電】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茲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公佈施行。

主席毛澤東

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

【新華社北京一日電】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各民族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

第二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代表，省、縣、鄉（鎮）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之代表，市、市轄區人民代表大會之代表和各民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之代表，均依現行行政區劃選舉之。

第三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代表，省、縣和設區的市人民代表大會之代表，由其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之。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人民代表大會之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之。

第四條 凡年滿十八週歲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分民族和種族、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婦女有與男子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一、依法尚未改變成份的地主階級分子；

二、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反革命分子；

三、其他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者；

四、精神病患者。

第六條 每一選民只有一個投票權。

第七條 人民武裝部隊和國外華僑得單獨進行選舉。其選舉辦法另訂之。

第八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之選舉經費，由國庫開支之。

第二章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

第一節 鄉、鎮

第九條 鄉、鎮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人口在二千以下者，選代表十五人至二十人；人口超過二千者，選代表二十人至三十五人。

人口特少的鄉、鎮，代表名額得少於十五人，但最少不得少於七人；人口特多的鄉、鎮，代表名額得多於三十五人，但最多不得超過五十人。

第二節 縣

第十條 縣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人口在二十萬以下者，選代表一百人至二百人；人口超過二十萬者，選代表二百人至三百五十人。

人口和鄉數特少的縣，代表名額得少於一百人；人口和鄉數特多的縣，代表名額得多於三百五十人，但最多不得超過四百五十人。

第十一條 各鄉應選縣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人口在二千以下者，選代表一人；人口超過二千至六千者，選代表二人；人口超過六千者，選代表三人。

人口和鄉數特少的縣，其人口在二千以下的鄉，亦得選代表二人。

縣轄城、鎮和縣境內重要工礦區，按人口每五百人選代表一人，其人口不足五百人但滿二百五十人者亦得選代表一人。縣轄城、鎮人口和鎮數特多的縣，所轄城鎮得按人口每一千人選代表一人。

第十二條 人民武裝部隊應選縣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為一人至五人。

第三節 省

第十三條 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人口在二千萬以下者，選代表一百人至四百人；人口超過二千萬者，選代表四百人至五百人。

人口和縣數特少的省，代表名額得少於一百人，但最少不得少於五十人；人口和縣數特多的省，代表名額得多於五百人，但最多不得超過六百人。

第十四條 各縣應選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人口在二十萬以下者，選代表一人至三人；人口超過二十萬至六十萬者，選代表二人至四人；人口超過六十萬者，選代表三人至五人。

省轄市、鎮和省境內重要工礦區，按人口每二萬人選代表一人，其人口不足二萬人但滿一萬人者亦得選代表一人。

第十五條 人民武裝部隊應選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為三人至十五人。

第四節 市

第十六條 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人口在十萬以下者，每五百人至一千人選代表一人；人口超過十萬至三十五萬者，每一千人至二千人選代表一人；人口超過三十五萬至七十五萬者，每二千人至三千人選代表一人；人口超過七十五萬至一百五十萬者，每三千人至五千人選代表一人；人口超過一百五十萬者，每五千人至七千人選代表一人。

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最少不得少於五十人，最多不得超過八百人。

郊區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應多於市區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

第十七條 人民武裝部隊應選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為二人至十人。

第十八條 市轄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按人口每五百人至二千人選代表一人。但代表總數最少不得少於三十五人，最多不得超過二百人。

第三章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

第十九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省人民代表大會、中央直轄市和人口在五十萬以上的省轄工業市人民代表大會、中央直轄少數民族行政單位、人民武裝部隊和國外華僑選舉之。

第二十條 各省應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按人口每八十萬人選代表一人。

人口特少的省，代表名額不得少於三人。

中央直轄市和人口在五十萬以上的省轄工業市應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按人口每十萬人選代表一人。

第二十一條 全國少數民族應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一百五十人。

第二十二條 人民武裝部隊應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六十人。

第二十三條 國外華僑應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十人。

第四章 各少數民族的選舉

第二十四條 全國少數民族應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一百五十人的名額分配，由中央人民政府參酌國內各少數民族的人口和分佈等情況規定之。

在前款規定之外，少數民族選民有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者，不計入一百五十人名額之內。

第二十五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少數民族代表的選舉：中央直轄少數民族行政單位的代表，由各該行政單位選出；其他地區少數民族的代表，由各省、市人民代表大會選出。

第二十六條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少數民族的代表名額，均包括在本法第二章各節規定的代表名額之內。

第二十七條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凡境內有少數民族聚居者，每一聚居的少數民族均應有代表出席。

一、凡聚居境內的同一少數民族的總人口數佔境內總人口數百分之十以上者，依本法第二章代表名額之規定，其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應相當於當地人民代表大會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

二、凡聚居境內的同一少數民族的總人口數不及境內總人口數百分之十者，其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得酌量少於當地人民代表大會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最少以不少於二分之一為原則。但人口特少者，亦應有代表一人。

三、因前款規定的需要，致各該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超過本法第二章各節之規定時，須報請上級人民政府批准之。

第二十八條 各民族自治區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均依各該民族自治區的行政地位和人口數作適當規定，報請上一級人民政府批准之。

第二十九條 各民族自治區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聚居於境內的其他少數民族代表的選舉，適用第二十七條之規定。

各民族自治區和各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聚居於境內的漢族人民代表的選舉，適用第二十七條之規定。

第三十條 一切散居的少數民族成分，均參加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應選代表名額以人口比例為基礎，其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得少於當地人民代表大會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但一般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第三十一條 各民族自治區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其相當於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人民代表大會之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其他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均由其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之。

有少數民族聚居於境內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少數民族代表的選舉，適用前款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 有少數民族居住於境內的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各少數民族選民得按當地民族關係和居住情況單獨選舉，亦得採用聯合選舉。

各民族自治區和各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聚居或散居境內的漢族人民代表的選舉，適用前款之規定。

第三十三條 有關少數民族選舉的其他事宜，均參照本法有關各條之規定辦理之。

第三十四條 少數民族地區尚未具備普選條件者，其選舉方法由上級人民政府另定之。

第五章 選舉委員會

第三十五條 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下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級選舉委員會，中央和地方各級選舉委員會為辦理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事宜之機關。

中央選舉委員會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任命之。地方各級選舉委員會由上一級人民政府任命之。

第三十六條 中央和地方各級選舉委員會的組織：

一、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席一人，委員二十八人；

二、省（市）選舉委員會：主席一人，委員二十人；

三、省轄市、市轄區和縣的選舉委員會：主席一人，委員六人至十二人；

四、鄉（鎮）選舉委員會：主席一人，委員四人至八人。

中央和地方各級選舉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由各該選舉委員會任命之。

第三十七條 中央選舉委員會的任務：

一、在全國範圍內指導和監督本法之確切執行；

二、指導地方各級選舉委員會的工作；

三、規定選民登記表、選民證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當選證書之格式及各級選舉委員會印章之形式；

四、受理對於選舉中的違法行為之檢舉和控告，並作出最後處理之決定；

五、登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當選代表，公佈代表名單，並發給當選證書。

第三十八條 省、縣和設區的市選舉委員會的任務：

一、在各該所屬區域內監督本法之確切執行；

二、指導下級選舉委員會的工作；

三、受理各該所屬區域內對於選舉中的違法行為之檢舉和控告，並作出處理之決定；

四、登記各該級人民代表大會之當選代表，公佈代表名單，並發給當選證書。

第三十九條 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選舉委員會的任務：

一、在各該所屬區域內監督本法之確切執行；

二、登記、審查和公佈選民名單；

三、受理各該所屬區域內對於選民名單的不同意見的申訴，並作出處理之決定；

四、登記和公佈代表候選人名單；

五、按照選民居住情況劃定選舉區域；

六、規定選舉日期和選舉方法，召開並主持選舉大會；

七、分發選民證；

八、計算票數，確定當選代表，公佈代表名單，並發給當選證書。

第四十條 在選舉後，各級選舉委員會須將關於選舉的全部文件，送交各該級人民政府保存，並應迅速向上級人民政府和上級選舉委員會作選舉總結報告。

第四十一條 選舉委員會的工作全部完成後，選舉委員會即行撤銷。

第六章 選民登記

第四十二條 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選舉委員會，應在選舉前辦理選民登記並發給選民證。

第四十三條 每一選民只得進行一次登記。

第四十四條 選民名單應在選舉的三十天以前公佈之。

第四十五條 對公佈之選民名單有不同意見者，得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申訴，選舉委員會應在五日內作出處理之決定；申訴人如對處理意見不服時，得向人民法庭或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庭或人民法院的判決即為最後決定。

第四十六條 選民於選舉期間變更住址者，在取得原地選舉委員會之轉移證明後，應即列入新居住地點之選民名單。

第七章 代表候選人的提出

第四十七條 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候選人，均按選舉區或選舉單位提出之。

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不屬於上述各黨派、團體的選民或代表均得按選舉區域或選舉單位聯合或單獨提出代表候選人名單。

第四十八條 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同一級的代表候選人，只得在一個選舉單位或一個選舉區域內應選。

第四十九條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時，其代表候選人不限於各該級人民代表大會之代表。

第八章 選舉程序

第五十條 代表候選人名單，應先期公佈。

第五十一條 選舉人可按代表候選人名單投票，亦可另選自己願選的其他任何選民。

第五十二條 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人民代表大會之代表的選舉，應根據上級人民政府的決定，定期舉行之。

第五十三條 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之選舉，得按選民的居住情況劃分若干區域，分別召開選舉大會進行之。

第五十四條 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之各選舉大會，須有選舉委員會的代表出席始能舉行。選舉大會的主席團由三人組成之，選舉委員會的代表為當然主席，其餘二人由大會推選之。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進行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之選舉時，由各該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主持之。

第五十五條 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鄉、鎮出席縣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採用以舉手代投票方法，亦得採用無記名投票方法。

縣以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之選舉，採用無記名投票方法。

選舉人如係文盲或因殘疾而不能寫票者，得請其他選舉人代寫。

第五十六條 選舉大會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須有選民或代表過半數的出席，始得開會進行選舉。如出席選民或代表不足過半數時，應由選舉委員會或主席團定期召集第二次大會進行選舉，但第二次如仍不足過半數時，應即進行選舉。

第五十七條 投票結束後，由大會推選之計票人員，將投票人數和票數加以核對，作出記錄，並由大會主席簽字。

第五十八條 每次選舉所投票數多於投票人數者無效，少於投票人數者有效。每一選票所選之人數多於規定人數者作廢，少於規定人數者有效。

第五十九條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候選人獲得出席選民或代表半數以上選票時，始得當選。如候選人所獲選票不足半數時，應另行選舉。

第六十條 選舉結果由選舉委員會或主席團根據本法確定是否有效，並宣佈之。

第六十一條 代表在任期間，經其多數選民或其選舉單位認為必須撤換者，得按法定手續撤回補選之。

第九章 對破壞選舉的制裁

第六十二條 凡用暴力、威脅、欺詐、賄賂等非法手段破壞選舉或阻礙選民自由行使其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者，均屬違法行為，應由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給以二年以下之刑事處分。

第六十三條 各級人民政府和選舉委員會的人員，犯有僞造選舉文件或虛報票數、隱瞞票數等違法行為者，應由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給以三年以下之刑事處分。

第六十四條 對於選舉中的違法行為，任何人均有向選舉委員會或人民政府司法機關檢舉、控告之權；任何機關或個人均不得有壓制、報復行為，違者應由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給以三年以下之刑事處分。

第十章 附則

第六十五條 省（市）人民政府根據本法得制定選舉實施細則，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十六條 本法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後公佈施行。其解釋權屬於中央選舉委員會。

新聞精華 1953 三月二日

選舉法公佈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於昨日命令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一版）

未清償存款給付辦法的解釋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對有關「解放前銀錢業未清償存款給付辦法」的問題，作了詳細解釋。（一版）

北京喀喇蚩直達電報開放

我郵電部最近與巴基斯坦交通部商定，從昨天起開放北京—喀喇蚩間的直達無線電報電路。（一版）

中國乒乓球隊抵捷

中國乒乓球代表隊離京抵布拉格，並與捷克代表隊舉行了友誼比賽。（一版）

紀念「二·二八」起義

在京台灣同胞於二月廿八日舉行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六週年紀念會，陳炳基談稱：為了爭取早日解放台灣，大家必須發揚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的愛國主義精神。（二版）

石龍石灘大圍

石龍石灘大圍的第一期工程在汛期（四月）前可完工，這是華南歷年來最大的水利建設。竣工後，受益農田達三十萬畝，每年可增產大米二千餘萬斤。（二版）

蘇美工業產量發展懸殊

一九五二年聯合國統計年鑑昨天發表，內中指出，從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一年，蘇聯生產量增加百分之七十，美國百分之十五。（三版）

中日貿易的貨目

東京航訊——報道了最近在日本被認的中日貿易意願，及十家獲得批准的出口商將要出口的貨物品目。（五版）

從上海到福州

「從上海到福州」報道了路經浙贛路進入閩省的沿途情況。（七版）

關於清償解放前存款
人民銀行總行答問

未解僑匯大部分是僑胞在抗日戰爭期間為愛國而踴躍匯回的款項，當時蔣賊掠奪僑匯，大量積壓不予解付，造成僑眷生活極大困難。因此人民政府給予僑胞以照顧，解放前未解僑匯按照定期存款標準給付。

【中國新聞社北京廿八日電】「關於解放前銀錢業未清償存款給付辦法」公佈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現應各界要求，解釋了其中幾個問題如下：

問：政務院「關於解放前銀錢業未清償存款給付辦法」第二項中，把解放前時期劃分為三個階段，其根據是什麼？

答：在辦法中已經說明，這三個階段是按照「各個時期金融變化情況來劃分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卅一日以前，這個時期的金融、物價基本上是穩定的，為第一階段。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八日（即改用僞金圓券前夕）為止，這一期間使用僞「法幣」，為第二階段。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到解放時為止，這一期間僞幣惡性貶值，金融的趨勢是走向總崩潰，為第三階段。這是三個階段劃分的大致情況。

問：償還解放前存款時，為什麼不計利息？

答：在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存款，由於按照銀元計算償還，標準已很優厚，如再計利息，國家財政負擔過重，行莊方面的償付力量也有困難。至於一九三七年以後，通貨貶值後各年利息甚不上物價上漲速度，如果完全按照歷年利息計算償還，對於存戶（漏四字）；由行莊按照銀元償付本金，對於存戶是照顧了的了。對於金融業負擔已很重，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國家負擔的。因此，採取本金以銀元標準償還，利息不再計算的辦法辦理是合理的。

問：為什麼採取以銀元牌價作為償付標準？

答：戰前僞幣和銀元的聯繫較為密切。在一九三七年前，銀元和僞幣等值，而且當時有的存戶也拿銀元存款；因此，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存款，按現在銀元最高牌價一萬二千五百元作為償還的標準是比較合理的。在一九三七年以後，由於僞幣逐年貶值，銀元不再流通，因此不得不從每年的物價指數上，先求出僞法幣貶值的折扣，再乘一萬二千五百元的銀元牌價作為各年的償還標準。

問：解放前存款為什麼要採取分級遞減率償還？

答：分級遞減的給付辦法的主要精神是為了做到全面照顧。在遞減中，後級仍享有前級清償的金額。例如一九三七年存款五百元，按其本息的償還率為百分之七十，但如將同時享受的第一、二、三、四級計算在內，那麼，實際的償還率為百分之八十八。第一級的幅度為什麼要到二百元為止呢？這是因為這一級佔全部存款戶的百分之八十，也就是說照顧了絕大多數的存款戶。

問：存款金額在二百元以上者，為什麼不全部給現金，而給以中國人民銀行定期定額儲蓄存單？

答：因為如果一次全部付清現金，就會使大量貨幣一齊投入市場，因此辦法中採用了一次償還、分期給付的措施，並照常給利息，這對原存款人仍是有利的。

問：解放前未解僑匯與國內未解匯款採取不同標準清理的原因何在？

答：解放前未解僑匯大部分是僑胞在抗日戰爭期間為愛國而踴躍匯回的款項，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府藉機掠奪僑匯，僞官僚資本銀行將僑匯大量積壓而不予解付，給僑胞造成重大損失，造成僑眷生活極大困難。因此人民政府給予僑胞以照顧，解放前未解僑匯按照定期存款標準給付。而國內解放前未解匯款大都是由於銀行機構撤離或收款人逃離原地而發生，情況不同，因此按照活期存款標準清償。

問：國民黨反動政府發行之「節約建國儲蓄券」、「美金節約建國儲蓄券」、「特種有獎儲蓄券」以及「鄉鎮公益儲蓄券」等為何一律不予清償？

答：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國民黨反動政府為了欺騙人民，巧立名目，曾經通過僞行、局、會發行了所謂「節約建國儲金」等五種儲蓄券，實際上是國民黨政府的公債、捐稅，不能當作存款處理，故不應償還。

參加世界乒乓賽 我代表隊抵捷京
與捷代表隊舉行友誼賽 將赴匈牙利轉羅馬尼亞

【中國新聞社布拉格二十八日電】參加第二十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我國乒乓球代表隊，二月二十六日到了布拉格。他們在第二日晚和捷克斯洛伐克乒乓球代表隊舉行了友誼比賽，觀眾非常踴躍，捷克斯洛伐克國家運動委員會主席楊達將軍參觀了這個比賽。比賽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隊和我國代表隊交換禮物，楊達將軍又舉行宴會招待我國代表隊。

我國代表隊在往羅馬尼亞參加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之前，還要訪問匈牙利，作友誼比賽。

北京喀喇蚩間直達電報開放

【新華社北京廿八日電】我國中央人民政府郵電部為便利我國與巴基斯坦兩國間的電信傳遞，最近與巴基斯坦交通部商定，從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起開放我國首都北京與巴基斯坦首都喀喇蚩間的直達無線電報電路。

這條電路的開放，將有利於加強中、巴兩國政府和人民間的聯繫。

「新中國展覽會」在巴黎盛大開幕

【新華社布拉格一日電】據「人道報」報道，「新中國展覽會」於本週在巴黎文藝復興圖書館開幕，歡迎法國人民參觀。展覽品包括：珍貴文獻、藝術品、兒童圖書、書籍、標語畫、郵票、工藝品、照片以及在過去兩年中訪問過人民中國的法國進步記者和作家的著作。

馬連良袁世海等「將相和」大受歡迎
在北京演出場場滿座

【中國新聞社北京一日電】京劇「將相和」受到北京居民的歡迎，著名演員馬連良、袁世海、譚富英、裘盛戎、李少春、葉盛章等演出這齣戲，場場滿座。

「將相和」是描寫戰國時代趙國的大將廉頗和丞相藺相如的故事。廉頗是戰國的戰將，屢敗強敵，為秦所懼，有功於國。藺相如智勇雙全，曾因「完璧歸趙」，澠池相會，強迫秦王擊缶，挽回國家體面，功勞很大，被趙王拜為丞相，廉頗居功自傲，看不起藺相如，三次阻街，極其侮辱藺相如。藺相如為了避免將相失和及強秦趁隙滅趙，因此再三忍讓。後來廉頗知道自己錯了，就負荊請罪。這個戲自始至終都貫穿着一種相忍為國、團結禦侮的愛國主義精神。

馬連良、袁世海等名演員，對他們所扮演的角色藺相如、廉頗的個性特點，認真研究，因而表演很精采，給觀眾以熱烈的感染力量。

啟事：今日稿擠，「美國、遠東、中國」連載，移刊二版。

縱橫談
普選條件的成熟

蔣賣政權以「訓政」為名，包辦中國政治，一「訓」「訓」「訓」了二十多年，直到臨終，才製造了一個僞「國大」，但是，當時它已完全失去了中國人民的信任，因而隨即垮台。

人民政府成立不過三年多，就舉行普選了。而且在過去三年多內，已逐步推行民主建政，全國各地都召開了人民代表會議，絕大部分人民代表都已不再是邀請，而是由選舉產生；而且，全國有二十個省、一百零二個市、八百十一個縣、二十八萬多個鄉（村）的人民代表會議，已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選舉了各該級的政府委員會。

正因為人民政府在成立之初，就不遺餘力，推行民主建政，有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今天才水到渠成，可以舉行普選了。

既實際、又民主

昨天，三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佈選舉法，這將成為中國歷史上可紀念的一天。

這個選舉法是適合現在的實際情況的，如對於文盲的照顧、對於長期受壓迫的少數民族代表人數的特別規定等等，都是例子。

工礦區代表人數的規定，也符合人民民主政權中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

同時，這個選舉法也充分發揚了民主的精神，和英美所謂「民主」，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今天，我們先就下列兩點，來作一比較。

選舉權

在選舉權方面，選舉法規定：「凡年滿十八週歲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分民族和種族、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只有佔極少數的未改變成份的地主階級分子、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者及精神病患者，才是例外。

在英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隨便舉幾個例：

在美國，當選眾議員必須滿二十五歲，參議員則必須滿三十歲。

在美國的許多州內，一定要繳人口稅，才有選舉權；交不起的窮人，就不能投票。

在美國，由於居住期限的限止，許多季節性流動的工業、農業工人，就全部被剝奪了選舉權。

此外，有形無形的限制，在美國還非常之多。

候選人

選舉法規定：不但各黨派、各團體可以聯合或單獨提出候選人名單，而且任何一個選民都可以單獨或與他人聯合提出候選人名單。

同時，選民在投票時，不但可以選舉已提出的候選人，而且可以選候選名單以外的任何選民。

這就表示：不但在原則上，而且在實際上，每一個選民都可以自由參加競選。

在英美，情形就完全不同。除了上述的年齡限制外，還有其他限制。例如：

在美國，不要說個人不能提名，即連政黨提名，都要受種種限制；美國統治者就利用這些限制性的規定，剝奪了美國共產黨的競選的權利。

在英國，參加競選，必須繳納相當大的按金，而且這筆按金有被沒收的可能。因此，沒有錢的人而又沒有闊佬支持，就事實上失去了競選資格。

美國兩大黨包辦政治，就是靠這種限制。

干諾道中一二三號大公報有限公司承印

美國‧遠東‧中國（七）

「封鎖與擴大禁運範圍」、「利用蔣幫騷擾中國沿海」、「利用亞洲人打亞洲人」、「轟炸東北」、「在朝鮮發動另一次攻勢」、「在聯合國向出兵朝鮮的國家增加壓力，強迫它們多出兵」——這是艾克上台宣佈「解除台灣中立」後，美蔣方面所終日叫囂的六點可能採取的步驟。

美蔣論客指着艾克背上的葫蘆，整天口中念念有詞，好像這六件寶貝一祭起來，美國的戰爭政策就可轉弱為強，一帆風順了。

如我們在以上六篇說明內所指出，美國陣營內部矛盾百出，困難重重，任何一件所謂法寶，其實不過是一張二仔底。如果美國要冒險嘗試，絕對嚇不倒任何人，它的唯一收穫只可能是失敗、再失敗罷了。

反對戰爭的力量日益壯大

使儘說到美國本身所遭遇的困難，還不是今天整個局勢的全貌。美國的手足失措、進退維谷，只是問題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是：反對戰爭的力量日益壯大。

美國的主觀願望是擴大戰爭，但今天整個形勢的主動權，並不操於美國之手。在全世界範圍——包括美國在內，人民和平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增漲。全世界良善的人民，要求發展貿易，改善生活；不願再看見砲火連天，妻離子散。大家一致希望英、美、法、中、蘇五大國締立和平公約，以談判代替戰爭來解決一切問題。這種正當的希望，不是飛機大砲或花言巧語所能抹煞的。

各國和平運動急速開展

大家都知道在斯德哥爾摩宣言上簽名的有五億人，在要求締結五大國和平公約上簽名的有六億多人。世界各國的和平運動都在急速開展。人人要和平，不要戰爭。去年底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會，重申這一正當的希望，對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更是大大的鼓舞。全體代表一千八百八十人。有一千五百人以上來自資本主義世界，其中一千人以上又來自資本主義的歐洲。會議中最大的代表團是英、法、意等國。代表中包括了各階層的人民代表，有政治信仰不同的政界人物、教會神甫、作家、軍人……。大家對於美國拖延和破壞朝鮮休戰談判，以及在朝鮮使用凝固汽油彈和進行細菌戰，更表示深惡痛絕。美國代表團在中美兩國代表團的聯歡宴會中，唱了美國流行的「放下武器」歌：

「我要把我的寶劍和盾牌，放下在河邊……不再進行戰爭，不再進行戰爭。」

遠東局勢的決定力量——中國

這是各國人民對美國戰爭政策的有力答覆。儘管美國統治者終日發出「美國之音」，狂叫反蘇反共，但絕大多數人民的腦筋是清醒的，是非是看得清楚的。一些在「美援」的「金箍咒」翻動下的「與國」政府，儘管被迫牽着鼻子走，但是對國內的人心，有時也不能不顧忌；對於國內太強烈的反感，也不得不設法敷衍與緩和。這就使得華爾街的算盤打來打去都不大如意了。

在全世界的局勢上，人民的和平力量日益增長，在蘇聯、中國與東歐民主國家的努力下，這種力量，是起着決定的作用的。在遠東的局勢上，新中國的和平建設，更是決定的因素。

有了強大的新中國，美國在遠東橫行霸道、為所欲為的時代，已經永遠過去了。

局勢是這樣被決定了的

抗美援朝與經濟建設並行

中國志願軍抗美援朝，使美國在遠東的戰爭計劃完全粉碎。迎頭巨棒，告訴美國：此路不通！朝鮮這個小小的戰場，已把美國打得頭破血流；而中國所出的力量，依然游刃有餘，事實擺在眼前：在抗美援朝的同時，中國的生產建設，不特沒有受到什麼損害，反而突飛猛進。在各方面的建設上湧現高潮，奠定了強固的基礎，進而實行五年經濟建設的大計劃了。

和平與建設是不可或分的。這幾年的經驗已確切證明：中國的建設越有成就，對於和平的貢獻就越大。由於建設的長足進展，中國有信心、有力量捍衛和平。

打開大門、一切公開

在這一個有信心有力量的基礎上，中國挺胸昂首，打開大門來建設。凡是中國的朋友，都被歡迎來參觀建設的情況；中國建設的消息，公諸全世界，讓全世界良善的人民，都可看到中國的壯大，都可以認識中國的努力。如曾到過中國參觀的外國朋友所指出，中國在沿海地區照常進行工業建設，使人對中國愛好和平的信念，不能絲毫懷疑。

實行普選、制定憲法

中央人民政府今年連預算都公開發表了。從這個預算，人人都可以看見：中國人民生活的上昇，國家收支情況的正常，工業化工作在大力進行，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充滿建設性的和平預算。

一切都證明：中國愛好和平，而且有力量去爭取和平。在中蘇與東歐民主國家的友好合作下，中國面對美國任何陰謀詭計，都有把握取得勝利。今天中國全力從事建設，實行五年經濟建設計劃，實行普選，制訂憲法，並把其他一切建設向前推進。

只有建設，才是力量

只有建設，才是力量，才能保證和平。今天中國就是這樣打開大門來建設，正正之旗，向和平建設之途大步踏進。

遠東局勢的發展，就是這樣被決定了的。儘管美國嗜殺好戰之徒，千方百計要在遠東擴大戰爭，但決定遠東局勢的發展，不是美國，而是在和平建設中的中國！

·本報記者·

「二‧二八」起義六週年 在京台灣同胞集會紀念

林雲陳炳基致詞爭取早日解放台灣

曾參加起義的黃勝卿等九人亦發言

【新華社北京一日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在京盟員和在京台灣同胞共一百多人，二十八日舉行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六週年紀念會。

紀念會開始，全體肅立向「二‧二八」死難烈士致哀。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駐京辦事處主任林雲致開會詞。他說：無論美帝國主義如何幫助國民黨一小撮殘餘匪幫苟延殘喘地竊據台灣，但由於祖國人民力量的逐步發展，美帝國主義和蔣匪幫的企圖終要被粉碎，台灣一定是屬於我們人民的。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華北總支部主任委員陳炳基在會上講話。他在介紹了「二‧二八」起義經過和六年來台灣人民頑強地和蔣匪幫進行鬥爭的情況後，指出：為了爭取早日解放台灣，大家必須發揚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的愛國主義精神，為勝利完成一九五三年的三大任務而奮鬥。

在會上發言的還有曾參加「二‧二八」起義的黃勝卿等九人，他們一致表示要在目前的工作崗位上和學習中，以實際行動來爭取抗美援朝的完全勝利和台灣的早日解放。

穗科學儀器生意好 各公司營業均大增

中國萬國聯合等商行營業額

去年下半年起均增一至兩倍

【本報廣州一日專訊】在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高潮中，廣州市各科學儀器公司的營業部一蒸蒸日上，科學儀器供應感到供不應求，有些公司接受的訂貨已到今年九月份。

自從去年（一九五二年）下半年起科學儀器就需求漸多，從各儀器公司的營業數字中便可看出顯著的發展。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廣州分公司是專門供應科學技術書籍和儀器的一間公司，據該公司的統計，假如以去年上半年平均每月儀器銷售量為一百的話，那末到了去年下半年平均每月儀器銷售量已升為百分之二百一十五，若以去年九至十二月的銷售數字來看則增至百分之二百五十七。本來一、二月份是儀器業的淡季，但今年一、二月份的情形卻與以往不同，以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廣州分公司為例，一、二月份平均每月銷售量達到去年上半年平均數的百分之二百零八。由於訂貨擁擠，該公司許多訂貨已經要輪到今年九月才能交貨，估計去年年底訂貨要在今年交付的數量相當於去年全年銷貨數量的四分之三，或者相當於去年上半年的二倍半。

萬國儀器行是一九五一年開辦的規模較小的儀器行，該行一九五一年每月營業數字平均約在九千萬左右，但自一九五二年下半年起，營業就有顯著增加，到去年十一、十二兩個月內，營業數字已增到每月三億多，今年一、二月份，雖然是淡季（照過去情形只能有五、六千萬的營業），但仍然保持着一億至一億五千萬元的營業數字。為了適應當前的需要，該行正在逐漸發展中，去年十月時就遷了新址擴大營業一倍，以後還將繼續擴充。

聯合儀器行情況也差不多，儀器銷售量也是從去年下半年起急促上升，十一月份營業額已從原來平均數二億增到四億多，十二月份更跳到六億多，今年一、二月淡月裏仍保持着二億元的水平，由於需求暢旺，該行定貨已定至四月以後。最近，又在製造工場添置了一批設備，加緊儀器生產。

各儀器行所供應的儀器以教學用的物理、化學儀器，模型、標本，試驗儀器以及工業上用的檢驗儀器為最多，並且絕大多數是國貨。除一部份是廣州本地製造外，大部份都由上海運來，一部份精細或檢驗儀器則由北京運來，外貨很少。

這是印尼華僑興建的興寧橫江小學

珠江工程受益費 海關通告停徵收

【本報廣州一日專訊】廣州海關二月廿七日發出通告：自本年二月二十一日起停徵珠江工程受益費。該日以後所徵之受益費可予發還。

珠江工程受益費是二月廿一日調整全國五大港口港口費時取消的，以往係由廣州海關代珠江水利局徵收。

西安全市掘蛹蠅 爭取為無蠅城市

各區負責人親自掘挖請居民參觀

市民展開行動七天獲蛹六千餘斤

【本報訊】新華社西安廿六日電：西安市春季愛國衛生突擊運動進入高潮。全市人民為了爭取西安市今年成為無蠅城市，正集中全力進行大規模挖掘蠅蛹、翻修廁所等工作。

西安市春季愛國衛生運動是在冬季衛生運動基礎上繼續開展的。在春節前，全市各工廠、學校、機關、部隊、團體、街巷、郊區農村，普遍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清潔運動。從二月十九日開始，全市人民在各區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分會的具體領導下，動員起來挖掘蠅蛹。許多區的負責人都率領幹部，親自動手挖蠅蛹，並廣泛組織居民參觀。中共西安市第四區委員會書記、區長親自領導該區幹部三十六人，以身作則，先後在該區人民政府、人民市場、協和鐵工廠等處一千一百一十八個廁坑所內，連續四天中挖出蠅蛹一千七百七十四斤。他們在挖蠅蛹的工作做出成績以後，再分別召開機關幹部、商店、居民羣衆進行宣傳動員，具體介紹挖蠅蛹的方法，並且進行試挖，組織羣衆參觀，然後再派幹部到各街巷，發動和組織居民普遍挖蠅蛹。在幹部帶頭影響之下，市民們大家積極行動起來，組織挖蠅蛹。全市從十九日開始到二十五日的六天中，已挖出蠅蛹六千四百五十多斤。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張鋒伯和中共西安市委員會宣傳部長、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高朗山率領的兩個檢查組，從二月十日起深入各區進行了重點檢查，表揚了衞生工作做得好的單位和人物，批評了不重視衞生工作的機關單位。

廣州元宵節 家家吃元宵

【本報廣州一日電】二月廿八日是春節元宵，家家戶戶沿俗例吃湯圓（有人稱吃「元宵」），做齋菜或葷菜過元宵。因為消費大，市場生意比平日旺些，京菓海味攤麵雜糧商號以及肉菜市場都多做了生意，如惠愛西路肉菜市場於廿八日單豬肉一項就比平日多做了二百多斤。肩販挑着鷄上街市零售的也較多，每市斤售價七千五百元，價錢穩定。

用石棉板濾空氣 可增產盤尼西林

從前每年有半年不能生產

用此法以後可以常年製造

【中國新聞社北京廿六日電】中央生物製品研究所抗生素室的工人齊謀甲，創造了「石棉板過濾空氣法」，解決了製造青黴素（盤尼西林）工作中長期沒有解決的「染菌問題」，使青黴素能常年生產。

抗生素室是研究製造青黴素的。青黴素在培養期中需要空氣，但是空氣中含有很多不同的細菌，青黴素一染到其他的細菌，就會起變化，發出一種臭味，培養不出來了。為了避免這種染菌現象的發生，過去用的方法是：空氣進「培養罐」以前，先經過一系列消毒過濾的手續，但還是不太安全，有時還是常有細菌，最嚴重的是，每年從三、四月到八、九月間，空氣含菌多，染菌率有時就達到百分之百，於是不得不採取「冬季生產，夏季停工」的辦法，因此嚴重的影響了青黴素的生產。

一九五〇年的夏天，抗生素室的技師們還是像往年一樣，轉到別的研究室工作去了。工人們也都閒起來，只留下齊謀甲一個人看管房子，齊謀甲就開始想辦法解決染菌問題。他想到用石棉板來過濾空氣，避免染菌。於是他就用石棉板做起試驗來，一連作了十幾次，每次都獲得成功，瓶子裏培養的青黴素沒有染菌，發出香噴噴的氣味。他把實驗結果告訴室主任，得到他的允許，設計了圖樣，安裝到儀器上實驗，終於使石棉板過濾法完全得到成功，徹底消滅了染菌現象。這樣便使中央生物製品研究所抗生素室製造青黴素的工作不再為染菌問題所苦，夏天也不致停工，產量大可增加。

齊謀甲使青黴素得到常年生產。他已被提拔為技工，並被選為北京市的勞動模範。他原來是個貧農的兒子，只念過半年的中學，十四歲就自動參加了解放軍，今年剛廿歲。

傅作義李葆華等 曾實地考察漢水

沿漢水西上研究半個多月

【本報訊】新華社武漢廿七日電：長江最大的支流漢水的根治工程，正在積極準備中。一九五二年二月，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長江中游工程局局長任士舜曾到漢水中、下游視察，研究治理漢水的方案。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長傅作義、副部長李葆華、蘇聯專家布可夫和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等，又沿漢水西上，作了半個多月的實地考察，決定第一步治理工程先在湖北省鍾祥縣碾盤山和均縣三官殿修建兩座大型水庫，以調節汛期洪水，然後再進一步根治漢水。現在碾盤山水庫工程的初步計劃已做好，三官殿水庫的設計在三月底也可完成。

普寧橫江小學

土改後農民要求學習文化非常迫切，這是橫江小學三年級學生，很多是母子同班的。

廣東零訊

普寧水利　普寧徑水鄉開始覆查以後，農民要求修水利，對工作隊說：「同志！陳唐山坑和狗頭溪水利數年失修，遇到大雨，堤壆崩潰，淹沒田園；雨後又不會蓄水，河底好壞菜。」以後，在農代會上即提出修水利的問題，代表們都非常贊成，喊出：「堅決把陳唐山溪、狗頭溪修好！」各小組提出保證要「修得快，修得固；夜開會，日工作，覆查生產兩不誤」。

開過農代會後，鄉村幹部和工作隊、農會代表去勘查陳唐山溪、狗頭溪水利工程，做出計劃。決定動員八百人在六天完工。每天天還沒有亮，婦女們已經煮好了早飯。一清早，八百多人都到了工地開始勞動。預計六日完成的水利工程，結果在三天半便完成了。經過修這一帶的一千一百多畝田地都將變成良田。

國家的錢　潮陽　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潮陽三區馬潛鄉調協員楊劉，為了要發給挑運工的工錢，便拿了二十五萬元的萬元鈔，去河西銀行兌換一千元的小票，因為工作忙，換了以後，便忽忽地拿走了。發了工錢，那天晚上清數時，竟發覺多出了四十萬元。他左思右想，想出是銀行的職員，將五十萬元小票當作十萬元，所以二十五萬元，便換成了六十五萬元。他想：「這是國家的錢財，不可使國家遭受損失，應該交還國家，用在生產建設上。」第二天一早，他就走到河西銀行去，將四十萬元交給銀行，還對銀行職員粗心大意的工作態度，提出了批評。

回族老人馬德才 今年一百廿九歲

甘省首長帶禮物親往探望

衛生院按期派員檢查身體

【中國新聞社蘭州廿六日電】甘肅寧定縣一百廿九歲的回族老人馬熱素力（官名馬德才），受到人民政府的尊敬。

去年七月，臨夏專署王治國副專員、寧定縣委書記王振邦，帶了禮物去探望這位老人，並問他有沒有什麼困難。同年十一月，中共甘肅省委書記張德生親自給這位老人送去禮物，給他照相。最近，中共寧夏地委統一戰線工作部又給老人送了一床新被。縣衞生院裏的

他說：老年人現在越活越想活

醫生，每半個月就去給他檢查一次身體。馬熱素力感動地說：「現今我們老年人真是越活越想活了。」買家巷一位八十四歲的老人張天然說：「省委書記來探望老年人，早前誰聽說過呢？」八十三歲的馬撒奇說：「現在這樣尊敬老人，我聽了心裏真高興。」

馬熱素力是寧定縣茨林區二鄉買家巷人，出生在一個貧窮的家庭，曾經受過各種磨難。清朝左宗棠殺回民，他倖免於難。十八年前，國民黨抓丁，他領着兒孫到永登逃難，一路跑上去。逃了三年難，剛一回家，又碰上馬步芳抓丁派款，把家裏的糧食都搶光了。想着這些苦難，他對人民政府有說不出的愛。

馬熱素力能活到一百廿多歲，是由於他一貫愛勞動；據他兒媳說，到一百來歲時，他還是家裏的一個主要勞動力。有一次，他剛要上房頂去晒馬齒草，給孫子馬中祥攔住，他生氣的說：「你們嫌活都不叫我幹了？」他另外一個好習慣，就是愛乾淨，每當場上晒完麥土，總要掃乾淨，住的地方也收拾得很整齊。他現在走路時大半不用拐杖，每頓能吃兩碗飯，有時還幫助兒孫生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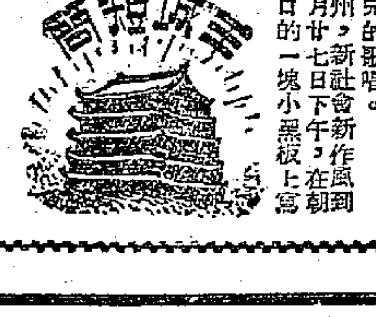
廣州雜糧海味業 麵粉海味均暢銷

海味定貨已交四十萬斤

【本報廣州一日專訊】廣州雜糧海味業於去年冬在華南物資交流大會和各地公私營企業代表所簽訂的貿易合同，到現在按合同所訂期間，已完成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海味方面，該業直至今年二月份已按照合同交與國營水產公司計魷魚、鱆魚、蝦米、鰻魚、墨魚、大地魚等共四十三萬多斤，接近完成合同數字。

由於廣州市民購買力的提高，該業營業額比前增加，如今年一月比去年十二月增至百分之十四。該業最近以麵粉、魷魚、蝦米、粉絲、鱆魚等最暢銷，特別是麵粉，一時有供不應求的現象。該業為了使麵粉能有大量應市，除由該業各聯營社經常派人到華東、湖南等地採購外，該業同業公會也設法向外採購。而產地貨源充足，只要有人前往採購，一定可滿載而歸，如自湖南藍田採購的麵粉，近日就有二千多包運到廣州。

快活亭老人聽鳥語 公園內市民賞時花



▲中央公園裏左面的「快活」亭，懸掛着幾十籠「畫眉」和「米雀」，牠們在互相和唱。愛鳥的多是一些老年人，他們利用閒暇在欣賞鳥兒的歌唱。

▲在廣州，新社會新作風到處可見，去月廿七日下午，在朝天路光孝路口的一塊小黑板上寫着：「本街居民交來母鷄一隻，遺失者可到本街居民小組長處領回。」

▲沙面公園裏茶花、大紅花、杜鵑花、芍藥花迎日齊放，市民們特別喜愛茶花，圍聚欣賞。

▲海珠廣場內新建一座弧形的涼亭，朱紅色的建築，襯托着一片綠色草地，看來很醒目。近日風和日暖，靠在涼亭裏石橋上看書讀報的人很多。

▲元宵節六榕寺、大佛寺又趨熱鬧，燒香拜佛的人不少。

▲日來鷄蛋源源運到，市場裏蛋攤和蛋舖一籮籮堆得像一叢小山。「大隻靚鷄蛋，三千五『蚊』『十隻』」的叫賣聲隨處可聞。

幫助農民增加生產 粵省大量生產農具

工業廳投資五十億製造

決撥二百億作農具貸款

農民需要農具達三百五十萬件

【本報廣州一日專訊】祖國的五年建設計劃開始實施了，廣東今年的建設工作，是以發展農業生產為主，其中主要為增產糧食，要使一向糧食不足的廣東，在三年內達到完全自給。要做好這個大任務，就必須先做好許多基本工作，如土地改革工作，短期內就可以完全結束了，水利建設，增加肥料，改良種籽等工作都已在齊頭並進，最近廣東省人民政府工業廳在廣州召開的全省農具專業會議，也就是配合農業增產的一項重要工作，從這個會議中，我們可以看出人民政府在一切生產建設上的高度計劃性，和實行中的緊密步驟。

會議一連舉行了四天，討論的中心內容是全省農具的生產和基本建設，以及農具的需供銷配合問題。過去由於長期來的貧窮破落，廣東大多數農民都缺乏耕種的工具，不但翻土的犁耙缺乏，有許多農民就是簡單的鋤頭鐮刀都成問題，在土地改革中發現了這個普遍現象，據廣東省人民政府農業廳根據各種材料估計，全省農民現在需要的農具，達三百五十萬件以上，其中犁三十萬件，耙廿二萬件，鋤頭一百五十萬件，其他農具一百五十萬件，這個數目是相當龐大的。

在發展農業生產這一個中心任務下，廣東的工業建設也就確定了要為農業生產而服務的方向，為了滿足農民的需要，農具工業的基本建設和增加生產是迫切的，目前廣東省人民政府所屬的和全省地方國營農具廠機器廠，共有十六間，其中除一間大規模的省農具製造廠在廣州外，餘十五間分散在全省各地，這些廠在過去三年來，特別是在去年，已經給農民製造供應了不少各種農具，但是由於生產能力的限制，還不能適應農民大量的需要，所以廣東省人民政府工業廳今年的中心工作，也就是農具生產。省府決定在一九五三年度，廣東全省地方工業投資控制數字中，抽出五十億元作為農具基本建設投資；此外人民政府並決定撥二百億元作為全省農民的農具貸款，這是徹底解決農民工具問題的措施，是廣東有史以來沒有過的。

推廣新農具

興梅海南均有成績

去年興梅銷二千件

在解決農具問題的措施中，首先是大量製造農具以應農民的急需，其次再穩步推廣各種新農具，去年有些地區推廣新農具已有相當成績，其中以興梅和海南島成績最好，廣東省人民政府所屬興梅區農機廠，去年推銷了二百八十架新式打禾機，還有二百五十多架的合同，定今年交貨（每架六十四萬五千元），另外推銷了除草用的新式水田中耕具一千多架（每架七萬二千元），旱地中耕具四百多架（每架二萬一千元）。新式打禾機如以互助組多人共同操作，每天可打一畝半地的穀；水田中耕具一人使用也可以抵九人的工作，因此大大節省了人力，而且操作輕便，毫不費力。興梅農具廠去年十一月，梅縣所銷出的舊農具，就達三十多億元。

國營海南島機械廠，去年所產農具，較一九五一年增加十多倍，所出九種新型農具，都適應農民的需要，其中壓膠機和壓蔗機，過去一向是靠外國輸進，以馬來亞輸入的最多，年前廠中工人試製成功，不但價格較外來貨便宜，而且品質更加堅固，壓膠率也較馬來亞製的高出一倍半至二倍，所以農民都很歡迎。

專門負責製造新農具和改良農具的省農具廠，今年將大量製造噴射殺蟲藥用的噴霧器和噴粉器，這些輕便的殺蟲農具，在北方各地農村已普遍採用，且獲得了顯著成效，對於農業增產有重大作用。

全省農具專業會議已經結束了，各農業部門和國營農具廠機器廠的出席代表，都進一步認識了今年廣東的重大任務，和面向農村，面向農民的重要。在會議中並交流了生產經驗，提高了生產信心，各農具廠都已訂下了基本建設和生產計劃，並保證在一定時間內完成任務。會議中還得到一致的結論：所生產的農具，必須適應農民的需要，並且要堅固耐用，價廉、實用，各農具廠都將根據這個原則，腳踏實地的去努力生產。

從高度緊密的計劃生產看，我們可以看出廣東要在三年之內做到糧食完全自給的計劃，是一定可以實現的，廣東一向是缺糧的省份，三年以後，廣東的糧食再也不成為問題了。

華南最大水利工程

石龍石灘大圍修建迅速

第一期工程下月汛期前可竣工

受益農田卅萬畝每年增產米二千萬斤

【本報廣州一日專訊】華南歷年來最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工程——東江的增城博羅縣石龍石灘大圍防洪排水工程，正緊張地進行，工地上鄉與鄉、隊與隊、組與組、青年、壯年、婦女，普遍掀起挑戰熱潮，展開了全面的勞動競賽。

石龍石灘大圍從去年十二月開工至一月底，共出動民工十二萬五千工，最多的一天有八千五百人，完成了挖開基、引河、及挖分洪道工程工作。據不完全的統計，已完成土方約二十萬立方公尺。在工作過程中，民工的勞動熱情不斷高漲，工作效率不斷提高。如分洪工程預計五千人工作，需時半個月，但只花了十天時間便完成了這項工程。

由於參加工作的農民認識到這個工程是國家的基本建設工程，都認為參加這個工程建設是光榮和愉快的，在民工熱烈和積極的勞動中，土方成績每天每人平均在三‧六公方，就分洪道工程來說，平均在一百公尺以外的運土距離，每人每天平均一‧八公方。上月一個月來就有一百二十三人受到表揚。

石龍石灘大圍過去往常遭受汛水淹浸的農田達八萬畝，使穀倉產量受到嚴重損失，預計全部工程完成後，受益農田將有三十萬零六千畝（其中十六萬二千市畝為防洪田地，十四萬四千市畝受澇潰之益），以每畝增產大米七十市斤計算，則每年可增產大米達二千一百四十二萬市斤，約值人民幣二百五十七億餘元。第一期工程計劃在汛期（四月）以前完成。

聯合國統計年鑑報道 蘇美工業發展懸殊

在一九四八——一九五一年這四年內，蘇聯生產量增加七成，美國增加一成五。

【路透社聯合國一日電】據一日發表的一九五二年聯合國統計年鑑報道，一九五一年世界各國的工業生產量，比一九二九年增加了一倍，比戰前一九三七年約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

據統計指出，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一年，蘇聯生產量增加百分之七十（編者按：應爲百分之七十五點六），美國百分之十五。

一九五一年的生產量，和一九二九年比較，蘇聯的增加數爲十倍（編者按：應爲十一倍六），美國一倍；除蘇、美兩國外，其他各國五成八，以全世界而言，則爲一倍八。

這本年鑑指出，一九五一年，除中、蘇兩國外，世界其他各國出產煤一十二億五千八百萬公噸，比一九五〇年增加百分之四，比一九三二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五，但仍然比一九四三年的最高峯少百分之三。

一九五一年的煤產量，和一九三七年比較，美國增加百分之十六。波蘭百分之一百廿六，南非百分之七十二，澳洲百分之四十六，印度百分之三十七，法國百分之十九，薩爾百分之廿；另一方面，英國減少百分之七（低於一九三七年水平的百分之七），比利時、日本和荷蘭也未恢復一九三七年水平。

英國機器工業產品 應向蘇聯中國輸出

英國國際貿易促進會發表報告 指責貿易部解釋禁運法令失當

【路透社倫敦一日電】英國商務與經濟界團體，一日發表意見，認爲除非向蘇聯、中國等民主國家輸出，英國的機器工業必將面對蕭條。

英國國際貿易促進會，一日在它發表的報告書中聲稱，「英方必須鄭重考慮這些國家的建設與工業化計劃所代表的有潛在力量的市場。」

按英國的貿易促進會是去年成立的一個私人團體。該會的主席波埃德·奧爾斯，前任英國糧農局局長，曾於去年四月間率領了一個非正式的英國代表團，出席莫斯科世界經濟會議。

該報告揭出，英國貿易部在解釋聯合國禁運戰略物資赴中國的禁令上，過於奉行維謹。

該報告稱，「就是因爲英國政府這樣的解釋了美國的禁令，於是使其他西方國家得到了東方的訂單。對於一個最需要擴大海外市場的國家，竟然有這種妨礙貿易的越軌行爲，而那些貿易，按照其他的聯合國家的看法，卻完全是合法的。這種的辦法，對於英國來講，是既不合邏輯，而且是有害的。」

英法西德等國領袖 定下週起先後訪美

陳述國內經濟嚴重情勢 希望增多貿易減少「援助」

【合衆社華盛頓廿八日電】艾森豪威爾下週起將與英、法、西德和北大西洋公約各國領袖會晤，舉行有關貿易、戰爭的會談。

這次會談將繼續六週，將是艾森豪威爾及其新閣上台以來與外國官員的首次會談。

會談主題廣泛，將包括商談與蘇聯領袖們直接商談冷戰的機會？並涉及歐洲、中東、遠東（尤其是朝鮮）的軍事戰略。

歐洲人士希望着重商談各項經濟和金融問題的解決辦法，這些問題已經損害了歐洲各國更充分地參加擴軍計劃的能力。他們相信：「自由世界」，特別是美國，在軍事問題上花費了太多的時間、財力，過於重視軍事，而沒有對經濟因素適當注意。因此在未來的會談中，將涉及要求美國增加貿易，減少援助的必要。

第一階段的會談將在四、五日開始，那時英外長艾登和財長巴特勒將從倫敦到來。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伊斯瑪等即將於三月份第二星期從加拿大轉道來訪問。

其次，法國總理邁耶（前譯梅耶）和外長皮杜爾也將在三月廿七日前來商談印度支那戰爭問題，及其與法國在西歐擴軍問題的關係，法國需要美國增加貿易和援助，和法國批准歐洲軍事集團計劃的機會等。

第三階段即是西德總理阿登納將於四月初前來商談西德擴軍問題等。

這些緊軍的會談，可望爲四月廿三日在巴黎舉行的北大西洋十四國會議清除道路，使它可以在防務、經濟和政治方面有重要進展。

在這些會談中，艾森豪威爾和他的助手們，對於促使西德人力經由歐洲軍事集團而供歐洲軍利用的種種計劃進步太緩慢，將強調表示關切。

星洲將定 新移民律

【合衆社新加坡廿八日電】新加坡移民局局長夏沃夫，廿八日在新聞記者招待會中談稱，新加坡當局將發佈一個新的移民律，禁止低廉勞工入境，以保護本地工人就業。據料，該新律將於數月內實行。

李軍士兵吃不飽 已有多人送醫院 正向美乞更大援助

【本報訊】據合衆社漢城消息，李承晚政府的官員一日說：必須美國拿出更大的援助，才能制止李承晚軍營裏不良現象的普遍蔓延。

李承晚政府的國防部長申泰英說：有許多士兵因爲吃不飽已被送入醫院治理。國民議會議長也說：必須美國予以援助，才能提高軍餉，改善副食。

美方最近不斷製造事件 進一步破壞會場區協議

美方這一連串挑釁行爲，其目的顯然在使停戰談判完全破裂。

【新華社開城一日電】聯合國第七屆大會關於朝鮮問題的非法決議案支持了美方在戰俘問題上的無理立場，這就使美方更加肆無忌憚地破壞停戰談判。從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爲止，美方有計劃地製造了一連串破壞協議的挑釁事件。

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美方飛機襲擊設有雙方協議的明顯標誌的我方代表團供應車輛，打傷代表團工作人員五人。對於我方就這次事件提出的抗議，美方一直不作答覆，並且反而變本加厲，竟在今年一月十五日片面撕毀關於代表團車輛不受攻擊的協議，通知我方從一月二十五日起，代表團車輛每星期只有星期日一天不受攻擊。在這以後不到一個星期，一月二十一日，美方又用飛機掃射我方代表團車輛，打傷代表團工作人員三名。在我方提供的充分的人證物證面前，美方竟企圖拒絕承認這種背信棄義、破壞協議的責任。

與此同時，美方進一步撕毀了關於雙方武裝力量不得在會場區和中立區進行敵對行動的協議。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美方飛機不斷侵入會場區。由於證據確鑿，不容抵賴，美方不得不承認了其中的幾次，並且照例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但是到了今年一月二日，美方竟然橫蠻地拒絕承擔美機侵犯會場區的責任，荒謬地聲稱「這種飛越並不違反聯絡官之間現存的諒解精神」。在此以後，一月四日、七日、二十四日，二月四日、十六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美機繼續侵越會場區。對於這些違反協議事件，美方不是裝聾作啞，假作不知，就是拒絕承擔責任。實際上，美方已經把板門店當作他們空軍的觀測所。美國飛機經常利用會場區的中立性逃避我軍的高射砲火，飛越會場區去偵察和轟炸附近的我軍陣地。美國飛機掠過會場區襲擊我軍陣地時，美方空軍軍官就在板門店的帳篷前攤開地圖進行研究。

不僅如此，美方還用飛機在會場區散發誣蔑性的傳單，並且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和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兩次砲擊會場區。對於這兩次砲擊事件，由於證據俱在，美方在拖延很久以後，終於不得不加以承認。

美方不但用飛機從空中侵犯會場區，而且派遣武裝人員從陸路侵入會場區。二月十日，美方派遣武裝人員侵入會場區，縱火焚燒民房一所。二月十二日，美方武裝人員又侵入會場區，開槍打傷我方軍事警察一名。

美方這一切越來越猖獗的挑釁行爲，證明在聯合國大會關於朝鮮問題的非法決議案的鼓勵之下，美方爲了使談判無法恢復，已經進一步採取了直接撕毀作爲談判基礎的各項現存協議的手段，企圖取消會場區和中立區的存在，從而使已被美方片面中斷的停戰談判最後完全破裂。

艾登訪美將遭困難 美對英採消極態度

無意減輕關稅壁壘放鬆世界貿易 塔虎特表示議會不贊成英國計劃

【路透社華盛頓一日電】英外長艾登和財長巴特勒本週就要來到華盛頓，提出英聯邦的「要貿易，不要援助」計劃。對英國這政策，艾森豪威爾政府仍將採取閉[illegible]政策。在艾登和巴特勒來此的前夕，有好多跡象看出：艾森豪威爾和他的國務卿杜勒斯對英國計劃是採取一種消極態度。

英國將向美國政府提出的放鬆和擴展世界貿易計劃，是去年十二月英聯邦經濟會議在倫敦準備的。杜勒斯上週曾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這次英美會談不是爲了要在經濟和金融範圍內達成協議。艾森豪威爾也在他的每週記者招待會上花了不少時間，表示不願減低美國關稅的理由，同時又強調放鬆世界貿易的種種困難，並未談及它的可取之處。他沒有提到減輕關稅壁壘和放鬆世界貿易的好處，那是他一月間在「國情咨文」中曾加以列舉的。

【合衆社華盛頓廿八日電】美參院多數黨領袖塔虎特廿八日說：他很懷疑（倫敦）經濟發展委員會加強英國經濟的全面建議，會獲得美國議會的贊成。經濟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曾包括要求美國大力取消關稅壁壘，塔虎特研究了這項報告後說：他「不認爲這項計劃會獲得美國議會批准」。

他說：對於簡化海關手續的建議，也許不會有很多爭論，不過他預料在其他建議上會有「很大的爭執」。他告訴記者們說：「簡化海關手續自然是不會有爭執的，但是對於其餘一切問題，雙方意見一定不相同。」

美駐印尼大使 柯克蘭被解職

【新華社北京廿七日電】塔斯社雅加達二十七日訊：印尼報紙刊載了美國新聞處關於美國駐印尼大使柯克蘭被解職的消息。柯克蘭曾力圖把印尼完全拉進美國戰爭集團，並干涉印尼的內政和外交政策。報紙認爲，柯克蘭的被解職，證明了美國政府不滿意柯克蘭對於引誘印尼加入美國集團所作努力的結果。據「指南針報」說，「柯克蘭企圖硬使印尼接受一九五一年共同安全法所規定的美援，這說明了他對於印尼人民的意願是完全缺乏了解的。」

美國空軍部長 泰爾波特抵日 視察遠東空軍情況

【法新社東京一日電】美空軍部長泰爾波特一日午飛到東京羽田機場，視察遠東的美空軍設施和組織。泰爾波特在遠東期間，將要視察日本和朝鮮的空軍作戰情況。他定於一週或十天內回華盛頓。

北越游擊戰續進行

紅河左岸法軍折兵千三百名

【新華社北京一日電】據越南通訊社二十七日訊：越南人民軍地方部隊在北越平原和中越北部地區發展游擊戰，大量殺傷法軍。

在紅河左岸地區，人民軍地方部隊在截至一月十日爲止的四十天作戰中，共打死打傷法軍一千三百人以上，繳獲迫擊砲兩門，機槍一百一十六挺、步槍五百三十一支。

在紅河右岸，人民軍地方部隊一月七日擊退法軍一個團對河南省應村的幾次進攻，打死法軍一百七十人，擊毀、擊傷法國軍車十三輛。

在中越北部作戰的人民軍地方部隊也加緊襲擊法軍的運輸隊和巡邏隊，僅在承天北部一地，人民軍地方部隊在十天中就打死打傷法軍二百五十人，擊毀法軍坦克和卡車七輛。

華盛頓有毒窟 警察進行掃蕩 一批販毒犯被捕

【路透社華盛頓一日電】警察二十八日上午分別在華盛頓各區進行「一系列經過仔細佈置的搜查，目的在掃蕩在這個美國首都裏的販毒機關。聯邦特務人員會同警察進行搜查。高級警察人員說，這次是一年來最大一次掃毒運動。據悉，拘捕了販毒嫌疑犯共四十五名，並搜出大批毒品，其中有一批價值五千美元的海洛英。

法秉承美國意旨 決定擴充保大軍

今年以五十四營爲目標 但同時擔心美進一步控制越南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一日電：侵越法軍當局在美國的督促下，正在加緊實行「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計劃。在法國軍事總監許滿到遠東進行擴充保大僞軍活動的時候，法國侵越當局二十四日在大叻和保大僞軍集團的「高級軍事委員會」會議，決定在一九五三年擴充保大僞軍五十四個營。保大僞集團首相阮文心在會後透露，爲了湊足這五十四個營僞軍，保大將加緊抓丁，並準備設法將一些宗教部隊併到僞軍裏去。他們還準備「研究財政的改革」，以便加緊搜括越南人民作爲維持這些僞軍的經費。保大在一九五三年將負擔軍費五百億法郎，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二百億法郎。

爲了便於掩飾保大僞軍的僞獨立性質，法國同意在表面上給予保大更多的「權利」。法國答應保大僞軍總部參加作戰計劃，由保大僞軍官全部領導那些準備建立的新僞軍，並「迅速完成由保大軍隊單獨負擔保衛國土安全的計劃」。但是，西貢法軍方面很快就暗示：軍事指揮權的移交將是「逐漸進行」的，新僞軍的成立「也不影響印度支那戰爭的單一指揮。」美國給予越南的「援助」也依然由法國掌握分配。

法國殖民者在實行美國要求的搜羅砲灰的計劃時，十分擔心美國會通過「援助」奪取法國對越南的控制權。

國王出國問題引起波瀾 伊朗京城羣衆示威

兩度發生流血事件 美對伊朗局勢「密切注意」

【本報綜合報道】伊朗國王出國問題發生軒然大波。在廿八日晚和一日，德黑蘭發生兩次羣衆示威事件，羣衆死傷多人。

德黑蘭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廿八日伊朗國王與總理摩薩台舉行會談後，決定組織攝政會議處理全國政務，伊王則出國作短期旅行。這一消息傳遍首都時，數千示威羣衆立即衝到王宮大門前，另一部分人則在街頭遊行，高呼國王不要出國，並包圍摩薩台官邸，要求摩薩台向國王道歉。羣衆被驅散，傳在衝突中有一人被打死，十四人受傷。

這時伊朗國王在宮中發表演辭，說明他決定展期出國。摩薩台在羣衆示威時宣佈要在議會躲避四十八小時。廿八日晚，他在議會開過緊急會議後，已離議會回家。

一日，又發生擁護摩薩台的羣衆示威事件，一列隊向議會示威遊行，他們高舉擁護摩薩台的標語牌和大幅的摩薩台畫像。警察出來干涉，混亂中有許多人受傷。在局面愈來愈緊中，有人傳說摩薩台也許會辭職。對於這次事件發展的內在原因，雖沒有具體的解釋，但德黑蘭多數人相信，導因爲摩薩台在與國王會談時，曾提出希望國王出國的表示。

【法新社華盛頓二十八日電】美國國務院各部門廿八日晚都在密切注意伊朗事件的發展。國務院對於這事件現在還沒有發表意見，等待美駐德黑蘭大使的詳細報告到達。同時，外交界人士相信，伊朗的局勢是在「混亂和危險」中。他們認爲這次事件可能是摩薩台和國王之間角力之一種。

國際簡訊

國王受巫醫欺騙 瞎了眼睛又送命

▲牛津訊：邱吉爾首相廿三歲的堂妹葛拉蒂絲定二日和一個倫敦證券經紀人訂婚。

▲倫敦訊：一九二〇年代的英國電影界紅星巴爾福小姐，現年四十九歲，因服安眠藥過量，已送入醫院施救。

▲瑞士·澤瑪特訊：瑞士飛機駕駛員葛吉爾，廿七日駕小型飛機升抵一萬三千六百呎的玫瑰峯，將兩名登山罹難人的屍體載落平原。

▲孟買訊：五名西德動物學家廿八日抵此，將從事研究家象。

▲羅馬訊：法外長皮杜爾和意總理加斯貝里議定，將在白朗山下鑿一公路隧道，以便利兩國交通。

▲柏林訊：德國名畫廿幅已由漢堡起運赴日，定五月間在東京展覽。

▲東京訊：日太子明仁，定二日赴明治陵掃墓，並報告有赴英之行，封建氣味，仍然十足。

▲德爾班訊：那塔爾土王眼疾，招請了兩名巫醫治病，結果眼睛被巫醫弄瞎，巫醫又從他的衣箱裏偷走了九百鎊金錢，結果一巫醫被捕，判苦役五年，另一人判監禁三年，但那迷信的土王卻早已一氣氣死了。

▲東京訊：日本警察局指模部發現，在日本至少有六名男女，手指上沒有指紋，另有一人也是這樣，但已於兩年前死去。據日本專家說，沒指紋的人是特別健康的，與野衆的智力與記憶力較大。

德名畫在東京展覽

白朗山開公路隧道

「精采」表演

王德威作

美軍在一月二十五日向「丁字山」發動了自稱爲「三個多月來最大的一次進攻」的突擊戰。這次攻前印發了彩色封面的「進攻路線圖」，還邀請了一些美國高級軍官和新聞記者觀戰，結果失敗得極爲慘重。在惱羞成怒之下，美軍撤換了第七師的新聞發佈官，並禁止記者繼續採訪。

上：「來，來，看我們這次按時間表進行的突『擊戰』，大力宣傳一下。」

下：「滾開，滾開！沒有什麼可瞧的！」

由港返長汀

到廣州取道上饒去 經過南平永安朋口

何大志先生： 由香港到閩西長汀，可取道上饒轉去。廣州至上饒火車行程一天半，車費軟席人民幣三十六萬八千七百元，硬席二十二萬八千二百元（連臥鋪）。上饒至長汀途經南平、永安、朋口，行程五天，車費人民幣三十二萬五千九百元。

申請返內地通行證，可託內地親友代辦，要將本人的姓名、性別、年齡、職業、地址，返內地理由填寫清楚，另附一寸照片三張寄去和你代辦通行證的親友。返內地通行證有雙程、單程兩種。雙程是返內地後仍然返港的，通常申請最多有效期限爲三個月。有效期限是根據申請者的要求與公安局的批准而決定的。

海關並無規定旅客攜帶行李的限額。如旅客攜帶應稅物品折價超過二百五十元港幣的，須先向海關對外貿易管理局申請進口證。火車規定旅客攜帶物品二十公斤免收運費。公路汽車規定每人攜帶行李十五公斤，免收運費。（一公斤等於兩市斤）。（編者）

土產交流書 本報有得賣

李海先生： 「華南土特產物資交流大會」一書，本報門市部代售每本港幣一元六角。（編者）

轉戶口手續如何 真空管稅率若干

黎成先生： 香港居民身份證轉戶口，可交由原擔保舖或戶代辦。入口登記管理局在北角，詳細情形，請去信或親到該處詢問。

按照無線電器材管理暫行條例，攜帶無線電器材進口，應先向目的地公安機構領取證明書後，方准完稅進口。真空管稅率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萬能鎖仔稅率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又二分一。（編者）

深圳至南京票價 約合港幣五十元

陸界平先生： 旅客攜帶港幣到深圳中國銀行，去兌換人民幣，每百元港幣兌換人民幣四十萬六千元。從銀行匯回去每百元則值四十二萬七千元。

深圳至南京火車票價（人民幣計算）硬席二十一萬四千八百元（約合港幣五十元左右），軟席三十八萬一千一百元。臥鋪票價軟席十五萬元，硬席上鋪六萬八千九百元，中鋪八萬六千一百元，下鋪九萬四千七百元。廣州至南京，行程約需三天。南京一個人每月的生活費，約需人民幣十五萬元左右，如果是在機關或學校裏吃包飯，每人每月只需十萬元左右（約合港幣廿五元）就夠了。

手錶一隻，而又係自用的，及自穿的絨線衣，經海關檢查可免稅進口。新的手錶稅率由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一百五十。

你問的勞動就業問題，請先寫信到南京勞動就業委員會處詢問。（編者）

燈泡斷絲有法接 睡覺應給胃休息

小常識

▲房子裏的電燈泡壞了，大部份都是斷了絲，很少是燒掉的，如遇到燈泡內的鎢絲斷了，可用手搖動燈泡使斷了的部份接回，如果鎢絲是像彈簧一樣捲着的，更容易搖回。接時應順着斷的方向搖動，使它伸長了才接，然後定手把它裝回燈頭裏，不要再搖動它就得了。

▲許多人都喜歡把冷背心或冷外衣穿在外面，這對保持溫暖的作用不大，最適宜是把它穿在裏面，外面再穿上一件較厚的衣服，這樣便會更暖。

▲晚上八九時才吃飯，對於胃的影響是很大的，因爲吃下去的食物，在胃中要四小時以上才能消化完畢，但睡覺時應該給胃有適當的休息，才不致會發生胃病。早晚的吃飯時間應相隔五小時以上。時間距離得太久或太短都不適宜。

▲我們的腳會經常出汗，在地上的塵埃都經常沾在鞋襪上，這些髒東西沾着的時間久了，很容易使布鞋和襪襪爛。因此要經常洗晒鞋襪。（錦源）

謝揮如先生： 香港是不收寄內地的包裹的，因此你的衣服不能在這裏寄返內地。

黎偶先生： 申請返內地通行證要有一間舖保或兩戶戶保，並要將本人的姓名、性別、年齡、職業、地址，返內地理由填寫清楚，另附一寸照片三張寄去和你代辦通行證的親友。

如具有充分理由，又按正式手續申請，申請返廣州的通行證約需兩星期便可獲得批准。

江夏先生： 小版頭是一種美術設計，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的。（編者）

人工降雨機 華北有製造

嚴宗賢先生： 「人工降雨」一名「噴霧灌溉」，它的主要特點是：（一）可以節省水量，同時又能控制水量；（二）可以保持土壤結構和防止土壤的鹼化；（三）可以保存肥料，使植物得到充分的營養；（四）可以應用到高低不平的田地上，尤其是新開墾的田地上；（五）可以增加單位面積的收穫量。把這個新灌溉方法應用到特種作物和蔬菜的栽培上，更有顯著的效果。

我國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最近在蘇聯水利專家布可夫、育種專家伊萬諾夫的幫助下，學習蘇聯先進經驗，製造一部「人工降雨機」，這對我國灌溉事業，有着重大的意義。（編者）

肺病不宜體育活動 魚蝦雞牛均可以吃

休息期間吃雷米芳有好處

李公鴻先生： 你信中所提出的問題，可以肯定的答覆你：你的肺病是很不適合作體育活動的，而且只有損害毫無益處；體育活動更不可能治療你的肺病。

你要的藥能否每天吃六片吃上七、八百片，還要根據你的體查和到醫院檢查過服藥後的情形而定。內地現尚無施行體育活動治療的醫院。

江錦城先生：

（一）史塔杜邁仙，可勿注射了。

（二）在休息期間，可內服雷米芳（羅氏每粒50MG）

（三）魚、蝦、肉、雞、牛肉、羊肉、蛋類、生菜、波菜等均可吃。

（四）會影響健康，待身體健康後，就會來潮。

（五）胸積液太多，則要抽出，如不多，可待肺結核逐漸痊癒時，肺積液也自然慢慢消失。

（六）在絕對休息和增加營養下，不服藥而會痊癒，可能性是有的，但極微。

中大醫院醫師 朱師晦

皮·膚·病·患

兩人皮膚病症狀極相似 前方如不合可再用此方

張榮光先生： 日前在大公報（即本報服務版醫藥信箱）刊登彭桂先生之皮膚病，與先生來函所說之症狀極似，但是先生所患之皮膚病，病狀較彭桂先生所患之皮膚病短而又不患胃病。彭桂先生所用之內用藥及外用藥皆可試用。如用過余建議彭桂先生之配方，症狀未見進步時，請再用下方：

1,Rp. Phenol 0,3
Camphor
Menthol aa 0,6
Lotio Calamine ad 60,0
M. F. Lotio .D.S. 早午外搽一次用時搖勻。

2,Rp. Acid. salicyl. 0,2
Hydrarg. praecipitat alb. 0,2
Bismut. subnitric. 0,6
Lano lin.
Vaselin Flav. aa ad 10,0
M. F. Ungt. D. S. 晚睡前搽患部一次及內服 Calcium Lactate每天三次每次0,5 gramm. 內服五天Vitamin B. Complex內服每天三次每次一粒。

中大醫院醫師 黃明一

給嬰兒洗澡 要特別小心

家庭常識

嬰兒生下來最初那幾天，臍帶還沒有脫落，沐浴時要特別小心，把他放在浴盆裏洗浴是不行的，只有每天用濕布蘸溫水和肥皂揩抹他的全身，再用溫布洗去肥皂，用乾布擦乾就可以了。在揩擦的時候，要注意他的腹部，不要觸動他的臍帶。過了兩星期以後，臍帶完全脫落，纔可以開始給他在浴盆洗澡，但不宜弄濕他的肚臍，洗澡之前，窗戶要關閉，室內的氣溫，也要注意（溫度最適宜在華氏七十五度）。滿三個月之後，可使嬰兒坐在浴盆裏，以一手叉着他的背部，另一手來給他洗澡。每次入浴的時間，不可超過十分鐘。當洗浴的時候，用海棉浸硼酸水先擦他的眼部，由眼的外角擦向鼻端；擦畢，洗臉，先後拭乾，再蘸橄欖油擦耳端；最後拿肥皂水沖洗頭部，以次而至全身；洗完，用巾毛或乾布裹起來，放回床上，用橄欖油遍擦全身，然後以爽身粉撒他的頸下、肘間、腋下、股間等處，然後穿衣服。同時要注意，水的溫度隨嬰兒年齡大小而變化的，大概一個月以內的，浴水的溫度應是華氏表一百度，一至六個月的九十八度，六個月至一歲的九十五度。當你把嬰兒放在浴盆的時候，可先用手蘸些盆內水拍他的胸部，然後把腳先放下，不要突然把他全身同時擱下去，弄到嬰兒吃驚。（筱）

司機被誘賭敗自殺
四齡女童離奇身死
另有五人自殺兩人斃命三人獲救

自殺者蔣民

自殺者宋元珍

【本報訊】九龍方面，昨天一共發生了五宗自殺案。其中有一個婦人及一個女嬰身死；一個女人有神經病，已送入神經病院；一個男子恐有性命之虞；另兩個女人被送入醫院施救。大前天，香港仔鴨脷洲有一個女人跳海自殺，她的屍體到前天已被撈起送入殮房，死者的家屬，昨天到殮房認屍殮葬。這些人自殺的原因，有爲賭輸錢，有因夫妻口角，有因被丈夫遺棄的。其中花園街十×號四樓母女服毒一案，情節離奇，原因未明。

賭敗自殺的是一個蔣幫「自由勞工」，他名叫蔣民，三十九歲，新會人，是在九龍汽車公司做司機的。他前天中午到青山道工商旅店三樓三零六號投宿。昨晚八時，旅店的伙計發覺了他服毒自殺，即報警召救傷車把他送入醫院救治。據說，至深夜仍昏迷不醒，可能有性命之虞。

據九龍汽車公司的工人說：蔣民是在一九五一年入九龍汽車公司當司機的，現駕駛由佐敦道至荔枝角第十二號線巴士，每月工資約得三百六十元左右。可是由於他被人誘賭，常常輸得一乾二淨，弄到一家大小不寧。他賭錢的地方就是由九龍汽車公司蔣幫頭目所開設的賭檔，這些賭檔被警方「Ⅲ」過多次。

據說，蔣民在前年十月間，曾因爲賭敗，在佐敦道碼頭附近跳海自殺過一次，被人救起。但事隔不到一個月，他依然又嗜賭如故，且屢賭屢敗家用，留下了三張當票和駕車司機執照，並說：如不替他設法籌還賭款就要跳樓了。當時九龍汽車公司的工人，代他設法籌款，他就家用，留下了一百元送給他，並勸他不要再賭。九巴工人對他的遭遇表同情，大家捐集了一百元送給他，並勸他不要再賭。他在工人們這種互助互愛的精神鼓勵下，便慢慢和賭場隔離了。

後來，他要求工友介紹他加入港九龍巴士職工會及司機福利組。但九巴汽車公司的蔣幫「自由工會」的刊物上發表了一篇誣衊與汚辱「九龍巴士職工會」的文字。蔣民從此被人拖入黑暗的深淵，這是去年八月間的事。九龍巴士職工會也就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把他開除會籍。

蔣民就是這樣的在「自由勞工」的賭檔中泥足深陷，經常把工資通通輸光，而且還欠了一大筆賭債。有一個時候，他突然對蔣幫「自由工會」的頭目說：「呢鋪冇兩千文就搞唔掂，唔係就死過你睇。」蔣幫「自由工會」的頭子沒有理會他。過了一段時候，他又託人向公司請假一月，可是過了幾天，他又回公司上班了。到了前幾天，他因爲把錢輸光，而孩子又生病，只得向公司一個姓何的職員借十元，姓何的不借，又想向陳國×借高利貸三十元，亦同樣借不到錢。後來他就在工商旅店服毒自殺了。

蔣民住在深水埗北河街一四×號地下，妻子叫麥麗芳，二十四歲。長子蔣志芸，六歲；次女蔣靜雲，四歲；還有一個庶母趙氏，四十七歲。

少女吞金後獲救
施手術之後金戒指已經取出
問她為何吞金只是笑而不答

昨天下午四時半，在旺角花園街十×號四樓，有一個婦人服食安眠藥自殺，後被救傷車把她送入醫院救治。這個婦人名叫宋元珍，二十四歲，上海人。據說，她以前是個舞女，後來和男子劉世光（二十九歲，山東人）結婚，生有兩女孩，大的名叫劉芳，四歲；次女叫劉潤，只有四個月大。昨天不知爲了什麼事情，他們兩口子吵起架來，到了下午，宋元珍便服食安眠藥自殺。等到劉世光回來時，她已昏迷不省人事了。他即電報警方，派出救傷車到場，將她送入醫院救治。可是在那個時候，劉世光又發覺他的次女劉潤亦陷於昏迷不省狀態中，因此亦把次女送入醫院救治，但到了中途已經死了。那個小孩子的死因，警方正在調查中。

另一宗自殺的死者名叫羅滿榮，三十九歲。她是廣東道一二三號二樓陳大姑接生婆的女工。她在陳家工作已有十四年了，每月收入有百多元，一向生活過得去。據陳大姑說：近時常精神不好，時常對陳大姑說：「十幾年來，你待我咁好，唔知點報答你嘞！」昨天淩晨一時左右，屋裏的人發覺她穿着甲布衫褲，倒臥在床上，臉部已變成灰白色，立刻電召救傷車來救她，但在送醫院途中，她就死去了。後來，同居的人在死者床底搜出一個空拉素瓶子，才知道她是服了拉素自殺的。死者今年卅九歲，還沒有結婚。

另一個名叫余有香的少女，於昨晨二時吞食了一隻金戒指，被家人送入醫院，施手術後，已沒有大礙。當人家問她爲什麼要吞戒指時，她笑而不答。

昨天上午十時，有一個女人在公衆四方街碼頭跳海自殺，幸被人撈救起，送入醫院。當人家問她爲什麼自殺，她自己說是遭丈夫遺棄；後經醫生檢驗，證明她是有神經病，就將她送入神經病院。她名叫梁妹，二十三歲，住新填地街九十×號樓上。

另有一女子因發現了丈夫有外遇，要把她遺棄，於是她跑到想向家人訴苦，可是家人不同情她，反而對她冷嘲熱諷一番，她受不起這雙重打擊，便於大前天晚上跳海自殺了。死者的屍體到了前天下午，才在香港仔漁市場附近海面被人發現。

民生號渡輪 定九日下水

【本報訊】油蔴地小輪公司新建的渡輪「民生」號，定九日舉行下水禮，將請香港天祥洋行總經理希路氏夫人主持擲瓶禮。去年下水的新船「民從」號，將於同日出場，航駛灣仔佐敦道線。

展覽品被菲扣留 港廠商均感憤懣

【本報訊】本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員運往參加菲律賓工展會的貨品，早於該展覽會啓幕（二月一日）前陸續運到菲律賓，不知何故被菲律賓海關扣留，直到前天才被釋放。但當時工展會已於二月一日開幕，展覽期三個月，至四月底閉幕，因此香港廠商以貨品被扣留，都感憤懣。

九龍地方法院 今天審錢債案

【本報訊】九龍地方法院，今天上午十時起，審理五宗案件，都是有關錢債的。第一宗是原告是廈新造廠的一百五十二個工人，控告該廠欠薪七千多元。第二宗的被告是阿根廷跳舞院的郭秀珍，被控欠薪。此外，還有三宗的被告是新發鐵器店、和新泰合益昌公司、南和錢莊，他們都因錢銀關係被控。

騎樓收衫不慎 少女失足重傷

【本報訊】灣仔大道東一五三號二樓，在昨天淩晨十二時五十五分，有一個女子隊樓重傷。當時同樓的人已熟睡，都不知道。後由路人發覺後，上樓叩門相告，並由值警報案，召十字車把她送院救治。這個女子名叫陳金，十九歲，湛江人，住大道東一五三號二樓尾房。昨晚她還跟她母去看二場電影，回家後大家都已就寢，但陳金仍在收拾衣服等事，並出騎樓收取曬衣時，不知如何，不慎失足，連同衣服竹棹跌落街中，當場下頦破裂，左手腕折斷，足部亦受微傷。

九龍城砦災民飯票
限在今天前往補領
未領者近千人 逾期不再補發

【本報訊】九龍城砦東頭村大火後，據九龍城街坊福利會救濟東頭村火災災民辦事人員說：此次火災災民，已登記的一千零七十三戶，四千一百零八人中，只有三千餘人領有飯票。其餘近千未領有飯票的災民，據九龍城社會服務處通知說，須於今天前往該處領取飯票，逾時決不補辦。

自從香港政府社會局宣佈九龍城砦災區可以重建木屋以後，部份災民都已張羅軍楮。但是，能夠籌借得一兩百元購買些木板以作重建之需的人很少，而火災後能夠拾回劫餘廢鐵以作重建之用的人也不多，因此，大部份居民仍然流離失所，在寒風冷雨中棲宿於災場附近的街頭。

兩天來，災區的部份災民，已經開始在那塊堆滿瓦礫和灰燼的場中，清除被燒毀了的東西。他們在原來的地方四周挖掘溝渠，因爲有能力重建的人畢竟不多，他們爲了防火問題，就盡量將屋與屋之間的距離擴大。

部份僥倖在火後拾回一些殘破鐵片的災民，已經動手把這些破殘的材料，蓋起一些像棚一樣的「屋」，聊蔽風雨。少數能夠籌借到一兩百塊錢的人，也已經購買一些舊板，着手搭起比以前更加簡陋的木屋來。

在整個災場中，說得上大興土木的，只有那間座落災區邊緣，給大火燒了一部份的龍宮戲院。這間戲院一方面還在進行修理，一方面還在大吹大擂，繼續表演脫衣舞。

香港病人多病床少
當局應該增建醫院
人口二百多萬病床只四千張
香港革新會請港府設法改善

【本報訊】香港革新會最近發表了一份有關香港居民醫藥問題的報告書，籲請香港政府重視居民健康，增建醫院及取消一元門診制度「白領階級」保健計劃。據說，這份報告書已由該會主席貝納祺送交香港政府輔政司。

據該份報告書在指出香港現有人口密度每畝二千人的密度之後，指出香港患病人口，按年遞增，每五十個居民中，即有四至五人患有肺病，其中有一人患重性肺病，三至四人患有潛伏性肺病，而五歲以下的兒童之死亡率，去年比一九四九年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報告書復指出這種嚴重問題，「乃係社會問題之一」。

報告書復指出，香港人口有二百多萬，而病床四千零五十一張，而其中屬於香港政府管理的，僅一千七百零五張，協助管理的，一千三百零七張，其餘全屬私家醫院所有。依照應有的標準，現有病床還不及應有數目的四分之一。因此，該會籲請有關當局在港九兩地，分別與建一所新型醫院，以應急需。

關於如何解決肺病患者的醫療問題，該會建議香港政府在新界建立一所規模宏大之新式療養院，該報告書又說，港九已知的肺病患者共有一萬二千七百零七人，而收容肺病患者的病床，計荔枝角醫院有二百零二張，律敦治療養院一百三十張，聖約翰醫院三十六張，合計僅得三百六十三張，有機會入醫院留醫的病人，只得百分之三。

狗展功德圓滿
狗王昨晚誕生
體重僅數磅 年齡一歲多
港督去頒獎 狗主與緻高

【本報訊】由香港狗會主辦的第五屆狗展會，一連舉行了兩天之後，昨天下午宣告結束。凡得獎的狗主，均由港督葛量洪頒獎。獎品中有各界贈送的銀杯、銀盾、銀碟等，領得獎品的狗主們莫不笑逐顏開。

一九五三年度的狗王，是一頭重僅數磅的北京種玩具狗（第六十八號），狗主人爲維奧依夫人醫生。據他說，這頭狗是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英國出生的，算起日期，現在還不過一歲多。

除了選「狗王」之外，昨天主要的節目爲比賽全場最佳公狗、全場最佳中型狗、全場最佳大型狗、全場最佳老狗（限一九四八年以前出生的）等。狗王（第六十八號）同時也成爲了最佳小型狗的得獎者。最佳母狗是由六十三號金色獵犬，狗主人爲陳雜太太。有人說，牠的狗主也是全場最佳的狗后。此外，全場最佳大型狗爲西班牙獵狗一一八號，狗主人爲白蘇太太。全場最佳中型狗爲一九號牛頭狗（或稱老虎狗），狗主人爲S·K·孫。全場最佳老狗也是狗后六十三號，牠的誕生日期是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七日，今年約爲五歲半。

這兩天展出的一百四十七狗中，以五十九號「大丹麥」爲最大的狗，牠體重一百二十五磅。當數磅重的小狗王和牠比賽時，許多人都替狗王捏一把汗，但結果是數磅重的小狗勝了。

據熟悉狗展的人說：在香港歷屆選出的狗王中，要算這一次的最小了。前年選出的狗王爲「靈㹴」，今年根本沒有這一類狗種參加。去年榮登狗王寶座的爲「狼狗」，今年的狼狗連亞軍都沒有份兒。

翻開過去的歷史來看，一九四八年舉行第一屆狗展時，參加比賽的狗共二百四十七頭。一九四九年第二屆狗展，報名的有二百三十六頭。一九五〇年因爲瘋狗症流行，沒有狗展會。一九五一年再舉行第三屆狗展，報名的狗共有二百零八頭。一九五二年第四屆狗展，報名的有一百九十一頭。今年是第五屆狗展，報名的僅一百四十七頭，而且還有不少臨陣退縮，所以展覽場比以前冷落得多。

狗王、狗主及狗評判（右）

狗比往年少會場冷落 人來千里外格外緊張

今年參加比賽的狗共分獵狗、非獵狗（或稱家狗）、玩具狗三大類。獵狗中又分爲下列各種：（一）西班牙垂耳狗（Cocker Spaniels）；（二）臘腸狗（Dachshunds）；（三）牛頭狗（又名老虎狗，原名Bull Terriors）；（四）柔毛獵狐狗（Smooth Fox Terriers）；（五）鬈毛獵狐狗（Wire Fox Terriers）；（六）湖地獵狗（Lakeland Terriers）；（七）蘇格蘭獵狗（Scottish Terriers）；（八）美洲垂耳狗（American Cocker）；（九）愛爾蘭獵狗（Irish Setters）。家狗分爲下列各種：（一）狼狗（Alsatians）；（二）拳師狗（Boxers）；（三）牧羊狗（Collies）；（四）大丹麥（Great Danes）；（五）西藏狗（Tibetan Terrier）；（六）鬈毛狗（Poodle）；（七）奧地利狗（Dalmatians）。玩具狗則分爲北京種玩具狗及翠園種玩具狗。

爲了找尋狗專家擔任評判，狗會的負責人不惜千里迢迢從倫敦聘來一位權威的狗評判人來。此君名叫溫拿希爾，據說，他每年在英國要在好幾十場狗展中當評判，成爲狗界中的忙人。他這次匆匆從倫敦乘飛機來港，一、兩天後又得匆匆乘飛機返倫敦去了。他來港一次的費用，聽說要八千元以上。溫拿希爾成爲了在狗展場內，最權威的人，他指導着全場牽狗的小姐或先生們牽着狗在場內跑，他不喝一休。但頑固的狗兒卻未必肯跟着走，有人說這使狗展場中增加了不少的笑料。

家狗運氣不錯，沒有像上屆一樣，被狗鍊咬了數口。

狗展究竟有什麼作用呢？每年舉行一次狗展是狗會必做的工作之一，在狗會組織的章程上已說明該會宗旨如下：「增進香港狗常識，改良香港狗種，協助狗類展覽，監察狗展舉行，並決定每年最少舉行狗展一次」。

但養一頭狗究竟非容易的事。一隻較有「名氣」的幼狗，起碼價值千元以上。每月所需的飼料，如餅乾、牛肉、牛奶、雞蛋、維他命丸等，差不多要兩三百元，也要費得起一個中等家庭的每月費用。無怪乎香港養狗的人愈來愈少了。

本報特寫
撫傷無語

九龍城砦近東頭村地段，日前又遭受到第二次大火，這次大火使幾千個居民頓時變成了災民，他們辛苦建築起來的房屋，以及用自己血汗換來的家常用具，片刻間化爲灰燼。

所有逃出火場的災民，大都是穿着內衣，僅以身免的。他們現在仍然蜷縮在城南道一帶的街邊，景況淒涼。

那些災民在街上度過了一夜，翌日回到了災場，眼巴巴望着被燒毀了的「家」，有的收拾燒毀的鐵皮鐵釘，有的在泥土中挖，想找尋一些被燒餘的東西。有的一看見這情景便抱頭痛哭，有的呆板板地坐在瓦礫叢中。

在災場上的一角破磚下，坐着一個中年婦人，她臉上半點笑容也沒有，只苦着臉，不斷用手牽起褲腳來看什麼，原來她在看自己在大火逃命時受人踐踏的創傷。

火後餘生

她名叫李娥，三十二歲，南海人，她的家共有三個人，丈夫名叫梁玉成，三十七歲，順德人；還有一個兩歲大的兒子梁牛。那天晚上，在起火之前，她全家睡在四張床板上，非常安靜。突然聽見「火燭」的叫喊，走出門口一看，只差幾間屋便燒到了。當時四處都響起了呼救聲，她迅速地背着那兩歲大的梁牛，跟隨着大家逃走，走不了幾步，便因被人推來推去而倒下，被人亂踐亂踏，雖然她大聲地叫，也沒有人聽得到。

一個女人的痛苦

本報記者●●●

她倒在地上被人踐踏的時候，她一隻手保護着她的兩歲大的兒子，一隻手抗拒人們的踐踏，費了很大的氣力，才慢慢地爬了起來，繼續向前走，可是後面逃難的人羣又像潮水一樣衝來，她從人們的踐踏下爬起來，已經是有氣無力了，加上她身背又有一個兩歲大的孩子，走得不夠人快，終於再次被擠倒在人們的腳下，待再三掙扎爬起來時，她發覺自己的腳已經受傷了。她在那時的確沒有辦法，唯有繼續前行，後來又第三次倒下去。幸好這次倒下去的時候，由旁邊四個潮州人將她扶了起來，不致再受踐踏。她忍受疼痛，繼續奔逃，差不多逃出火場的時候，又因無力抵住後面人們奔擁的力量，第四次倒下去了。待再次掙起逃出了火場時，她的雙腳已經有了幾處損傷，她背上的孩子，在這次逃命中，被嚇得失魂落魄，如今也病倒了。

她的丈夫將棉胎衣服等搶救出來，可是走到半路上，卻被那些沒有良心的匪徒搶走了。她全家都遇着這次火災，連那四塊牀板都沒有了。

身世堪憐

李娥的身世是很可憐的，她四歲的時候死了母親，九歲死了爸爸，從小便在她舅父家裏長大。在十六歲的時候，便在廣州南強膠廠做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她單身逃來香港，最初住在荃灣，由於那裏離市區太遠，只住了兩個月，她便搬到深水埗木屋。但住了兩個月，仍然覺得離工作地點遠，不大方便，又搬到九龍城南道木屋。那時候，她在附近的新華紗廠打紗。但是住了三個月，她的木屋被燒毀了，她便搬到東頭村木屋。那時她與梁玉成結了婚。她自己仍在新華紗廠打紗，她的丈夫則在新華紗廠染紗，最初每月幾十元是隨可以維持兩口生活。日子長了，她生下了一個小孩梁牛，今年已經兩歲了。可是她倆都需要工作，沒有時間照顧孩子，便託給人家代看，每月給人三十元，所以她們的生活也越來越苦了。

跟着，香港工商業一天天衰落，她兩做工的工廠也奄奄一息，每月只有幾天工可做，而且每天工作，最多是三個鐘頭，只能拿到一元多，所以更難維持三口之家。前幾天又遇到火災，被搶救出來的棉被、衣服等，又被匪徒搶走了，她又因被人踐踏而受傷，所以她只有坐在那裏發呆。

大火後一天，她就開始沒有飯吃了。

像李娥這樣慘遭遇的災民，在這次九龍城砦大火後是很多的，他們的家產全被燒光了，連禦寒衣服也沒有了，他們悲慘在街頭，生活很困難，熱切地期待着妥善的救濟。

露宿災場的李娥（梓牟攝）

東頭村災民待救 熱心人呼籲捐輸
本報讀者昨天捐款捐衣

【本報訊】九龍城砦東頭村地段大火後，數千災民無家可歸，大部份露宿街頭。有的登記之後，還未領得飯票；已領得飯票的，也只能領到一頓飽；他們都急切期待妥善的救濟。本報讀者郭泉楷昨天捐款二十元，一個姓易的讀者捐衣物一批，救濟東頭村災胞。他們附函給本報，呼籲各界熱心人士踴躍捐輸，救濟災胞。

今日天氣

輕和東風，午後轉東南風，傍晚又轉清勁東北風。早上有霧，午後消散並轉晴。傍晚料有雲及雨。

律政司委總幫辦爲檢察官
地方法院審案 警方擔任主控

【本報訊】港九地方法院成立後，律政司委任警察總幫辦艾浦斯爲九龍地方法院檢察官，主控刑事案件。按照以前的訴訟程序，警方任主控，只限於裁判署，如果刑事案件移審於高等法院，即由檢察官爲主控，警方爲輔助官員。

九龍地方法院前天判決第一宗案件，是由總幫辦艾浦斯擔任主控。

梯口遇匪徒 一女傭被搶

【本報訊】昨晨九時許，灣仔軒尼詩道一三一號騎樓，有三個匪徒搶走了一個女傭的金頸鏈。事後，警方提到一個疑犯，據說他是在行劫時攔腰抱着女傭的人，但是沒有在他身上搜出贓物。

被劫的女子名叫岑娣，廣東人，是軒尼詩道一三一號三樓一家姓謝的住戶的女工。昨天早上九時許，她從街市買「餸」後回家，當行至二樓轉上三樓去的梯口時，突然被一個大漢攔腰抱住，另一個匪徒迅速地把她頸上的價值約五錢的金頸鏈一條搶去。據說當時樓下梯口還有一個匪徒「把風」。她被搶後，大呼「搶嘢」，並且尾追正在逃走的匪徒。據說三個匪徒中，在梯口「把風」的一和動手搶金頸鏈的都乘混亂中躲進人叢裏跑掉了，至被疑爲緊抱她的那個男子，則在虛押道口被偵動的警察捕獲。

車傷婦人 青山道上

【本報訊】昨日下午六時許，一輛行走新界與佐敦道間的九龍巴士，在青山道上撞傷了一個婦人。這個婦人名叫周明，二十七歲，住青山道無門牌木屋。她的右腳被輾傷了，後由途人電召救傷車，送往醫院救治。

中灣南灣海灘 泳屋地盤出租
明天起可向衛生局申請

【本報訊】香港政府市政衛生局秘書公告：中灣及南灣海灘的泳屋地盤，現可分配應用，如欲領用者，可在三月三日至十日間，向郵政總局大廈四樓市政衛生局申請。申請書每份收費十元，將來中籤與否，概不發還。限在三月十二日（星期四）正午十二時以前，將申請書逕遞市政衛生局，聽候辦理。每一家庭只可由一人申請，如一家人而有多過一張申請書者，則所有該家的申請書，均將作廢。

中灣及南灣的泳屋及地點，視情形分別撥作泳屋，如已持有香港方面及新界方面海灘泳址五年批的人，也不准申請中灣及南灣的泳屋。

定其許可證費，最低五十元，最高至五百元。此項泳屋及地點，將在三月十九日（星期四）下午三時在市政衛生局會議室，用抽籤方法決定分撥。中籤者須在三月三十一日正午以前，繳納許可證費，如屆期不繳者，將由後補人遞補。

突遇飛來石 遊客被擊倒
虎豹別墅有流血事件

【本報訊】昨天是星期日，有一個中年男子到大坑虎豹別墅去玩，拾級下山的時候，正當他遊興已盡，突然被一塊飛石擊中頭部，當堂頭破血流，受傷倒地。遊人見狀，隨即電「九九九」報案，召救傷車把他送到醫院去。這個男子名叫曾開貴，三十六歲，住九龍黃大仙。至於飛石傷人的人，已逃之夭夭。

港聞簡訊

▲「華人慶祝英女皇加冕會」籌備委員會定於二日下午五時召開第三次常務委員會，會上將由各工作部門提出書面計劃，進行商討。

▲香港紗布廠商同業公會名譽會長岑維、余達之、徐季良，於一日下午八時在會所設宴招待該會全體理監事。

▲五邑工商總會本屆理監事任期將滿，該會現正辦理改選，將改爲會長制。

▲該會本年度職員改選，定五日舉行春季聯歡大會，同時頒獎給徵求會員成績優異的各隊長、隊員。

▲「徐淡文書法展覽會」由三日起一連三天在中華總商會舉行，展出英、港、高、卓雄、黎雨等作品。

特請 張露小姐 長駐歌唱
伊文泰宵夜總會 每晚二時正打烊
更請情島大樂隊 伴奏最流行歌曲
英皇道四一一號 電話三五二七九
超等廚師 特價市菜 不計成本 半價犧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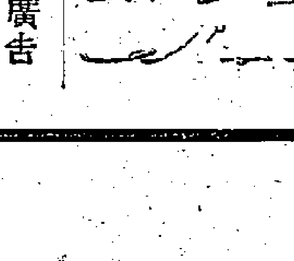
春秧街新樓
春秧街轉角糖水路口北角熱鬧地區交通便利
適合商業店舖 經營茶樓酒肆 理想家庭居所

明園新邨
英皇道明園大廈後面 最理想的小型家庭結構 二房一廳水電衛生俱全
組織簡單化 佈置精潔化

明園台
英皇道明園大廈後面山上 背山面海風景幽美交通便利鬧中處靜 二房二廳新型設備電話便捷後備代辦
最高尚環境 最理想居所

知租處 北角燕子道九號地下即明園新邨內

請打電話 二六二二三 刊登本報廣告



速記
祖偉速記學校函授
祖偉中文速記，符形簡單，易學易寫，用途廣大，特設函授部，歡迎有志者學習，招生，備有詳章說明書一冊，附郵二毫即寄。地址：香港軒鯉詩道三〇四號地下（速記學校）

招生

醫藥
上海名醫 孟河 丁仲英
診所九龍加連威老道七號A（尖沙咀兵房對面）
門診上午九時至十一時 下午三時至五時（出診預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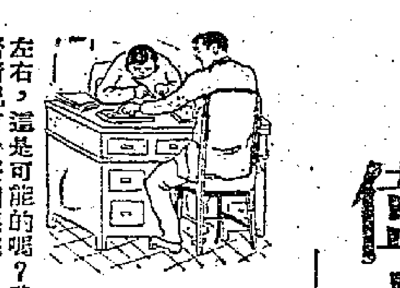
上海中醫 男婦兒科 朱鶴皋
診所：灣仔皇后大道東一八七號萬年堂藥號
門診時間：上午九至十一時半 下午三至五時
電話：二〇五四三號 星期日照常開診 其餘時間仍在英皇道佳寧街七號二樓住宅電話七〇〇二二號 急診時出診預先約

分類廣告 每行拾字 港幣伍毫

第八期

從預算看祖國經濟的偉大成就
——答讀者的一封公開信

施進



黃汝強、陳世洪兩先生：二月廿二日寄來的信，編輯先生已經轉給我了。我很歡喜跟您們研究「關於一九五三年國家預算的報告」的一些問題，雖然我在這方面也懂得不多。在來信中所提出的一些問題，都是爲港九工商界朋友所關心、所願意知道的，所以我想求編者把我的答覆在這裏發表出來，想您倆也會同意的吧？

您倆所提出的問題，主要有如下幾點：（一）國家新預算與港九工商業者有什麼關係？（二）據薄一波部長說：今年私營工商業交納的稅款，將只佔國家總收入的百分之二二點三六，而國營企業和合作社交納的稅款和利潤，則將佔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這是可能的嗎？我們有什麼把握可以這樣說呢？（三）人民政府最近宣佈清償解放前的存款，這與國家的經濟情況有什麼關係呢？

現在，我就按照次序對上述問題作一個概括的答覆，希望能對大家在了解這些問題時，起着一些參考作用。

史無前例的預算

首先，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部長薄一波於二月十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所作的「關於一九五三年國家預算的報告」，就正如您們所指出的一樣，「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報告」。因爲通過這個報告，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的三年多內，我國的經濟事業究有多大的進步；同時，通過了這個報告，也使得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工業化」這個偉大的夢想，現在已逐步地變爲現實了。

您們說：「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預算」，這話是一點也不假的。今年的國家預算總收入和總支出，都各爲二百三十三萬四千九百九十一億元（每方約合美元九十九億六千六百萬元），收支平衡。這是我國的歷年預算所未見過的現象。

「史無前例」還不僅在於今年預算的收支平衡，而且也在於過去幾年來國家收支情況的不斷改善。一九四九年的收入，還只及支出的三分一，赤字佔了三分二；到一九五〇年底，收支已接近平衡；一九五一年的預算，在編製時還有小額的赤字，但在實際執行中，卻已由平衡而轉到有盈餘；而一九五二年的預算，在執行中又再度出現了百分之二十的盈餘。

從三分二的赤字到十分二的盈餘，爲時只是三年，這怎能不算是「史無前例」的呢？

興奮與歡欣

您們說：這個預算報告發表之後，港九工商界朋友好像很少在談話中提及，這是不是意味着他們對這個報告還重視得不夠呢？

我以爲：不能以大家對這個報告談得比較少，就說他們對這個報告不重視了。事實上，經過幾年來的耳聞目睹，大部份工商界朋友對於國家的每一件大事，都是非常重視的。因此，對於這一個既總結了過去的輝煌成就，又指示出今後的美好前景的預算報告，他們感到莫大的興奮和萬分的歡欣，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兩種相反的預算

當然，對於這一個既新鮮又細緻的報告，或許有些人士也還是未注意到、或注意得不夠的。但是，這可不能怪他們，因爲像這樣一個「生產的預算，建設的預算」，是過去中國歷史上所從未有過的。至於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所謂「預算」，其實就是四大家族的一筆糊塗賬，是他們這一小撮人向全國人民搜刮得來的一筆「家政費」罷了。因此，歷盡滄桑的中國人民，怕看這種「預算」，憎恨這種「預算」，以至反對這種「預算」，也是很自然的了。

但現在，國家的預算已是一個嶄新的預算了。它的特色是生產的、建設的、和平的。它的收入，「是以生產的擴大和國民收入的增加爲其基礎」，而在預算中支出的主要部份，「又是反過來用以發展國民經濟、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因此，這事情就跟全國人民有着太大的關係了。作爲人民的一份子，港九工商業者對於國家預算應予以密切的注意和極大的重視，這不是很應該的嗎？

廿二萬億財富的例子

國營企業和合作社所交納的利潤和稅款，將要從一九五〇年佔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四點零八增至今年的佔百分之五十九點七九。這是可能的嗎？您們問。應該肯定地說：這是完全可能的。因爲國營經濟現時在我國是起着領導作用的；而國營企業和合作社本身的制度，又是最健全的。同時，富於創造性的工人階級，通過了與新式生產工具的相結合，是完全可以把勞動的生產率提高、把生產成本降低，從而使企業的利潤大大提高的。去年華北、東北、華東、西北四個區的工礦企業的增產節約運動，創造了價值二十二萬多億的財富，就是一個很鮮明的例子。因此，只要對國營企業生產的潛在能力和工人羣衆的創造性和積極性的估計提高起來，國營企業的積累，是完全可以增加起來的。而這，也就意味着國營企業和合作社繳納的稅款和利潤，可以大大地增加起來了。

清償存款是照顧

最後，我們來談談清償解放前存款的意義。

「關於解放前銀錢業未清償存款給付辦法」，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二月二十日公佈的，那便與薄一波部長發表的預算報告相距八日。就意義來說，這是對於遭受四大家族瘋狂掠奪的存戶的一種照顧。據中央人民政府統計，因國民黨濫發紙幣、通貨惡性膨脹及存款被四大家族盜騙一空而受害的存款戶，要在一百萬戶以上，近一千萬人。在這些存戶中，有八成是小額存戶，他們的積蓄有絕大部份是來自辛勤的勞動和慘淡的經營的。因此，人民政府長久以來，就認爲這是一個關係重大的問題，是必須予以解決的。

有心也有力

一百多萬戶和近一千萬人，這數目的確是可觀的。爲了辦理這一件事情，國家拿出來的錢，也一定是大得可以的。試想，如果今天的中國經濟情況，是像某些人所說的「貧困」、「拮据」，這筆錢能拿得出來嗎？這件事能辦得成嗎？這是絕不可能的。

更何況，人民政府又並沒有替四大家族還債的義務，對於這一筆爛賬，它原是大可不管的。但現在，人民政府居然在動手做了，這是「雪中送炭」，這是對老百姓施仁政的具體表現。

試想，如果人民政府不是一個時時刻刻爲人民着想、爲人民謀利益的政府，它會這樣做嗎？從今年預算中的收入爲一九五〇年的三點三六倍這一點看來，從人民政府自動拿出一大筆錢來救濟近一千萬同胞這一點看來，都可以看到今天我國的經濟情況，確已根本好轉和向着更繁榮的道路上邁進了。作爲人民的一分子，港九工商業者又怎能不爲這一偉大成就而歡呼呢！

東南亞經濟

從遠東貿易會議談起

艾倫

上星期一，亞洲與遠東經濟委員會召開的貿易促進會議，已經在菲律賓的馬尼拉開幕了。這會議是由菲律賓代表團首席代表巴瑪伊達任主席，緬甸代表宇索鄂爲副主席的。會議的期限是兩週，以討論經濟事宜爲主。

自會議於廿三日召開以來，至廿五日止，蘇聯代表已三度申明「蘇聯準備在互利的基礎上和亞洲與遠東經委會國家貿易」。

關於東南亞經濟，蘇聯代表卡曼斯基說：「美國對新中國的經濟封鎖，已造成了東南亞貿易情況的不穩定。」他說：「該區貿易的惡化，是由於美國囤積物資，用以壓迫該區的國家。」他強調該區國家應與新中國和蘇聯做生意，以改進現局。否則，「一九五二年東南亞國家物價的傾瀉的將繼續。」

印尼代表曾經在會上發言，他們表示：任何國家向印尼購買樹膠，印尼政府都是一律歡迎的。他們說：印尼的出口貨有百分之五十是樹膠。

泰國代表史爾浦尼康也說：如果去年樹膠價格穩定，或落價較慢，則泰國經營樹膠者的遭遇就可不致如此慘了。

另一位泰國代表泰雜隆說：泰國將願意和亞洲與遠東經委會區域以內和以外的國家貿易。

印度代表克利吐斯在會上，更竭力鼓吹穩定亞洲落後國家的原料價格。這個建議得到泰國和菲律賓的支持，但卻受到英、美兩國的反對。英、美代表說：穩定價格是「烏托邦」的，難於達成的。

美國代表，由拉德爾——這個美國商務部國際貿易處處長任團長的美國代表團，不僅反對「穩定亞洲落後國家的原料價格」而已，「對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各會員國任何展開對新中國的建議」，他也要「進行鬥爭」，堅決反對呢。這話是他在開會前就說過的。

不但在說，也在做了，駐科侖坡的美國大使，最近就向錫蘭提出「警告」，說中錫貿易不好進行，又說這是錫蘭的一條「危險的途徑」呢！但是，這一指摘已受到反駁，錫蘭外交部表示：中錫貿易是關乎保障錫蘭人民經濟福利的事情，不容美國干涉的。

從錫蘭的行動到印尼的表示，人們不難知道：反對「禁運」之趨勢是愈來愈大的。不但錫、印兩國是如此，在東南亞的好些國家內也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美政府「加強禁運」的策略，能夠收得到甚麼嗎？這眞是大有問題了。

從蘇聯代表的一再表示願意進行平等互利的貿易，到美國代表的不分皂白地反對亞洲國家擴大她們的貿易範圍，人們又不難知道：這兩種主張究竟是誰有理，誰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更有利呢？

各行各業

由簡而繁的工業原料業

林濱

在中央市場之西，毗接電車路與皇后大道之間有兩條小橫街，一條叫同文街，一條叫興隆街。這兩條街都是寬僅十餘碼，兩旁多爲高不到三層的舊式舖子。但不要小看它，有過一個時期這裏是香港商場大買大賣的地點之一，因爲這兩條街內的商號十之八九是做工業原料生意，所以這裏便成了工業原料買賣的集中地點。

工業原料這個行業，如像這兩條小橫街一樣，不大惹人注意的，但它是個大行業。在一九五〇年下半年以迄一九五一年上半年這段期間，買賣規模相當大，一家大原料行一天做數十萬元生意是平常的事；一家大原料行一天做數十萬元生意不算是奇事，當時在香港商場中佔相當的比重。然而這行業雖有數十年歷史，但在香港商場佔重要地位的只係近數年的事，所以有人說它是太平洋戰後的「暴發戶」。

在太平洋戰爭以前，本港工業還很幼稚，華南一帶的工業也不很發達，上海、華北的工廠這時也毋須來港購買原料，所以以工廠爲顧客對象的工業原料自然不會很發達了。據說在戰前本港做工業原料的洋行也沒有今天那末多、那末普遍，因爲從前的業務範圍狹，做工業原料生意的洋行都兼備現貨，一般工業原料行自己訂貨究竟少數，代洋行貿現貨，業務比較簡單，沒有今天的複雜，也沒有今天的規模這樣大。

戰後因國內大洋券、金圓券幣值不穩，上海、華北的工廠的原料供應重心逐漸移到香港來，這行業漸趨發展。至大陸解放後，工業生產提高，對原料的需要增加，使本港工業原料行生意更趨活躍，在一九五〇年下半年迄「管制」前這段期間，是工業原料行最鼎盛的時期。「管制」實施後，因爲工業原料貨品十之八九在「管制」之列，於是這行業又告然衰落下來。

戰前工業原料的銷場狹，所經營的貨品種類也沒有戰後那麼多，比方一般原料商普遍經營DNCB這類貨品是戰後的事了，但現在能經營的貨品又要比「管制」前更少了。因爲近幾年來發展得相當大，業務也比前複雜，大家都感覺須要一個團體性組織，於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成立了一個工業原料商會，現有會員商號達百餘家。

這個工業原料商會在近年來做過一些有益會員商號的工作，如以商會名義請求有關機關解釋有關的法令，及協助調解會員商號之間的業務上的糾紛等。

天津織布廠工人互助整理布機增加生產

出口土產市場的新姿態

凌流

春節假期過後，出口土產市場即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它具體表現在熱門貨品的急激上升和冷門貨品的重新抬頭兩方面，這恰巧說明外客對我土產的渴求情況。

土產價在怎樣的情況下漲起來呢？外商急求固然有直接關係，但與來貨數量也是分不開的。從去年十二月底開始，油籽、松香……等來量和銷量相較，供不應求的情況已開始在部份貨品中出現。新年過後，這種現象更加普遍了，例如菜油、芝蔴、水結等，歐客雖然屢次表露買貨的意圖，亦苦於無貨成交，向上高踏的暗流已在這種情勢下日漸滋長，因此，在外客扯力加強的時候，長伏着的強風於是很快就被掀起了。

桂皮扶搖直上

在這個時期，上昇最速和銷量最大的首推桂皮了。由於印度方面桂皮入口稅減低的消息由孟買傳到港，印商馬上大批在港購貨付運，另外一些投機的商行，則在當地大量抛出期貨，港市受到這一刺激，每擔五十六元的六十裝桂皮即見上升，一月底已步入六十元。二月中旬，印度入口稅由三十五度比減低至十七個半度比，使得印客由緩批購進一步到搶購了，伴隨而來的是貨底空，來途絕，炒家乘機活動，到了農曆年底，每擔已進至六十八元。

在春節休假期中，外商無法在市上買貨，積存多天的貨盤一旦向市上推出，買做成土產紅盤的熱態。在休業時期，最急的恐怕還是印度客（特別是有拋空的），由於付運期間迫近，當「紅盤」開始後，就以「餓虎擒羊」的手法向市上搶購桂皮和綠豆，在搶家們一擒一縱的情形下，價格急升至每擔九十元。客商求貨急，做成土產價漲，桂皮這種現象雖然比較普遍。

冷門貨新姿態

現在土產市場中，冷門貨品也有被帶動的趨勢了。一向被認爲去年跌幅最大的五棓子，亦已力爭上游；極少成交的小麻露籽，也有大量出口，今天的出口土產市場的新態，似乎不在熱門貨品的暢升，而在今後的五棓子之類的冷門貨品的動向。理由很簡單，熱門貨品根本用不着外客所需要撥它的出路；需要的只是貨源供應問題，但冷門貨在未打開出路以前，就往往被人們淡忘了，過去的松香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

生絲亦有生氣

不屬於「冷」或者「熱」的商品，如生絲之類，最近情況也有若干程度的變化，而且資絲一次比一次高，廣東生絲的暢銷，是做成絲價回漲的主因。另一方面，則因爲低拋的現象減少了，在一、兩個月以前，絲市混亂的情形，就是由於「低拋」的影響。貿易商以易貨方式看來，這根本算不了什麼一回事，在他們辦理進口貨所得的利潤，是遠遠超出所損失的貨價的。正由於這一原因，市場價格的混亂情況就遠較其他出口土產來得嚴重。可是，目前已把這種局面改進了，來途方面好像有了一定的節制，新春市場中，絲價穩步前進，也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外客需求多

土產價錢上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它所顯示出來的道理只有一個：雖然歐洲國家都在設法削減土產進口的貨額，但對我國土產的需求仍是相當大的，要不然的話，它們還會把貨價搶得那麼高嗎？從以往土產的發展情況和今天的現象結合一起，可以肯定的說：出口土產市場仍將在穩健的狀態下發展的。「有着最可靠的保證」，來途有一定的限價，因此，這一行業絕少有「跳樓」出現。

重慶紗廠女工採用落紗新法

工商新事

簡化米種類

稻米的種類很多，品質亦不一，因此，過去有許多人就利用米的不同品種，巧立名目，欺騙顧客。現在，商人們的作風改變了。廣州市一般米糧業私營商人，把米的名稱一百八十多種分類簡化，取消混亂複雜的名稱，這樣不但使生產者可選擇優良的品種，而消費者在採購上也減少困難，並可穩定市場糧食價格。

米質分七級

食米是怎樣簡化呢？照廣州市糧食公司的規定，它根據規格分爲七級的。計分：特一級米（原料包括白兆齊眉、宜占等穀），特二級米（原料包括黃兆齊眉、絲苗、降占、路占、無名占等穀），一級米（原料包括洋占、金山占、早水銀占等穀），二級米（原料包括等占、烏醬占、白花天、白叉禾占等穀），三級米（原料包括新興白、雪穀、七擔種、秋香等穀、雪占、絲苗赤、多占、辦占、西占），四級米（原料包括粵旱、中水、石燕旱、桂長身旱、北江旱、西江旱、多旱、珠旱、多白、粒仔等穀），五級米（原料包括苗旱、桂旱、湘旱、贛旱、地白、赤殼等穀）。

業務膨脹

一位雜糧海味商說：我們的生意已一天天膨脹起來了。這位商人所說的話，雖然所指的是他自己的商店，但也可作爲一般商業的代表。就廣州市怡豐號雜糧店來說，自從店員們自動下鄉收購薯粒，再按季節臨時收購烏欖、荔枝等土產，加設工場製成生粉、欖豉、荔枝乾等後再售出，使生意日趨好轉，也就提高了資方的經營積極性。

重視生產

店員們在商店中確是能起推動性的作用，只要資方肯做生意、信任店員們的力量，就可把業務搞好的。以廣州市大利源豬客號爲例，它過去每天中常有未賣出去的豬活不到一兩天就死了，而且有時一天還死五、六隻呢。但自從店員們重視搞好生產工作以後，每天餵豬後就認眞洗地和洗豬欄，經常保持清潔，使豬的死亡率比以前減少一半以上，這樣就替資方減少許多損失。

改進工具

說到工人們的創造力，過去已介紹過不少，最近華南絲綢機製造的工人們動腦筋，並吸取多刀多刃切削法的先進經驗，改進了切削零件的工具，如前杯士（即承軸）以前每小時只可車九個，現在可以車十八個；又車士塔（即飛輪與轉軸間的一個零件），由過去每小時車四個半提高至七個。又天津國營中國植物油的工友，集體動腦筋改進工作方法，把一九五二年的生產任務超額完成百分之十五點五，並且保證超過今年的生產計劃百分之十。

煤價降低

工商業調整的工作，在各地仍繼續進行，就在批零差價和地區差價來說，仍儘量予以調整，使私營工商業更可進一步發展。如天津煤業公司對於新開灤原煤牌價每噸由十七萬元降至十六萬二千元，車上交貨每噸由十六萬三千元降至十五萬六千元，這是對於生產者一個有利的條件。

海外通訊

中日貿易熱潮在日本

中日貿易促進會議，日本全國各地普遍發展起來，由去年十二月起，一直和中國進出口公司進行着各種交易。雖然美國和吉田政府多方阻撓，但是日本中小貿易商仍不斷努力，目前通產省不得不批准十家貿易公司和中國進出口公司成立合同。

十家公司開出貨單

這十家公司的貨單如下：（一）東京貿易商會，輸出海帶一千三百噸（八萬五千英鎊），輸入豆餅三千噸（八千四百英鎊）。結匯地點倫敦，信用證開設地香港，通產省對於豆餅一千二百噸，已經撥出三千三百鎊的進口外匯。（二）羽賀商店，出口爲人造絲四萬磅（九千二百五十鎊），進口爲柞蠶絲五十包（九千二百五十鎊），二月十日開信用證。（三）極東物產，出口爲香料（三萬鎊），進口爲蓖麻子四百八十噸（三萬鎊）。（四）第五物產，出口爲人造絲二萬磅（四千六百二十鎊），進口爲鉄皮二百八十噸（四千六百三十一鎊）。（五）共榮商事，出口爲石花菜一千四百公斤（一千四百五十八鎊），進口貨未定。（六）啓明交易，出口爲海帶三百三十一噸（二萬一千鎊），進口爲滑石七千二百噸（二萬一千鎊）。（七）東邦商會，出口爲人造纖維二十四萬磅（五萬八千三百二十鎊），進口爲豆餅二千零八十四噸（五萬八千三百二十鎊），結匯信用證在香港開設。（八）東西交易，出口腳踏車爲三千四百三十輛，海帶一千二百噸（五萬五千鎊），進口爲豆餅三千噸，礬土礦二千噸（五萬五千鎊），一月三十一日開信用證。（九）日商，出口爲海帶六百六十擔（三千七十鎊），進口爲鉄皮一百十八噸（三千七十鎊），結匯信用證都在香港。（十）光陽商事，出口爲海帶一千二百噸（七萬八千七百四十五萬鎊），進口爲豆餅三千噸（八萬一千鎊），信用證結匯都在香港。

這十家公司的貨單，只是自今年一月到二月十日之間的成交數字。在這前後，當然還有好多交易。因此中日貿易促進會議活動的情況於此可見了。

縫衣機二萬架要易貨

東京都貿易促進會議，在一月六日召開幹事會，決議對東京都議會（即東京都立法機關）要求打開日本經濟困難及推進中日貿易、舉辦中日商品展覽會，並請都議會補助經費日幣五千萬元（約合美金十四萬元）。又在二月二十四日，邀同東京都內各經濟團體、中日貿易促進議員聯盟和東京都廳（地方政府）、都內各區議會議員召開座談會。該都貿易促進會議和日本中央政府，於一月二十六日在東京召開了全日本的中日商品展覽會籌備委員會，向外務省、通產省等有關部會、國際及本市（商品展覽會）協議會、商工會議所等要求全面協助，並在一月二十九日、三十一日兩日和中日貿易促進議員聯盟召開了座談會，全體出席人員和小笠原通產相會見，也請求援助。

另一方面，在貿易商和廠商同業，也以縫衣機、腳踏車兩小組會議爲中心，展開積極工作，尤以縫衣機廠商三十四家創辦的「關東縫衣機零件工業合作社」，隨着中日貿易的具體化，研究打開貿易金融的困難。貿易促進會議擬向中國進出口公司提出縫衣機及零件各二萬架的易貨交易。

北海要中國大豆

北海道貿易促進會議，以銷售北海道的海產爲業務的北海道漁業聯合會、海產物商業組合等團體爲中心，在函館、小樽兩地組織貿易促進會議支部，北海道漁業聯合會的岩田會長代表了全體漁商的意見，主張：「願意在總產量日幣二十億圓的裏面，把其四分之三的十五億圓的海產輸出到中國去。」他們要易中國的鉄皮和大豆。同時他們對於參加中日貿易商品展覽會也非常積極，決定以函館海產物協同組合（海產合作社）、北海道貿易會（在小樽）爲中心，已經向中國提出允許出品的請求信。

福井縣貿易促進會議，各廠商、貿易商同業團體和福井縣勞動評議會等，共同向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提出全縣的希望和請願書，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便請他們提出具體的易貨貨單和條件，因此他們召開了實行委員會，決以下列貨單和希望和中國進行交易。

進口：菜油（五千噸）、豆餅（五百噸）、煤（二千五百萬圓），出口：紡織機木管（十五萬圓）、紡織機皮帶（二百萬公尺）、腳踏車（三千輛）、紡織機梭（一萬把）、鋼鋸（五千把）、人造絲布（五萬疋）、管捲機（一千架）、農機具（一千萬圓）。雙方總日幣七千萬元的易貨。

石川要柞蠶絲

石川縣貿易促進會議，在去年年底，向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提出希望輸出紡織機的照會，一月九日，中國進出口公司詢問紡織機等三項目問題，該會議提出紡織機一萬五千架和中國柞蠶、絲鉄皮、豆餅等易貨的交易。

東海貿易促進會議，名古屋、一宮兩市同業代表二十人，邀請名古屋市經濟局等有關當局以及中日貿易促進會議幹事長宮腰喜助，於一月三十一日舉行座談會，對中日商品展覽會、日本貿易代表訪問中國等問題，要求愛知縣、名古屋市兩地方政府予以援助。愛知縣和名古屋市對該縣特產毛織物、紡織機等貨物極力加以援助，向中國輸出。

關西進行大批易貨

關西貿易促進會議，和東京區並稱的關西貿易促進會議，代表着大阪地方廠商、貿易商的要求，熱烈進行中日貿易交易。該會以紡織機零件小組、農產物進口小組爲中心，和關西纖維機器工業會的紡織機零件廠商、神戶五穀進口商（平和產業、淺商店等）合作，向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進出口公司提出每月以紡織機零件易貨大豆、小豆、鉄皮各一千噸，中國已有回答，成交在即。

同時在大阪、神戶各樹膠產品廠商加入關西、兵庫兩貿易促進會議，預備組成小組。

兵庫貿易促進會議，一月二十一日召開了農產物小組，擬訂六月以後一年間的進口貨單，向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及進出口公司提出，其總額達日幣一百五十億圓，內分大豆、小豆、雜豆、豆餅、鉄皮、棉子、棉子餅、落花生餅、菜子、菜子餅、芝麻、蓖麻子、蓖麻餅，並擬訂同額的日貨出口。

長野縣貿易促進會議，該縣南佐久支部會託平野義太郎帶去該地農民希望和中國交易落葉松苗的簽名書，最近得到在北京的日本貿易代表電報說是很有希望。

山梨縣貿易促進會議，一月二十五日，大月市織布同業二百人，決定在大月市組織貿易促進會議支部，另一方面，該縣縣議會，已經通過加強促進日中貿易的決議，組織中日貿易促進議員聯盟，尤其對於中日商品展覽會的要求特別強烈，縣政府答應確實援助。

奈良縣貿易促進會議，一月二十二日以奈良縣貿易會會長大丸爲中心，由奈良縣經濟部、衛生部，奈良市議會、奈良市商工課各有關部派員出席，並由奈良市議會、農協代表、同業合作社代表、日本染織工會代表、以及中日貿易促進會議幹事長宮腰喜助參加，召開中日貿易促進座談會。結果決定對中國輸出醬油、蚊帳、具樂部的鞋子，以輸入棉子、豆餅、鉄皮等中國土特產。

劉順寄自東京

★交通指南★

九龍羅湖線客車

九龍開	到羅湖
上午 7時39分	上午 8時40分
8時32分	9時35分
10時	11時 2分
中午11時20分	中午12時21分
下午12時18分	下午 1時19分
2時11分	3時12分
4時12分	5時16分
5時 5分	6時 7分
6時 4分	7時 5分
8時 8分	9時10分

羅湖開	到九龍
上午 6時58分	上午 7時57分
7時48分	8時48分
8時16分	9時14分
10時 7分	11時 8分
11時57分	中午12時59分
下午 1時58分	下午 2時52分
2時30分(快車)	3時15分
3時27分	4時29分
4時 3分	5時22分
5時57分	6時45分
6時50分	8時51分

滬粵通車

上海開往廣州 直快10	站名	直快9
11.47	上海	18.25
8.07 / 7.49	杭州	22.02 / 17
41 / 3.25	金華	2.22 / 33
29 / 16.27	鷹潭	13.38 / .40
35 / 9.18	株州	20.32 / 48
.21 / 6.01	衡陽	23.37 / 57
18 / 22.02	韶關	8.01 / 20
16.30	廣州	18.49

註：每星期一、四上海廣州對開

粵漢線

武昌 普客232	武昌 普客236	武昌 普快62	站名	廣州 普快61	南寧 普客235	衡陽 普客231
6.49	17.32	10.40	武昌	18.15	21.55	9.05
57 / 0.46	27 / 11.15	39 / 5.27	岳陽	23.16 / 26	3.54 / 4.05	15.05 / 16
38 / 20.24	13 / 7.00	45 / 1.31	長沙	2.50 / 3.04	8.21 / 33	19.21 / 33
47 / 18.37	23 / 5.12	16 / 0.04	株州	4.17 / 30	10.08 / 19	21.16 / 26
15.15	52 / 1.37	21.18 / 20.58	衡陽	7.19 / 39	13.37 / 50	1.04
		39 / 17.23	郴縣	10.58 / 11.08		
		53 / 12.37	韶關	15.50 / 16.08		
		7.00	廣州	21.53		

廣深線

廣州開往深圳 普客238	站名	普客237
18•42	廣州	8•30
53 / 16•43	石龍	10•20 / 30
48 / 15•44	樟木頭	11•24 / 28
14•30	深圳	12•40

港澳線輪船

船名	往澳時間	返港時間	碼頭	電話
利航	每日午二時半	每日晨二時半	大業	20545
大來	每日下午三時	每日凌晨三時	德記	26719
德星	每日半夜12時	每日下午二時	大業	20545

德星輪逢星期六港開下午七時半，星期日澳開下午四時。

今日入口船隻

船名	西名	開來埠名	日期	公司
東方明珠	Eastern Pearl	婆羅乃	2日	義泰興
法斯華利	Francisville	岷城	2日	銀行
太平	Tai Ping	澳洲岷城	2日	太古
亞西諾斯	Alcinous	歐洲星洲	2日	太古
印度怡美利	Rebeverett	岷城	2日	福來
北海	Pak Hoi	星洲	2日	太古
盛京	Shengking	基隆	2日	太古

入口船期預告

船名	西名	開來埠名	日期	公司
士打順達	Straat Seonda	非洲星洲	3日	渣華
伊利沙碧琪	Elisa Bakke	星洲	3日	鐵行
威健	Vigan	美國岷城	3日	美邦
忌連拿利	Glenartney	日本	3日	渣甸
吉星	Nordstjernan	日本	3日	福來
溫蘭維總統	Pres. Van Buren	美國日本	3日	總統
印度之熊	Indian Bear	美國日本	4日	美輪
非律賓運輸	Phil. Transport	美國岷城	4日	渣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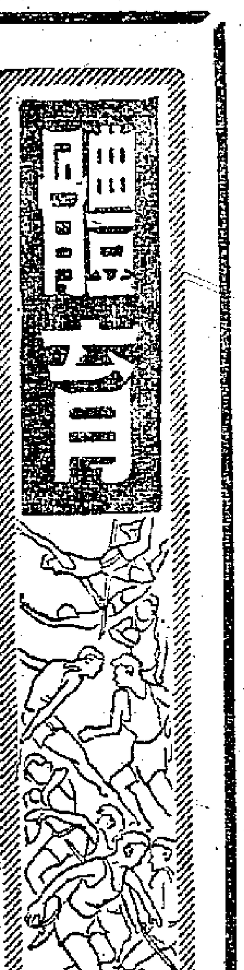
今日出口船隻

船名	西名	開出埠名	日期	公司
碧干些亞	Breconshire	日本	2日	渣甸
利來	Akron Lily	高雄	2日	維記
亞洛斯	Aros	日本	2日	天祥
沃蘇打	Ozarda	日本	2日	鐵行
芝萬宜	Tjiwangi	星洲孟加錫	2日	渣華
四川	Szechuen	日本	2日	太古
法斯華利	Francisville	美國	2日	銀行
春生	Chun Sang	星洲印度	2日	渣甸

出口船期預告

船名	西名	開出埠名	日期	公司
海皇	Hoi Wong	星洲檳城	3日	捷順
華興	Angelina	西貢	3日	順昌
麥加	Meccanava	暹羅	3日	捷順
財生	Choy Sang	日本	3日	渣甸
華拉	Warla	星洲仰光	3日	銀行
印度怡美利	Rebeverett	星洲檳城	3日	福來
北海	Pak Hoi	日本	3日	太古
顯生	Hin Sang	山打根	3日	渣甸

體育



穗籃排賽全部結束　昨晚正式舉行閉幕

並公佈本年男女籃排選手名單

【本報廣州一日專訊】「一九五三年廣州市籃、排比賽大會」自本月廿二日開始以來，各項比賽，如火如荼。男子籃球在廿六日已開始決賽，其他男子排球、女子籃、排球各組都已踏入決賽階段。本週末（廿八日）分別在東較場廣東省人民體育場和嶺南文物宮內康樂場舉行全部決賽。

廣東省人民體育場內上演兩場的是女子排球決賽，由學聯第二隊對學聯第三隊，男子籃球由學聯第二隊對市公安隊。

首場女子排球，其中學聯第二隊是集中三間高等學校優秀的球員組成，一貫以聯絡純熟取勝；而學聯第三隊則是中學學生組成，氣力充沛。比賽結果：學聯第二隊以三比一勝，獲得冠軍。

第二場男子籃球，其中學聯第二隊同樣是高等學校學生組成，球員個個年青力強，個人技術純熟；市公安隊則充氣力與速度，在決賽階段時，曾勝省級以上機關隊，取得兩分。學聯第二隊首仗曾敗於省級以上機關隊，所以這場比賽許勝不許敗。經過激烈的比賽後，結果，學聯第二隊以聯絡好與技術老練取得勝利；比數是四十三比三十六。

大會男子籃球到此全部結束，但獲得決賽權的三隊勝一次，成績相等，按照大會規定，再根據各隊在各場中所得分數多少而決定。學聯第二隊在兩場中獲得七十七分，市公安隊獲得七十六分，以一分之差，學聯第二隊獲得冠軍。

嶺南文物宮內康樂場同時進行兩場決賽，第一場男子排球決賽，市總工會第一隊對學聯第三隊，兩隊在初賽時都未曾失敗，保持全勝；因此雙方演出相當精采。結果：市總工會第一隊三比〇得勝，榮獲一九五三年廣州市男子排球冠軍。

第二場女子籃球決賽，由市總第一隊對學聯第三隊。市總第一隊中有一九五一年中南區代表兩名，廣州市選手一名在內，因此實力很強，在準決賽時曾與學聯第二隊相遇。學聯第二隊是高等學校學生組成，初賽時未嘗敗北，大家都認爲是奪標隊；但當晚由於市總第一隊能夠及時靈活運用各種戰術，結果以三分之差勝學聯第二隊而獲得決賽權。同時學聯第三隊在初賽敗戰中亦未曾敗過；開始比賽後，學聯第三隊以人釘人戰術防守，進攻時利用中央突入。市總第一隊以聯絡的五人聯防對抗，一球後，市總隊以一罰球打開紀錄，跟着遠取兩球，以五比〇佔先；學聯先在中距離投中一球後，市總隊速得九分，十四比五，以絕大比數佔先；學聯立即叫停，更換陣容，此後各中兩球，十五比七，上半場完，市總隊佔先。下半時開始，學聯隊全部換人，十七分鐘時，市總隊亦換出四人，繼續展開戰鬥。終場時，市總第一隊以廿三比十三勝，榮獲一九五三年廣州市女子籃球冠軍。

大會全部賽程結束，並定於三月一日晚在廣東省人民體育場舉行閉幕式，頒發獎品和公佈一九五三年廣州市男、女子籃、排球選手名單。

愉園足球戰報

東方再創星島

戰績四比二過程頗緊湊　星島負兩隻一球輸得寃

【本報訊】甲組足球聯賽，東方昨在愉園以四比二戰勝星島，勝球的比例跟第一循環一樣（三比一），都是兩球；但就戰情來說，昨天的比賽，顯得緊湊得多，要不是星島的前鋒不爭射門，張占美又在上半場廿二分鐘時糊裏糊塗的踢去第一球，東方要勝，更不容易。

星島昨天演出不錯，許竟成退居中衛，守的形勢，更趨穩定。兩內鋒周杰及羅鏡泉肯跑肯踢；由於這兩員小將努力，星島竟然在開賽後逐得中場優勢。只因兩翼不能相配，前鋒又沒有一個射手，終致攻勢雖多，還是不免一敗。

東方昨天用朱永強任右翼，前鋒推進緩慢；兩內衛侯漢臣及李炳照亦無特色。所以在上半場廿分鐘前屈處劣勢。這原因，半由於前鋒迂迴不前，半由於後衛漏洞太多。

東方昨天之能獲取勝利，一方面是技勝星島一籌，另一方面是星島的作戰經驗較嫩。星島所失第一、二兩球，都是不該失而失的。

開賽後，星島猛烈進擊，接連獲得角球兩次；朱錦成開出無力，給東方的守衛截出。三分鐘，朱永強得球傳中，陳家壽衝門，張占美快步搶出。五分鐘，周杰引進，把球送向禁區，羅鏡泉搶入急射，球撥向網角，余耀德手快，托成角球。七分鐘，羅鏡泉再度得球迫門，正擬起腳，卻給張金海阻出。十四分鐘，何祥友在卅碼外遠射，這一下冷箭，幾使余耀德措手不及。十六分鐘，侯澄滔開出角球，落點很好，張占美在亂軍中將球拍出。廿分鐘過去，星島佔有絕大優勢。拖到廿二分鐘，許竟成阻截陳家壽，被判罰球，朱永強主罰，張占美接牢，正擬將球踢出，侯澄滔衝前躍起，張踢出的球竟彈中侯的鞋底，反彈入網，一比〇。還球輸得寃！東方勝球後，頻頻迫進，陳家壽兩度偷進，無功而退。半場完，東方先勝一球。

下半場，四分鐘後，朱永強引進，禁區內，葉錦松劃人，被罰十二碼，何曦芬罰入，二比〇。六分鐘，周杰在混戰中冷射，球的去勢甚好，但能越門柱野逸。十二分鐘，侯澄滔偷過侯榕生，近門處將球打入網去，三比〇。十七分鐘，何祥友綠球深入，適當處，撥前一步，羅鏡泉切入，順腳一

昨日愉園足球賽　星島前鋒攻門，東方守門余耀德躍起將球拍出時的情形。（本報攝）

雙打網球比賽　今有好戲演出

十二組中盡是工力悉敵

【本報訊】全港公開草地網球錦標賽，自開始到現在，已角逐了十天，汰弱留強，單打賽四十人中，現在只留下八個；雙打賽卅二組，也剩得了十四組。賽程已經緊張了。

今天有雙打比賽六場，都是工力悉敵的對抗；特別是一號場司徒樂、潘世安對抗曲其、蘇寶利的一場。司徒樂、潘世安是代表南華出席國際賽的，兩人搭檔多時，聯絡純熟；洋將組曲其與蘇寶利是過去天津的單打冠軍，兩人合拍，可算是洋將中的理想强組。這場比賽，定有劇戰。

今日比賽仍在下午五時一刻開始。秩序是：司徒樂、潘世安對曲其、蘇寶利；史蕨、荷路沽對鄭汝滔、蔡天健；屈洪士；王文正、梁寶奎對吳沃堅、余治中；屈蒂、漢治、希能對卡沽；帕利拉對鍾榮光、鄭天福；徐煒培、徐潤培對鍾華超、張渊。

終全場無紀錄　光華和陸軍打和

星島	東方
許竟成	余耀德
莫錦松　張占美　侯榕生	李炳照　侯漢臣
韓尼波　薛沛鈞	羅偉權　張金海　陳輝洪
劉湘　羅鏡泉　何祥友　周杰　朱錦成	侯澄滔　何應芬　陳家壽　羅國泰　朱永強

結果：星島二比四敗。

【本報訊】昨天在掃桿埔球場舉行的兩場足球聯賽，甲組光華與陸軍以〇比〇打和；乙組太古亦以一比一和陸軍。

乙組之戰，陸軍先勝一球；太古積極反攻，到下半時，才因陸軍守門衝出取球，一時大意，被太古前鋒劫球，空門射入，便成一比一而終局。

甲組光華與陸軍各得半場攻勢，但各無建樹。光華初時誤排陣容，以致打左方的金祿生調任右輔，李殿祺因任左翼，演出全無聯絡，因此常常換打。還幸後衛穩健，因守不失。下半時，光華調整陣容，李殿祺與金祿生換位，前鋒突呈活躍。憑着後方接濟，佔盡攻勢；但仍不能把握射門機會。陸軍的後衛守得頗穩，門將身手也不錯，使光華無法破門。前鋒推進迅速，只是缺欠臨門一腳，上半時攻了廿多分鐘，依然是師老無功。直至戰到完場，還是無法射進一球，完場時，雙方都交白卷。

攻勢，三分鐘，陸軍先取得角球，柯士殷開出無功。六分鐘，陸軍混戰，余啓恩已棄門撲救，伏酒泉在門前救出險。九分鐘，陸軍又得角球，亨殷開出，奇利士即施勁射，光華一度出擊。十分鐘，陳明哲打中門柱；接背，金祿生射得太高。李殿祺又射斜出界。廿五分鐘，郎倫突施遠射，球勢勁疾，被余啓恩接了。此時，亨殷與人爭球，互撞仆地，兩人均受微傷；亨殷離場療養，不久復出應戰。光華連負三個角球，門前人馬雜沓，驚險迭見，柯士殷在門前咫尺，挑球過高出界，光華才得解圍。不久，上半時完，兩鋒未開紀錄。

再戰，光華前鋒攻勢整頓後，取得主動；陸軍雖間有出擊，但不久即被擊退。陳明哲一次射門打中人身，張戰新頭攻被門將接了。金祿生自告奮勇，得球獨自衝進，被阿富士截救出。十六分鐘，劉瑤福、陳明哲先後勁射，都被門將擋出。光華雖圍攻陸軍甚急，但一

光華：余啓恩　殷士鑫　殷仁義　陸麗群　金圭煥　伏酒泉　李殿祺　羅福祺　張戰新　金祿生　陳明哲

陸軍：波殷　威路士　尼路　史提芬　巴路　阿富士　郎倫　廖士　奇維士　亨利脫

甲組足球聯賽各隊積分表

（截至本月一日止）

隊名	賽次	勝次	和次	負次	得球	失球	積分
南華隊	一九	一五	三	一	六七	一九	三三
傑志隊	一八	一五	二	一	四九	一六	三二
東方隊	一七	一二	三	二	四九	二〇	二七
陸軍隊	一八	一一	三	四	三八	二〇	二五
巴士隊	一八	九	六	三	五一	二〇	二四
空軍隊	一九	七	四	八	三六	四二	一八
光華隊	一九	四	八	七	二七	三五	一六
星島隊	二〇	六	四	一〇	四四	四六	一六
中華隊	二〇	六	四	一〇	三四	四三	一六
港會隊	二〇	六	三	一一	三七	四七	一五
警察隊	二〇	四	五	一一	三六	五六	一三
約瑟隊	一九	四	二	一三	三一	六六	一〇
海軍隊	二一	〇	三	一八	二四	九三	三

加冕盃籃球賽　自力今戰黑貓

女子組南華昨勝德紅

【本報訊】加冕盃籃球賽，昨有多場分在條頓露天球場與室內場舉行。結果，男子乙組銀星勝遠東卅四比卅二；蕾星勝南華職工卅一比廿七；達克勝健勉五十七比十九；毅社勝青年會卅一比廿七；大同勝德紅A四十一比廿三；金紅勝德紅B四十八比十七；學協勝聯合四十二比廿七；勵行勝民星四十八比四十六；永賓勝培新卅五比十八；赫克勝太古四十四比十五；三餘勝中華中卅九比十八；星黃勝中華會四十四比廿五；蓄勝綠錦B廿六比十九；出光紅勝中華園四十二比十二；港警勝恆星五十三比廿六；女子組南華勝德紅五十四比十六。

女子組南華與德紅之戰，兩隊實力懸殊，戰成一面倒。南華在經驗、技術與身材都比對方爲佳，聯絡也較緊密，因此，全場佔盡優勢，新嫏嫏、馮維嫏與潘潤瓊最爲出色。德紅由於技術略遜，更因身材短小，爭奪籃球時特別吃虧。全隊雖然拚命防衛，亦無法攻破南華的嚴密守禦，因此在遠距離取分。結果便以十六比五十四敗於南華。前三節，第一節十二比六，第二節廿比六，第三節卅六比十二。

今天下午續有四場比賽，修頓露天場：五時半，男子乙組朝陽對教聯；修頓室內場：七時半，男子乙組少林對警察；八時，男子甲組自由對黑貓；九時，男子甲組自力對黑貓。

乙組教司對毅力。

甲組自力與黑貓之戰，自力是久經合作的隊伍，聯絡純熟，張樹棠、林繼良與陸德彰近況頗好，全隊實力強勁。黑貓各人都是夠氣力的，選手氣力充沛，可能給予自力很大威脅；但自力贏面較高。兩隊球員名單：

（自力）張樹棠、黃興華、林繼良、雷兆源、陸德彰、伍鎔棠、金賢樹、盧安、薛祥。

（黑貓）陳佳波、張掄鋒、梁國樑、李沛永、曾賢生、曾貽生、利子良、周啓猷、馬坤、文、吳乃文、馬珊、凌江大鈞、鄭聯康。

水兵又吃光蛋　兩球負於空軍

【本報訊】昨日海軍球場的足球聯賽，空軍甲、乙組同時勝海軍；乙組以三比二勝海軍；甲組以二比〇勝海軍。

甲組之戰，全場只有上半場與下半場開賽後十五分鐘內較爲緊張，此外都是球來球去的亂搶亂踢。實際上，兩隊的質力是有相當距離的，海軍的後衛始終無法招架埃士頓的切入與刀聚、積臣等的策入；全隊自左前鋒到右後衛，個個球員都好作弄；即使在己方禁區內亦是如此。前鋒也常常錯過機會。空軍的五個守衛都不輕出助攻，常採守勢；做成雙方在中場爭奪的機會特多。

開賽後，十四分鐘，空軍刀素與麥基哥作短傳切入，刀素近門勁射，球中門柱彈入網內，先開紀錄。廿六分鐘，赫治臣在空軍門前得附士拾得球射入，但因越位在先，判作不算。下半場開始，仍是空軍大擺攻勢。十五分鐘，空軍積臣傳球給刀素，七碼左右引出門將，挑入，二比〇。卅二分鐘，麥高左邊吊門，空軍利滿頂，門將累文衛出，成了空門，海軍赫治臣掃到，將球一勾，偏出界外，失了這個勝球機會，便以〇比二見敗。

空軍：嘉奇的　文臣　勒　戴維斯　畢利　刁麥　挨士　積臣　班納　葉哥頓　臣高

海軍：史杜　彬比歷　沙遜　佐燕茲　晉尼普　師花利　哥保赫哥麥　力路治士　根士臣玲高

甲組壘球聯賽　南華受挫熊貓

對冠軍希望已成泡影

【本報訊】昨天在京士柏球場舉行的壘球聯賽，六場戰果：女子乙組南華以五比四勝熊貓；高級乙組美斑以七比二勝黑貓；野火以十三比一勝熊貓；高級甲組中華以八比四勝瘋人；熊貓以五比二勝南華；美水兵以九比二勝瘋人。上週星期六的三場比賽因雨改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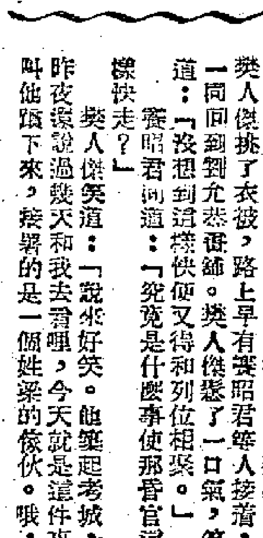
女乙決賽，南華和熊貓雙方都排出最堅強的陣容出戰。本來熊貓已多勝南華一仗，昨戰南華各員時特別小心應付對方，投手黎麗演出很好，一投一擊，勇冠全場，更創一記全壘打。熊貓敗了此仗，積分和南華相等，冠軍誰屬，要待以後再戰才能決定。

高級甲組南華對熊貓一戰，是昨天最富吸引力的。熊貓昨日排出最完整的陣容應戰，全隊戰意旺盛，合作純熟。南華演出因過度緊張，漏洞頻現，屢被熊貓所乘。南華敗了此仗，錦標已經沒有希望了。

另外一場高級甲組，美水兵以全部新人參戰，威脅力頗強。瘋人本來是不錯的，但在美水兵有勁力和準確的供球下，動彈不得而吃敗仗。

炳棠盃消息

【本報訊】炳棠盃乒乓球賽昨晚在西區舉行兩場，以三比一分別擊倒學聯與光華。今晚原有兩場補賽，共兩場在孔聖會：美珍對智仁，四邑對華英；健行對南華。



寶昭君傳

任遊

四四　樊人傑指源活路　王藥仙要返龍山

女人青爽死人周？一語驚心門志浹；終是革命心眼活，英雄不在大城中。

鬧了一個上午，走的人都走了，樊學明和樊人傑挑了衣被，路上早有寶昭君等人接着，一同回到劉允恭舖。樊人傑累了一口氣，笑道：「沒想到這樣快便又得和列位相聚。」

寶昭君問道：「究竟是什麼事使那昏官這樣快走？」

樊人傑笑道：「說來好笑。他築起考城，昨夜還說過幾天和我去看哩，今天就是這件事叫他趕下來，接替的是一個姓梁的傢伙。哦，你們都猜猜在這兒做什麼？」

樊學明笑着告訴他：「是要請劉允恭寫勸佛。」劉允恭已經磨好墨，展好紙，樊人傑笑道：「想不到你們有這雅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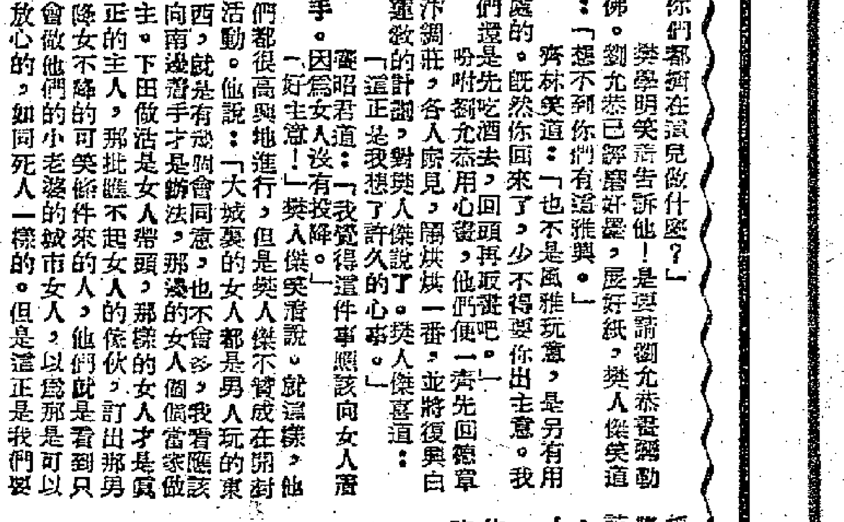
齊林笑道：「也不是風雅玩意，是另有用處的。既然你回來了，少不得要你出主意。我們還是先吃酒去，回頭再寫吧。」吩咐劉允恭用心寫，他們便一齊先回德章沛潤莊。各人席見，閑談一番，並將復興白蓮教的計劃，對樊人傑說了。樊人傑喜道：「這正是我想了許久的心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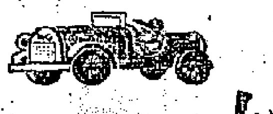
寶昭君道：「我覺得這件事應該向女人着手。因爲女人沒有投降。」樊人傑笑着說：「一好主意！」

樊人傑不贊成在開封活動。他說：「大城裏的女人都是男人玩的東西，就是有熱心的，也不會同意，那邊的女人個個當家做主。下田做活，是女人帶頭，那樣的女人才是真正的主人。那批瞧不起女人的傢伙，訂出那男降女不降的可笑條件來的城市女人，以爲那是可以放心的，會做他們的小老婆的，如同死人一樣的。但是這正是我們要抓住的地方，他們說的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是將女人和死人一樣看待，我們的女人應該明白她們個個是活人，並且要好好地活下去，不要給人當死人看待。我們是有辦法的，你女人集到白蓮教內來做活人的。」

寶昭君喜道：「樊先生說得很對，我們就依你的話做去。」王藥仙喜道：「我看我該回龍山去了；在那邊我才可以幹出一點事來。」

寶昭君起面孔道：「你這樣不是要把我丟下了嗎？」正是：本是同林鳥，大難當前各自飛。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妙手成空

向光

我們是除了好事之外，什麼都幹的一小撮人。隔於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手足們不是閒置一日，便在銀牌高掛的遊樂場攤頭拉了個「軍咩」，我是幸運的一個，被老闆共五個人，攤內是老闆的三姨太，老古和我，我們混在遊客中引誘觀眾下注，我們的術語稱爲「老點」。

新春來，遊樂場玩的人，要比平時多。老闆早便打點一番，攤上除了原有的金戒指、手錶、金鐲、玩具之外，他特地拿了一隻鑽石手鐲來。有了這件光閃閃的東西，竟大大地招徠那些貪心人；他們一批批的擁上前，這個五元買金錶，那位二元下注金鐲，放下十元博取鑽石手鐲的也不少。你見我們就算手氣壞的人，也可能拈回一罐牛奶或餅乾。便是前天，我們在無數的賭客面前兩次大大地贏去；三次寶路的華金錶，一次鋪鍋和很多玩具。你爲我們那些華收音機，是我們的代價。不過，我也不是讓賭者而淚，賠本而路叫。然而，我們並無虛假，他接着投注，我便給他得了一個熱水瓶，放心地下注買金錶，驗去五元，第一次四十多個客人中，那滿身酒氣的漢子，初三那天是個好例子。在攤口，他當他把將碼放在保路華金錶的格子上，我們的「老點」卻下注在左格的金錶裏，我叫了一聲：「買定又嚟開。」把「車咩」一撥，幾度旋轉，指針由快而慢，我暗裏把它停在金錶的位置，大叫着：「金錶！」那漢子見只差一格，直急得抓耳撓腮，不由得死心塌地的向鑽指金鐲的格子下注，並親自動手推動「車咩」，我叫別人中了小玩具，給「老點」得到最好的東西，有時我把指針停在他買的左格或右格，這樣一來，他一口氣輸掉了兩百多元。第二天，直到他改買金錶，我才慈悲地給他中了一枚價值二十元的金戒指和一件不到一元的玩具。還是他同來的女人看得肉刺，硬扯了他走。晚上點一點，一共進了二千多元，付出物品不到二百。老闆點着花花綠綠的鈔票在高興，我們也有大杯酒大塊肉。

初四這天，來趁熱鬧的人未減，攤口先後擁集過數百人，我忙得不開交，「車咩」製由三姨太按。到了晚上七時，我倏地聽見昨天的漢子又來了，他獨自個兒觀察一會，才下注全力；自然三姨太不會給他什麼。我見是熟客，拿出香煙殷勤招待，暗裏要笑這「一哥」起碼又知她來二百了。他的勁頭是要我幫服的，無疑的，三百還不佳手。老是向鑽鐲下注。就在老古叫完了「開！」我眨一眨眼，那漢子卻跳起來說：「中了！中了！」我吃一驚，想不到指針眞的隨着他的叫聲停在鑽鐲界裏。

「咪嘈！」老古大喝一聲：「邊個中！」

「我中！」那漢子拾起頭，我趁着一剎那的混亂，伸手把「車咩」的指針一撥。

「慳正界呀！」大佬吊着。我想在忙亂中，見我動手的不會多過兩人，要是能勁勢，「老點」便會對付他。

「點叫悲界呀！」那漢子立刻伸長頸子俯下身來：「唔得，咁叫悲界你就發財嘞！」

「咁唔算悲界，你就撿啦契弟。」老古橫發而粗野的說。

「丟你××，舂呢咩，我驗左幾百銀。」那漢子氣得青筋暴露，「唉！你地各位做公證，算唔算悲界！」

我擺出一副公道的樣子，向圍觀的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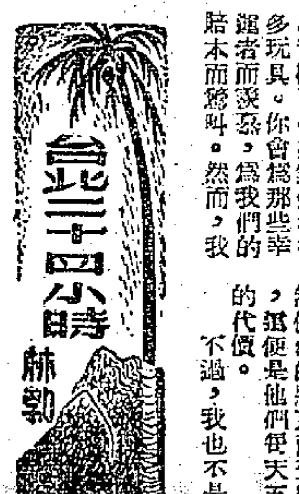
「明明係悲界嘞，老友。」一個爲於我們的客人說。

「唔好亂出聲呀！」另一人地成隻鑊嚟。」一個向其他的人警告。

「想中買過第二鋪喳！」劃於我們的客人又作好作歹地說。那漢子不料有此一着，只氣得目瞪口呆，總道我們連「車咩」的位置也撥動了，他憤怒而無可如何地媽聲的走了。圍觀的人也不平的散去大半。

三姨太這一手，眞是大好一失手，累得我們一頭大汗。無論如何貴重物品是絕對不能賠的。去年一次失手，對方有點來頭，也退賠了。這天以後，生意淡下來，做了朱蛋的人他會一連十十幾百。因此，我有空陪妻去和她的表哥拜年，妻叫我好好的巴結這位剛自外洋回來的親戚，將來可借重。妻一向高興，買了廿多元的生菓香煙的跟她踏入那家漂亮的洋房，我也滿心歡喜的，僕人把我們招待下來，一陣步履聲，妻和我一同站起身。「恭喜！恭喜！」表哥添丁要發財！」要裂開嘴巴的笑。

「恭喜！恭喜！」我也跟着說。可是，要命的發財！我一聲不響，對方的目光卻使我暗裏叫苦糟了。我便作主把頭低了。



台灣二十四小時

赫勒

從大米說起

正在着急，老天爺可憐我解了圍，驀地一陣大風吹開了兩扇窗子，雨點隨風俱來，我們六個人都嚇了一跳。尤其是桃樂賽、蕾蒂和小白兎，但像一溜煙到了馬狼側的小白兎，他張地叫着，隨着巴克萊搶過去關上了窗子。下了雨，正好女侍謝進來，用她半生不熟的英語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你們的窗子壞了。」巴克萊淡淡地說，「風一吹就開。」

「眞抱歉！」女侍笑說道：「下池子洗澡去罷，別傷了風。」她一笑，露出了幾顆黃的金牙。

「你很有錢哪！」我說，「牙齒都是金的。」

「她們台灣人都喜歡金牙，」桃樂賽插嘴：「噁心！」

「現在可鑲不起了，」那女侍嘆氣道，「我鑲了五顆，三顆是九年以前鑲的，兩顆是七年前鑲的，現在不但鑲不起金牙，如果再拔掉一顆牙，就只剩個大窟窿了。」

「爲什麼呢？」巴克萊問道。

「很難說，」那女侍瞅了桃樂賽她們一眼，吞吞吐吐說道，「還不是沒有錢。」

「是的，」我插嘴，「你們在吃香蕉乾。」那女人說完這一句，就匆匆地走了。

「以前我們可是吃過大米的。」「黑牛，」巴克萊噴了一口煙，「你聽見了罷？台灣人吃不到大米，別忘記台灣是出產大米的。」

「那有什麼稀罕？」黑牛掀掀鼻子：「我們美國，不也有很多人餓肚子麼？」

「不談美國，」巴克萊望窗外，似乎在搜尋什麼：「我只要請你注意一個事實：台灣人今天的生活，比日本人時代還要苦！」

「那有什麼關係？」黑牛不服氣，「他們吃不起大米，活該！」

「這反映一個經濟情形，」巴克萊心平氣和地說，「說明了一件事，我們的美援僅僅餵飽了下面幾個蔣介石及其官員，一般老百姓得不到好處。」

「從大米說起能……」

「我不愛聽，」小白兎打個呵欠道，「女侍要我們下池子洗澡，我去，你們也去麼？」（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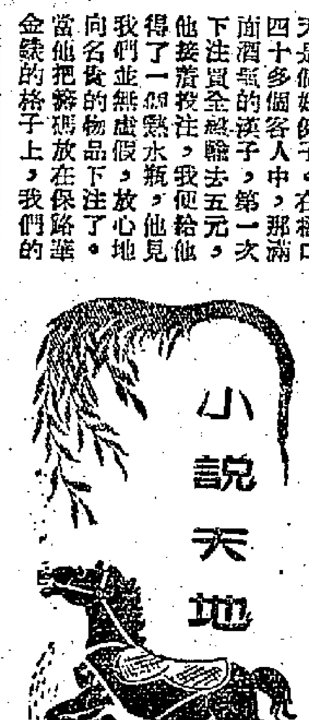
天堂百相

胥烏作贊　弓刀作圖

比裝舞會（調寄鷓鴣天）

不是中來不是西，奇裝異服總相宜，漫云看去非驢馬，這個原來是Pau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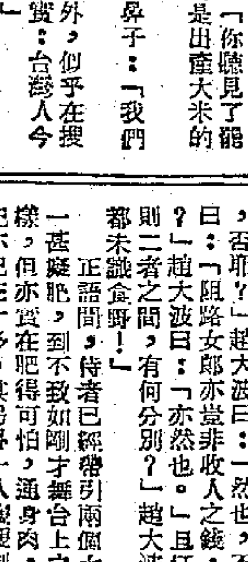
笠面具，扮Donkey，一支樂曲又長嘶。八婆潑婦尋常見，醉倚胡床有貴妃。



小說天地

天堂遊記

日行



八記　一朝發達

侍者受命，唯唯而去。且仃曰：「大波兄，汝乃欲召阻路女郎來耶？」趙大波曰：「非也，豈同阻路女郎可比。」且仃曰：「不是阻路女郎又爲何？」趙大波曰：「阻路女郎乃係下等貨式，我等所召者，乃係上流貨式也。此處爲我熟地方，侍者亦知我脾氣，但專門揾好野畀我，價錢亦差好遠，與阻路女郎豈能同日而語哉！」

且仃頗不了解，問曰：「所謂上流女人，其亦收汝之錢，與汝睡覺否耶？」趙大波曰：「然也，不與人睡覺，又何以使人畀錢？」且仃曰：「阻路女郎亦豈非收人之錢，與人睡覺耶？」趙大波曰：「亦然也。」且仃笑曰：「然則二者之間，有何分別？」趙大波笑曰：「你都未識食野！」

正語間，侍者已經帶引兩個女人入來，其一甚豐肥，到不致如剛才舞台上之龜母舞女一樣，但亦實在肥得可怕，通身肉，臨臨臨，年紀亦已三十多。其另外一人瘦搜削削，年約二十許，但面口甚熟。二人入後，在房間中小站片時，不言不語，侍者指之曰：「趙老闆，如何？正野也！兩個都係新出來做者，嗒嗒嗒？」趙大波坐在床沿，向二人注意，由頂至踵，如驗貨焉。

且仃至是忽然有個奇怪之聯想，侍者之拉生意神氣，與女人之木然站立之神氣，的確與買貨物無異。此女人，乃非人，而爲貨物耳。且仃又想起從前有所謂奴隸市場者，大抵與此相同。奴隸市場已成歷史陳跡，據說係爲人類文明進化所打倒。何以文明進化又不打倒此類市場，其爲文明之奴隸市場乎？

且仃正在呆想，趙大波笑曰：「仃兄，如何？」且仃愕然曰：「汝謂如何？」趙大波笑曰：「此二人如何？」且仃但搖頭，趙大波亦搖頭。於是侍者帶二女人出。隨又復入，趙大波責之曰：「我叫你揾正野畀我，何以揾這些羅底橙來？」侍者曰：「都幾好！趙大班不中意，我再去找。」

侍者又匆匆出，趙大波曰：「一定係老友喇，撓死唔推銷得去！」且仃問其意何指？趙大波曰：「佢班野好壞。向客人拉皮條，一定係拉佢自己之熟人先。」我問女人與侍者有何關係？趙大波曰：「有啲女人想侍者介紹生意，平日就用手段巴結侍者，或者送錢，或者送身，侍者受賄之後，遇有客人介紹，自然推出來先。你知道，女人不能自己去找客人，必要侍者扯皮條，是乎手握大權，財色兼收。」且仃心想，在天堂確容易發達，做一份侍者，都可以有大把揩會，將人作貨，其他可想。

此時，且仃忽然想起，剛才入來之黑瘦之女人，面口甚熟者，現在想起確係見過，然矣！就係好久以前，我初到此地，識認勞道化之後，勞道化有一晚帶我去行街，帶我上一間小樓，但叫一個土娼，我不肯叫，走番出來，那一個與勞道化認老契者，就係現在黑黑瘦瘦之女人。但且仃不便對趙大波講，怕被佢笑。但曰：「大波兄，你在此叫女人陪瞓，幾多錢一晚？照人言，天堂女人賤，幾洋可以成交。」大波曰：「我早已謂有上下流之分，下流者幾洋都有，上流者幾百，此處之女人，亦要五十金也。」且仃大以爲奇。記得勞道化當晚告我，亦不過六洋，何以就在此要五十洋？寧非同一人乎？（五三六）

三樓悲喜劇

半月兒小說　高雄

十三　王先生近來賣柴麼？

「還說不緊，不方便就少談兩句呀，眞是。」阿芳說，「將來我們大天見面，恐怕你就沒有那麼多話好「傾」了。」

「那是不會的。」王炳蠢有點不明白，「爲什麼要等那麼久？」

「你這人也眞是一點也不懂，你應該知道，我和你這幾天都得去突永，你有了職業，借錢也有了信用，我也去設法弄點……」

「我們不是決定……」王炳窘點兒說溜了嘴，趕忙止住。

「那是另一問題，我是說，房間裏不能不買一樣家具，那是一個家而不是『散仔館』，懂嗎？」

王炳點頭，正想說話，阿芳却繼續說下去：「這些日子一切照舊，你照常早出晚歸，我依然是早起床深夜歸來，總而言之一切並無變化。」

「就這樣決定吧。」王炳跨出門口，又回頭來說，「等一會，我給你帶來了好吃的東西。」

王炳捧着一個口盅完來，他把包着的報紙打開，裏面是一泡糖水。

「這就是我請你吃的朱古力，」兩個人對着半口盅發錫的糖糖水，不禁失笑。

第二天大清早，王炳爬起身來，首先看見天上的雲彩明朗，太陽就要出來，今天的天氣一定很好。他匆匆的洗過臉，穿上黃斜制服，出門去了。

這天他帶了一包東西出門，那包東西是用白報紙包好的，並不大。這種情形並不奇怪，他有時把衣服拿到外邊去洗，有時包了衣服去上押店。那情形和這個沒有多大分別。

有一天很早，王炳準備出街，先開了房門探頭到走廊又望望，一點動靜也沒有，大房的人早就出門上工去了，帶街才睡起來，其他房間的人還沒有起來。

王炳抬了一把二尺來長的木條用破報紙捲着，因爲一隻手要按着肩膊上的一把東西，一隻手開門門就比較困難，這時候八姑的養女從廚房裏走出來：

「我幫你開啦，王先生。」

「唔——唔——」

「王先生，近來賣柴麼？」她注視着他肩膊上的一把東西。

各地通訊

祖國旅行專頁

從上海到福州

陳志良

浙贛路上

【福州通訊】我們搭上了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六時三十分的滬昌客車，因爲途站必停，到杭州時已經十二時。杭州過後，上上下下的農民很多，有男有女。車到衢縣，都見屏障似的山峯下城市頗爲安大，城東的平原上尙有反動派飛機場的遺址。過了後溪街站，車在低矮的邱陵地帶行進；過了一叢小山，折向西南的平地前進。平蘆站後一里許進入山地，山上建有兩座小塔。江山站的北面山坡，正在大量地開山取石，作爲修築鐵路的石源。過下鎭站，適爲「市日」，鄉民從四面八方肩挑背荷而來，這和兩廣的「墟」，雲貴的「場」，北方的「集」，同是農村中定期交易的場所。江山以西各站，有婦女服務員在站上照料乘客，她們都是家庭婦女或是農民，這也是人民鐵路的新的設施。從江山與玉山之間爲浙贛交界處，未見指標。浙西與贛東雖多山地，但辛勤的農民，到處耕種，地無荒廢。沿途所見，以水稻占多數，棉麥少見，所以棉花、布匹、麵粉等，都依賴外面輸入。

十九日下午一時到達上饒。

到南平的長途汽車客票，十二時半登記，二時買票，由登了記的先買票，後買臨時票，滿三十人可開一部，通常每天有二三部客車開出。上饒到南平三百十公里，車費十五萬八千一百元。在上饒可買直接到福州的聯運票，行李也可托運，省得在南平搬上搬下。客人到了南平，須將客票到輪船公司掉換船票。

上饒現已改爲市，在上饒江的上游，係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的交通要道，商業的集散地，物產以夏布爲著名，饒稽公路以此爲起點，福建物產的輸出，和外地貨品的輸入，都集中在此地。

上饒到南平

二十日清晨三時半起身，四時半趕到車站，頭班車五時開出，我們坐的二班車五時二十分出發。汽車是對號入座，每車七排，每排五座，（也有每車八排六座），乘足四十八人的，我們來時所乘的車就是這樣。）座位是皮墊，相當舒適，燒的是汽油，車子又新，駕駛員技術好，又負責，速率很快，任何貨車都能超出。是我生平坐到的最好的長途客車。

上饒到南平三一○公里，是一天旅程。里程如下：三四公里至江村，四六公里至鉛山，七七公里至車盤，一二五公里至崇安，一八九公里至建陽，二四一公里至建甌，三一○公里至南平。

汽車出發後，走完了上饒市區，通過了一條很長的木橋，就開始疾駛，天色亦漸漸發白。離市十公里處是蔣幫殘害革命戰士的「上饒集中營」所在地，山上還保存當年蔣幫所築的鐵絲網和營房，綿延到白沙鋪為止，長凡十餘里。

六時二十分到鉛山，植被很低矮，稀生蘿葛。這裏是革命老根據地。鉛山原是山名，在縣西四里處，古代以出產鉛銅著名，現在山已坍毀，鉛礦已無。鉛山前後的公路，雖是在山地中修建的，但甚平坦。向前過了紫溪，即上山爬行，越過很高的紫溪嶺乃下，山巒迷濛，寒氣侵人。過車盤站之後，又上山行，越走越高，路亦曲折盤旋，然而很平坦安穩，一點感不到顛簸。將到分水關時，彎勢忽斂。過了分水關，漸露陽光。我們在十二月二十日回來時，見到關北有積雪冰柱，關南卻沒有，可見地勢和氣候關係之密切。分水關一名大關，爲贛閩兩省的交界處，是入閩的第一關（其他兩關是從江山入浦城的仙霞關，建陽入光澤的杉關），五代時開始設關。現在公路經過的分水關只見一塊木牌，古代的關隘遺址當在附近的驛道之上。公路的線道大體是沿着驛道舊跡修築的，因爲上下山坡須要盤旋曲折方能通車，故不一定要經過關塞。

分水關又是贛閩兩省交界地區的最高處和分水嶺。沿途斷續地可見流入江西境內的溪流。另一邊卻有一溪從分水關流向南平，公路沿着這條溪水向西南而行。這條小溪在分水關下只是涓滴小流，但溪面越走越闊，水也越大，以至於流入大海。

分水關後，因下坡道關係很快的瀉到崇安，時僅九點二十分。乃在此進午飯，從南平開出的客車，亦在此打尖。工人食堂的客飯每客七千元，可供二人食。鹹泡飯二千，肉絲麵二千五。此地產岩茶，有奇種水仙等品，生長在武夷山中，山下設有茶種改良場。武夷岩茶雖非紅茶而是天然的暗紅，香味醇厚，稍次於福建的名茶大紅袍和鐵觀音。

福建省的山有的青綠，有的淡灰，只有崇安以南的武夷山，青綠之中夾有赤紅、黃、赭諸色，而且又有孤立成峯，不相連接，自成各種形態的。這種奇特的山峯，他省只有廣西才有，廣西的山是石灰岩顏色，不及武夷瑰麗，而挺秀變化爲全國之冠。武夷山有三十六峯、三十九泉和九曲溪，景物奇險變幻，爲國內有名的勝境。公路在大王峯山腳經過。山上有沖佑萬年宮，是道院中的有名建築。

崇安之南十餘公里過赤石，爲上饒集中營的革命志士暴動處，中央爲永留紀念起見，已撥款修建。過武夷宮後，經過一橋，即沿溪行，直到建陽。建陽爲專員公署所在地，是沿建溪的政治中心；而建甌則爲商業經營的中心。

武夷之後的建溪江面，由狹而闊，因爲是冬天水枯，隨時得見礁石和卵石，滿佈溪中。建陽而下，見有平底的小木船，用篙撐而不用櫓搖。建甌以下的木船較大，大只比黃浦江的舢板略大。南平之後，則通火船（即汽船）了。

沿途雖多山地，但山勢不高，盆地也較多，便利農耕，故農產豐富，尤其在土改後土地歸農家，農民又組織起來，政府大力扶持，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格外提高了。在浙贛鐵路上見到的農民，衣衫整潔，和他們閒談，今年（按指五二年，下同）田畝豐收，生活好過，農會工作開展，男女老小都上冬學。他們都感謝毛主席領導他們翻了身，過渡好日子。

其實我國任何地區的農民都是勤勞的，就如最高的山地分水關上也都開闢了梯田，從事耕種。

饒稽公路在解放後，路面加寬了，路基加厚了，橋樑堅固了，現在還有成千上萬的道班工人在努力保養，到處都能見到碎石、黃沙、泥漿在鋪填，車行其上，平坦舒適。沿途汽車，來往如梭，是福建省對外交通的大幹線。

建溪（是指分水關到南平的一段而言）兩旁的山勢很陡，雖在隆冬天氣，山色還是青綠，福建的氣候溫和是主要原因，另外一個原因是滿山遍野都是杉松，隙地是小樹雜草，不見一方泥地。

杉木是閩北主要的出產，杉農的數量超過稻農。鋸斷而剝了皮的圓筒，密佈在山腳和岸上，水中也放滿了許多木排。如果在霪雨連綿、山洪暢流的時候，那木材的輸途，更要旺盛。沿溪的鎮市如南雅口、房村口等處，都是大量木材的集散地。

通過諸大運動，這一區域內人民的政治覺悟，也大大提高了。農會和工會的組織，早已在鄉村市鎮中建立起來，全國人民一條心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任何人都在步步走向光明，山地人民，亦不例外。

閩江風物

我們在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時到達南平，又在十二月十日下午乘火船（實即木炭船）從福州再達南平，十一日住了一天。

南平舊名延平，古有「銅延平，鐵邵武」之稱，在建溪、沙溪、富屯溪三水的匯合處。爲閩北水陸交通要道，車輻船集，商業頗盛，多爲批發生意。物產有茶、紙、杉、筍、柴、香菇等物。縣城依山坡建築，房屋都用木建，或高或下，舟中遠望，歷歷如繪。現在南平的街道房屋，正在大加建築，它的前途，亦有無限光明。

南平到福州，是閩江的水路，長凡二百公里，順水輪船一天可到。福州到南平時逆水，須要一天半。我們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南平動身，因爲在上饒未買福州的聯運票，臨時在南平買不到客船票，不得不搭乘福建水運公司的貨船，貨船在每個站口要上貨卸貨，以致遲緩兩小時，到達福州。但貨船上的乘客不多，船頭船尾開敞，較爲自由。

閩江是福建省最大的河流。本支名流所經的地域，幾達全省面積的一半。閩江有北中南三大源：北源是建溪，出楓嶺；中源是富屯溪；南源是沙溪，皆出武夷山脈。三源在南平相會稱爲劍溪。東南流，南納尤溪，入古田縣，北受古田溪，始稱閩江，經閩清縣而流入閩侯縣，即達福州市。

南平到福州的水路可分兩段，以水口爲分界。水口以上一百公里，江狹山高，灘多礁石，形成險灘，水疾如矢，航行最爲危險。水口以下山勢漸低，江面漸闊，礁石雖少，而沙灘卻多，現在淺塞之處，已插上標誌，夜行亦無妨礙。我想閩江中的礁石，如能作有計劃的炸平，使航道加寬加深，對於閩西北的物資交流，當可大有幫助。指路的標誌，如改用鐵製的小型浮筒，夜晚點燈，也可以減少許多人力物力。

閩江的水色如碧青的玻璃，文靜而安逸地向南流着，不急不躁，但是遇到了暗礁，則水面激起各種波紋，如果碰到岩和石礁，則白色的水花飛濺，虎虎作響，輪船亦震動得搖擺不定。兩岸是碧綠的峯巒，遠的淡灰，更遠的與太空混合，重重疊疊，數不盡，看不完，水路在山峽中流轉，亦有峯迴路轉，柳暗花明之感。山上盡是蒼翠而挺直的松杉，有時點綴着幾所茅舍。這秀麗的景色，雖不及陽朔道中的奇特，三峽的偉大，但四百里地的山色水光，仍是國內少見的景色。我國的錦繡河山，祖國的可愛和偉大，到處都能體會得到。江面越下越闊，山亦越遠越老，農田到處，果木成蔭。在甘蔗塘分成兩道；我們從狹小的水道駛進福州市區。

木材是基本建設中的主要材料之一，我國東南部是木材的主要供應地。閩江流域的福建產地是南平、建陽兩專區的尤溪、南平、古田、沙縣、建寧、泰寧、建甌、建陽、水吉、浦城等十縣。採運木材的主要手段有採伐、截筒、運撥、放溪和交貨等一階段。今年閩省的採伐工作是由國營伐木公司統一經營。今年國家爲了保護森林，進行了合理的採伐。同時，爲了改善山區人民的生活，及山區經濟的提高，今年的「山價」（林木價格）已有顯著的提高，每株成材的木料平均約值一萬二千元左右，比過去提高了三、四倍。過去的私商向山區農民「批山」（購買林木）時，明明一片森林有一千株成材的木料，往往只估計爲七、八百株甚至五、六百株，並照這個數目付款給農民，多購下的林木全被從中剝削。現在國營伐木公司向山民收購林木，全是按照實際的株數和按材積大小計價的。這個公平合理的收購制度，同時今年的採伐工作中又取消了封建把頭的剝削制度，在不妨礙農業生產的原則下抽出大批剩餘勞動力，組成伐木小組參加採伐。農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也有了顯著的改善，勞動熱忱加強了。

因而福建的林木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富源，例如以南平縣后溪鄉來說：該鄉有杉林四千七百二十畝，杉木五十萬三千多株，其中樹齡三十年的占百分之[illegible]，二十年到三十年的占百分之[illegible]，十年到二十年的占百分之[illegible]，十年以下的占百分之[illegible]。杉木尾徑已達五寸以上可以採伐的約十六萬株。如以每年砍伐一萬五千株計算，即可採伐三十年以上。今後如果年年採伐，年年造林，每年砍伐一萬五千株，每年插杉一百五十畝，不是可以源源不絕了供應嗎？

爲了防止火災，保護森林，政府正在領導羣衆進行「煉山」做好造林準備。——煉山是在造林前，用燒煉方法清理造林地（俗稱「煉山」），這種方法可使山場整潔、土壤疏鬆、蟲害減少，以利杉苗生長，又可減低造林成本（用人工清理林地，工作很多），但煉山時往往容易引起森林火災，現在福建農林廳已經試驗成功的煉山經驗向全省推廣，以便防止火災，並做好造林準備。

閩江流域山區的物產，除了木材之外，就推水果爲大宗，其中以桔子（福橘）、柑子（四川稱爲廣柑，貴州稱爲黃果，廣東稱爲橙子，上海稱爲廣橘）、青果（橄欖）、甘蔗、苞（文旦）、龍眼（桂圓）等爲大宗。解放後，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之下，大力進行了改良水果的品種和栽培方法。從去年開始，已將最大的柑子運銷到各人民民主國家去，得到了很高的評價，所以福建水果的前途，亦有無窮的希望。

福州、廈門、集美巡禮

陳志良

簡寫福州

【廈門通訊】福州城內多榕樹，故稱爲「榕城」。榕樹是常綠喬木，高達四、五丈，出產在溫暖之地，樹生長極速，樹枝向四方擴張，枝上又生出許多氣根，下垂到地而生根。廣東的榕樹最大，下垂的氣管，粗者數百根，細者上千，枝葉茂密，可蔭千人。我在香港看到的，占地達一二畝之大。福州的榕樹，雖多而不大。榕樹是沒有用處的木料。

福州爲鴉片戰爭後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中英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闢爲租界的五口通商中之一，從前的租界地在城南的南台。百年來的福州人民，外受帝國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各種侵略，內受反動統治的壓榨，吃盡了苦頭。這種苦頭，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福州解放之後，而獲得永遠的解除。福州最熱鬧的路名爲「八一七路」，就是紀念福州解放的日子。

「八一七路」是商業的中心，有寬闊的馬路，高大的建築，殷實的商店。其他街道，亦多手工業作場，往來的顧客，以勞動人民尤其農民居多數。福州的脫胎漆器，以精美絕倫，但亦不貴；藤器竹器，也極精細，都是手工業中的精品，福州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福州的蜜餞和食，花式之多，製法之精，和北京的甜品，可稱國內雙絕，價格低於別處。而食品中的魚丸，頗爲鮮美。糟油是調味佐餐的佳品。稱餛飩爲「扁肉」（四川人稱餛飩爲「抄手」同樣奇特），倏皮鞋皮的機器爲「鑽眯米」[?]，稱飯爲「飫」，頗爲特別。青菜是只吃梗不吃葉，亦與別不同。「肉燕」是將豬肉搗成泥漿，曬乾，成爲宣紙形式，亦是別地所沒有的。筵席中的珍品，如蟳（大形的海蟹）、菜蟳（形似海鰻）、以及海螺等物，此次都有一嚐的機會。福建不產棉花，稻麥花生也很少，故棉紗、布疋、麵粉都仰給外來，價格稍昂。

福建的語言不屬國語系統，最爲難懂，幸國語到處通行，困難不大。

福建的地方戲曲頗爲發達，政府當局亦盡力提倡，並協助藝人改進。現福州市內經常有兩家實驗閩劇團在演出改良的閩劇。十一月初召集本省各地著名的地方戲曲劇團在福州舉行觀摩大會，參加的有福州復興劇團的閩劇「佩世佳人」和「九宮山」、「閩海波濤」，莆田典型劇團的莆仙戲「陳三五娘」和「彩虹萬里」，泉州實驗劇團的木偶戲「潮安州」，以及南江劇團的布袋戲「上五虎」和「少林寺」等。可惜我到得晚了幾天，錯過了欣賞的機會。

榕廈道中

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們分批出發工作，我分派到廈門。福州到廈門的公路長三百公里，長途汽車一天可達。汽車在五時半開行，經過兩頂大橋，便離開了市區。六時十分到了烏龍江，其時載運汽車的輪渡方在江中升火，以致直等到七時半才過江。在此渡江，化費時間最久，且甚危險，如遇大風又要停航。（十二月二日大風停航，我們另一組的兩位同志在汽車上過夜。）所以希望在大建設階段中，在烏龍江造座大橋，以利交通。

烏龍江的彼岸是閩侯縣的峽南村，只有十幾家農民和小店。沿江是一排簇山，公路在平地上疾馳。沿途主要的特產爲一座座的橘林，纍纍的葉子襯着殷紅的橘實，煞是好看。第二季水稻方才收穫，福建大部份水稻是一年雙季，故米糧豐裕。農民割稻時離根留下四五寸，大概是田中水分充足的緣故。現在政府正在大力號召毀滅稻根運動，市郊農民都參加挖稻根，加以燒燬，非但可以消滅越冬害蟲，而且增加了肥料。

在三十四公里處進入山坡，盤旋上行，其時宿雨初晴，路不揚塵，方知昨夜山地降雨，而別處卻沒有。一小時左右出山地後，即見紅磚的樓房，有的三二成羣，有的孤零零立在農田之中。自此以後所過的地方，如涵江鎮、江口鎮等處，這樣的紅色樓房更多，直到莆田縣，磚色殷紅與深灰相間，故顏色鮮明，屋頂兩頭翹中間低，門窗小而少。莆田多華僑，經商發家後多在家鄉建屋，以爲終老之地。同時當地農產豐富，農民亦較富庶。莆田縣的學校很發達，留學生亦很多。

公路兩旁龍眼樹很多，高一丈餘，葉子蒼綠，其時新鮮龍眼已過時。龍眼俗名桂圓，係福建特產，味甘平無毒，主治五臟血氣，醫書上以爲龍眼氣比荔枝更佳，主治安神，開胃益脾。莆田車站旁有出售的龍眼肉與龍眼膏，價格比福州廈門的便宜，另外還有荔枝膏枇杷膏等出售。沿途又多甘蔗，所以莆田是有名的產糖區，興化的火白糖，普遍的在上海銷行。

這條路是沿海岸線向西南走的，所以越走越暖，陽曆十一月的天氣，莆田縣田中的蠶豆已經開了花。涵江以後多高山，郊尾站後的山少樹木，岩石顯露，惠安以後更爲顯著，現在惠安山區已開始封山育林，不久的將來，這裏必定換上青翠的面目。

經過洛陽鎮，是個海邊的口岸，商店很多，又多騎樓。南門外跨洛陽江的大橋，本名萬安橋，俗稱洛陽橋，是宋朝蔡襄（君謨）當泉州太守時所築。地方戲曲中的洛陽橋，即指此橋。按閩雜記云：「橋本名萬安，蔡忠惠襄守泉所築，長三百六十五丈七尺，廣一丈五尺。上爲北中南三亭，公自爲記，勒石橋南。」此橋的確很長，汽車走了三分鐘。橋的兩端各有石人，（據陳萬里的閩南遊記）其中一個石人手中所執的牌上有一「醋」字，即傳說中下海遞書的夏得海。又據濟樂寶[?]云：「泉州北有溪，溪通海，每潮來，人輒病涉。蔡端明君謨守泉，伐石跨溪而橋，自書橋旁石曰「萬安渡橋」。」然蔡公自命爲萬安，而土人以及他方皆以洛陽名。」橋名因江得名，洛陽江亦名洋江，源出惠安縣西南。我們去時江水枯涸見底，來時潮漲，浩蕩一片，建造大橋以利交通，實在是必要的。我們的勞動人民在九百年前已有這樣偉大的橋樑建築，在技術上的成就，是了不起的，然而在封建文人的筆下卻把這一個空前的大工程，完全寫在蔡襄一人名下，對於勞動人民的智慧和血汗卻絕不提起，是太不公平了。又在泉州南門外跨晉江之上所建的大橋（有石雕武士立在橋境），僅次於洛陽橋，相傳是魯班師父爲助造成的。

閩北農民多撐紙傘，閩東的農民則戴笠帽，但在惠安縣前後的男女農民，都用花布包頭，布多紅色，更覺鮮艷。榕廈公路上和廈門的三輪車，是腳踏車旁掛一坐位，既小且低，僅坐一人，不能放物，比上海的簡陋。（未完）

再談「龍城殲霸戰」

「龍城殲霸戰」的內容，前天我已大致地談過。今天，想就這張片子的技巧方面再談談。

導演的手法是高明的。這首先表現於他對題材的處理。如果他與一般打鬥片的導演一樣，把重心放在打鬥場面上，則這張片子最多也只能是第三流的俗片；而且，以這樣簡單的故事，這個戲在三十分鐘內就可以演完。現在他把重點放在槍戰發生之前那一段時間上，一刻緊張過一刻的氣氛，他着重於把握心理上的緊張，而不是場面上的緊張，所以造成了一種真正的緊張。它用了許多俯攝鏡頭，最成功的是在「攝影」上：日午時份，太陽光下的街道，只有加利谷巴一人踽踽獨行。整個小鎮，死寂到好像蒼蠅飛過都可以聽得到。霸氣已經走入小鎮來了，交戰的雙方一步步接近。觀衆看到此時，很少不屏息靜氣的。死寂的車站和死靜的鐵路先後地重現，也加重了這種氣氛。

這張片子，外景內景都很簡單，角色選擇也相當精當，而處理得很緊湊，剪接也很乾淨，沒有拖泥帶水的地方。它花的本錢不多，而戲劇效果卻不小。

這張片子的音樂效果很好，作爲基調的，是從字幕一出現就響起來的那支粗獷、單調、而又充滿原始的野性和饑渴的歌，和那沉重的、焦煩的時鐘的的答答。它們都很有迫人的、挑撥的力量。

導演幾乎完全沒有叫那幾個惡霸講話，而只讓他們用眼裏的兇光，用沉默的喝酒，用焦躁的等待，用酒巴裏居民的畏懼去表現他們。這樣的處理，自也高人一等。

而片中的兩個女人，在造型上是相當成功的；而且因爲她們有了對照的作用，就更能給人深刻的印象。扮演加利谷巴太太的葛利絲姬莉是一個賢妻良母型的女人，她嬌小、怕事、純潔，正如她的一身白色的衣服一樣。演情婦的凱蒂朱烈度則是另一種人物，在她身上，充滿了吉卜賽式的情慾，無論是愛是恨，都是熱烈的，形諸顏色的，斬釘截鐵的。她穿得像一條蛇，有誘惑，但是也有毒。演安達信的譚馬士米曹，究竟是老練的演員，自然有他的一手。他在教堂那一場演得最好，導演的處理也聰明。當他在講那番大道理時，誰不以爲他一定主張大家去幫加利谷巴的忙，去共同對付惡霸？但到了後來，觀衆才知道滿不是那麼一回事，原來他也勸加利谷巴離開，免得大家麻煩。這等於是一篇文章裏的一轉，叫觀衆得到一種意外的滿足。

在技巧上，這張片子用的是短篇小說的手法，它簡單緊湊，而人物又特別凸出，因此也特別生動。

楊樺

睇波的煩惱

賭波與賭馬

波青

在香港，足球運動可被列爲「娛樂」之一類，和跑馬沒有兩樣，具有相等的號召力。馬場有人在下注，球場有人在打賭。馬迷與球迷，好像是分不開的。遇到週末有大賽馬和大場波同時舉行的時候，那就齊了「迷」的人便會感到分身無術，常常在快活谷與香港會之間打轉。

其實足球雖被視爲「娛樂」之一類，要享受這一份「娛樂」的人卻並不容易。除了「水門水」的「水波」要「摃人嚟睇」之外，逢有大場波打，便得起碼在上兩三個鐘頭以上的時間去排長龍。球迷們冒風吹、日曬、雨淋，打尖之苦，付出這麼大的代價，目的無非想過過眼癮。然而，挨近了苦頭，能否得償所願卻絲毫沒有保證。

看一場好的電影，今天買不到票，還可以等待明天，後天，甚至一個禮拜；看一場大波就只有一次的機會，過後難逢。球迷不是拿不出錢來購票，而是有錢購不到票。有錢萬事足，在打波這種場合裏有時也可能行不通。

爲王與爲寇

因此，大場波舉行之日，球迷們便得碰自己的運氣，僥倖輪到票的人，便得佔有一席之地，高據看台，吃其兩毫錢威脆花生，從乙組開場看到甲組打烊，還可以大談波經，評長論短；或各爲其自己愛好的球隊而捧場。那輪不到票而被摒諸門外的人，既不願落草爲寇（爬越籬而入），最後一着，只好上山爲王（爬上山頂做高等球迷）。

香港體育運動靠了足球「發家」，足球比賽的收入無疑是佔了各種球類比賽的最大多數。足球季由每年九月開始到翌年四月止，一共是八個月。換句話說，每年除了四個月是「球場荒草」期間之外，八個月綿長的足球季，每一個禮拜的「週末」兩天，單是甲組波就有五場至七場的比賽；這等於說明了八個月之內天天在賽足球。普通比賽（如聯賽、特別銀牌賽、督憲盃賽、國際盃賽、勝利盃賽）門票定價分二元四角與一元二角兩種，特別比賽（外地球隊；如瑞典荷辛堡、奧地利速斯隊）門票定價分十元、六元、三元半三種。經常的比賽收入，除了場租（百分十五）、捐稅（百分之二十）、雜用與比賽隊的分賬之外，（主場隊佔百分六十），足球總會佔百分之五，這筆「進益」依然大有可觀。

班裏無人買票難

到現在爲止，香港沒有一個比較像樣、可以容納較多觀衆的運動場；更不會想到怎樣去替球迷解決輪票的麻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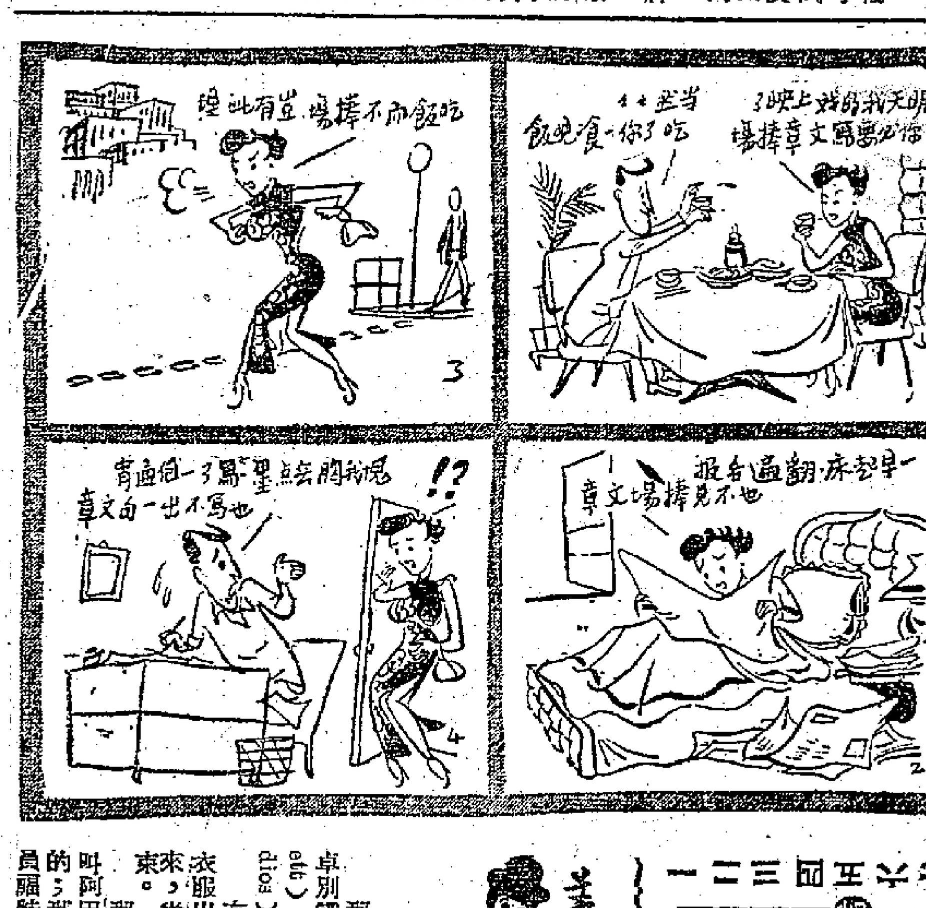
還有大場波舉行時，足總雖然有門票預售。但，能夠購買預售票的只限於某些「有資格」的人。據我所知：香港會場共有一萬四千個座位，海軍球場七千個（嘉山球場在修建中），掃桿埔球場六千個（警察球場因中止蓋棚，本屆不設門票）。大場波的預售票額規定是：香港會場三千張，海軍球場與掃桿埔場各二千張。分配額規定兩個比賽隊各佔三份一，其餘三份一甲組球隊各佔五十張，乙組球隊各佔二十張。此外，如有剩餘，便撥歸主場隊或作其他的分配（球隊中的其他陸、海、空軍及聖約瑟，警察等隊多數是不領預售票的）。這些領到預售票的團體或個人，自然有他們贊貸的用途。譬如球隊，班主有權支配一切，喜歡給他所喜愛的大牌球員；譬如個人，自然會顧到自己的親友。肥水不流別人田。總之，朝裏有人好做官，你沒有親戚朋友做班主，你不認識足總的執委，想購一張預售票，簡直無路可走。

少數人的王國

足總不肯普遍設預售票，據說是爲了杜絕「黑市」；但「黑市」卻並不因此而杜絕。灣仔××俱樂部，電車總站附近，九龍××酒店茶室與及球場四週，當大場波比賽之前，就可能發現有人鬼鬼祟祟（甚至公然）在那裏兜售黑市門票。許多不願意排長龍輪票或臨時輪不到票的人，便只有忍痛付出更高的代價去找黑市交易。造成「香港足球王國」的，不是極少數特殊人物，而是大多數的無名觀衆。有特殊權利購買預售票的人，卻不是看大場波的大多數的無名觀衆。

白小姐

五七：所託非人



「優名」的今昔（上）

紅倌人

紅船掌故

紅船子弟在戲班裏所用的的名字，一般來說，是和他們的真姓名不同的。他們在戲班裏所用的名字，便是這裏所說的「優名」。

做戲的人有優名，是自古已然的，不獨紅船子弟如此。如果考據起來，可以說是始自唐莊宗。五代史本紀載：「莊宗好俳優，能度曲，自傅粉墨，別爲優名，曰李天下，後之俳優遂多有優名。」

過去紅船子弟的優名，大別之不外以下的幾種：一是象徵古人的，一是象徵美麗的，一是表彰專長的技術的，一是拿地名來表彰的。此外，還有些是拿自己面貌的特徵來定的，有些是冠以滑稽的形容詞。下面舉幾個例，以見一斑：

過去有許多花旦，他們的優名都是象徵古代美人的：例如西施炳、貴妃文、小喬文，嫦娥英等都是。

許多小武，他們的優名是象徵古代的英雄的：例如平貴昭、周瑜利、趙雲蘇、周倉錦、白玉堂、黃飛虎等都是。

公腳們卻喜歡拿古代的名臣來做他們的優名，如子牙鎮、東坡安等都是。

象徵古代奸雄的也有，如曹操南。曹操南是大花面，大花面所演的角式，以大奸大惡的人物爲多。

但丑角們便不同了，他們都喜歡冠以滑稽的形容詞，例如生鬼容、鬼馬元、鬼馬三、貌絲蘇、機器南、神經六、生蛇仔、蛇公禮、水蛇容、蛇仔秋之類都是。

花旦則喜歡用美麗的形容詞冠在優名之上，如肖麗湘、肖麗章、丁香耀、牡丹蘇、仙花法、桂花勳、芳艷芬等都是。以藝術特長的來冠在名字上的如紫珊勝、子喉七是。

象棋集趣

「少林寺」的棋局（九）

聞友

從來的名手對局，大約至多也不過下百多着棋，而這局卻下到二百卅二着，紅方還沒有適當的殺局，這是此局特點之一。雙方進守極謹慎，這是特點之二。着法太長，看棋的人厭倦，就是抄棋的也厭煩透了，這是特點之三。有此原因，才顯得「少林寺」的本領不凡吧。

從前有人說：「山中方一局，世上幾千年」，可見下棋大概是時間愈長愈多才好，于不過這卻會減少旁觀者的興趣。好在這種局法分開來刊，也可以分段來研究，尚不至於毫無趣味。在中變裏，在幾局裏，都有很微妙的着法，耐人尋味。（接昨圖紅先）

馬一下二	馬六下八	馬二上四	象五下三
砲一平五	將五平六	砲五上一	馬八進六
馬四進三	將六上一	砲五平四	砲四上三
兵五平六	馬六上四	兵六平五	象三上五
兵五平四	士五上六	砲四上二	馬四下五
馬三上二	將六平五	砲四平一	象五下七
馬二下三	將五平四	砲一下三	將四下一
馬三下五	象七上五	馬五上七	將五平六
砲一平五	將五平六	馬七下九	士四下五
馬九下八	將六平五	馬八下六	（紅勝）

「駐」黑子失砲缺士棄權作負。

（「少林寺」對局二百七十一着終局圖）

新謎語

右邊是個大傻瓜

左邊是個輕挑子

狗兒在一旁直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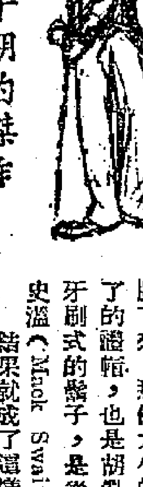
估一半還說有理

猜走獸名二，謎底在「小說天地」

差利外傳

佚雁

八、早期的傑作



那是一九一四年。那一年，差利．卓別靈正在瑪克．孫奈特（Mack Sennett）的基士頓製片廠（Keystone Studios）拍戲。

有個場合，孫奈特要他穿一身古怪衣服出場，差利到處找來找去，打扮出來，從此就成爲喜劇史上最出名的裝束。

那條大得荒唐的褲子，是他向一個叫阿巴克（Arbuckle）的肥佬演員借來的；那雙大皮鞋，又是向另一個丑角演員福特．史特林（Ford Sterling）借的，皮鞋太大，只好左右反穿，才不會脫下來；那件太小的上衣，那頂也太小了的禮帽，也是胡亂張羅來的；那一撮牙刷式的鬍子，是從他一個同事瑪克．史溫（Mack Swain）唇上剪下來的。

結果就成了這樣「一套不合乎任何時裝式樣、不合乎任何時代風氣的裝束。」

有個英國批評家說：「他是全世界找錢吃飯人物的典型肖像，那頂小禮帽和那根手杖彷彿是斯文氣派的象徵，給這幅肖像加上了一筆諷嘲的情趣。」

說「差利」這人物的形相是偶然弄出來的，固然可以，其實說它是卓別靈從生活中信手拈來的，似乎還更貼切些。

這個人物是他這身打扮，雖是簡簡單單，卻已包含了卓別靈童年的豐富經驗。

從開始起，他在銀幕就代表着一切在艱苦中謀生的小人物。

從開始起，這小流浪人就跟他那個表面文明的社會合不來，正好像差利．卓別靈跟他的世界不調合一樣。

「差利」是個有趣的人物。他有他的怪癖，你只看他那一身破破爛爛的斯文氣派，就會覺得此人大有來頭。他的一舉一動，一揮手，一彈指，刷刷衣服，刷刷手指，吃完一頓粗湯剩飯還要斯斯文文地在水裏洗洗手指，這一切動作裏就不知壓抑了多少憤懣，多少深切的冷嘲熱諷啊！

差利．卓別靈在電影藝術上有過無數的貢獻，要明白他的貢獻是什麼，最好的辦法是來看看他自己的許多作品。（五七）

餘茶

人閒

以舊迎新

珍妮被送到一間大學裏去住校，三個月後，她的父母接到珍妮來的一封信，內面說：「快寄五百元來，供添購新的晚禮服之用；我和吉美已跳過六次舞，每次都穿那一件禮服；這個週末我們又約好了，必須換一件衣服才行。」父親回了珍妮一封信，裏面只簡單地說：「穿同一件衣服，換一個男朋友好了」。

針鋒相對

一隻走私的船隻給緝私員查到了。船長問緝私員道：「假使我在你的每一隻眼睛上貼上一張一百元面額的美鈔，你還能夠看見東西嗎？」那知緝私員回答說：「我當然不會看見了，不過假使我的唇上再來一張的話，那麼，我就連話都不會說了。」

急不及待

一位女太太第一次坐飛機，覺得很新奇，便問機上職員道：「請你告訴我，飛機與輪船最主要的不同之處在那裏？」那個職員想了一想之後說：「最大的不同是：輪船的機器壞了，可以停下來等別的船來援救，如果飛機的機器發生了毛病，我們連等都不必等了。」

太平山方物志

三月的樹

翁村

三月的香港，已經是看花的季節。但除了看花之外，我覺得在初春的香港還有一種美麗的東西可看，那便是郊外，山上，路旁，以及你的園子（如果你是一個這樣有福氣的人）裏的各種樹木的新葉和嫩芽。

在國內，我們見慣了樹木在秋天開始落葉。立秋一過，梧桐樹首先飄下它的第一張落葉。隨着無情的西風和霜氣，各種樹木的葉子都開始由綠變黃，紛紛下墮。深秋在北京西山，或是杭州西湖上的靈隱，我們這時便可以見到終日滿天落葉飛舞的勝景。於是到了冬天，除了松柏一類的常綠植物以外，所有的樹枝差不多都是光禿禿的了。

但在香港卻不是這樣。香港的樹，秋天並不落葉，整個冬天也能保持它們的葉子，甚至並不變黃。但是春天一到，就在現在這樣二月尾三月初的時候，常常一棵樹在一夜之間就會落光了全樹的葉子。它們可說不是落葉而是換葉。因為這種變化乃是由於內在的要求：春天到了，新葉已經準備好了一切，急於要鑽出來，於是已經盡了責任的隔年舊葉就毫不躊躇的將它們的地位讓給新的一代了。

三月的香港天氣，是最多變的，不僅氣溫冷熱不定，就是晴雨也沒有把握，從前人稱這樣的天氣為「養花天」，在香港這時即可以說是「換葉天」，因為一棵在前幾天剛落光了葉子的大樹，你只要三四天不曾留意它，經過夜來一場細雨以及早上一場太陽之後，光禿的樹枝已經又綴滿新葉的嫩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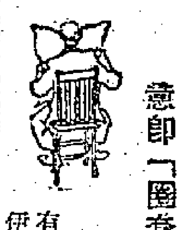
新茁出來的嫩葉芽苞，除了最常見的嫩綠色的以外，有的更是粉紅和淡黃的，一眼看來幾乎以為是開了花。它們變化得很快，太陽一晒，昨天還是空疏的枝頭，今天已經是一片新綠了。映着陽光，這種嫩葉全然是透明的。

就是路邊的老榕樹，它們是終年常綠的，也在這時開始換上它們的新裝，它們是逐漸換的，落了一批舊葉才換上一批新葉，因此在你不知不覺之間，它們已經全部煥然一新了。

芝加哥的商業區

章大章

整個芝加哥市區，簡直像一個棋盤格子，密歇根大街上豎立許多摩天大樓，其附近一帶是芝加哥的商業中心圈，一般人都稱之為Loop，意即「圈套」——套在顧客頭上。



美國第二大城市

一百二十二年前，芝加哥原是小小的移民區，只有一百個左右的居民，住在最簡陋的木屋裏面。自從伊利諾斯和密歇根河開通以後，水道直通大西洋，許多鐵道也建築起來，它就變成為全美國交通的中心。可是百餘年前繁茂的芝加哥的貧民區，在世界各大城市中是最大最著名。

就經濟地位來說，這個伊利諾斯州的首邑芝加哥，是美國的第二大都市。它就靠着芝加哥河，在密歇根湖的南端，周圍有着大片的森林地帶以及本是湖灘的許多土地。一八七一年一場慘烈的大火，把當時擁有居民七萬七千人的芝加哥完全毀滅，起火原因，是貧民區裏所燃點的油燈，翻倒在稻草上。可是大火後復興的芝加哥，貧民區更多更廣，面積達十五平方哩了。

叫商業區為「圈套」

整個芝加哥市區，簡直像一個棋盤格子，國家街從密歇根湖濱直穿到另一端，把整個芝加哥市劃分為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四大區。東南和西南兩區是商業繁盛地帶。

芝加哥的湖濱區是美麗的，這裏有高速汽車道的來去兩路分開，每邊五六條車道，以高速率行駛汽車並行，飛馳着，而公園、博物館、俱樂部則分佈在湖濱各處。密歇根大街上豎立許多摩天大樓，其附近一帶是芝加哥的商業中心區，一般人都稱之為Loop，意即「圈套」。套在顧客頭上。靠近密歇根大街的東南部一帶是芝加哥的中心，芝加哥河在這裏流成圓形，北流圈裏是商業繁盛地帶，而成一商曲。在東面，這條大街切近湖旁的大公園，而其南，就是羅斯福道了。

世界上最大的糧食投機市場

這一帶的街道好像狹窄的峽谷，上面行駛着高架鐵道，在一層樓與三層樓之間，佔據着街道的整個面積。所有大銀行、信託公司及政府辦公處都集中在這裏。公立圖書館和收藏着珍貴的世界名畫的藝術館，都是宏麗的建築。觀特街和類隣劉街上分佈着百貨大公司，倫道夫街是電影院、咖啡店、酒吧間的集中地。梅迪遜街上的高房子是佔着芝加哥出版界獨佔地位的「芝加哥論壇報」的所在。

這一帶的南端有一所五百呎的巨廈，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投機市場。屋頂上裝飾着三十呎高的希臘神話中保護農業的女神造美特的雕像。這是一個鮮明的諷刺，壟斷的糧食市場是搾取和摧毀農業，而不是保護和發展農業的。照糧食市場的行情，一磅小麥，農民只到手二分錢，而一磅麵包要賣一角四分錢；這個鉅大的差額，其中大部份到富豪的腰包。如果糧價格猛烈下瀉，富豪就會把價格下跌的糧食付諸一炬，以便哄抬糧價，賺取高額的「合法利潤」。

史蒂文旅社

密歇根大街上還有一所史蒂文旅社，這是一座三十餘層樓的建築，佔地極廣，擁有五千間房間，在外面懸掛着一塊極大的廣告牌，上面寫着「世界上最大的旅館」。旅館的大櫥窗裏陳列着各種形式和各種大小尺寸的報紙，其中有幾份——日期還是上世紀的，然而報頭都是「芝加哥論壇報」。原來史蒂文旅社是麥考密克手下黨徒發號施令的地方，這些黨徒以史蒂文旅社為根據，幹着暗殺勾當。

中國棺槨和無常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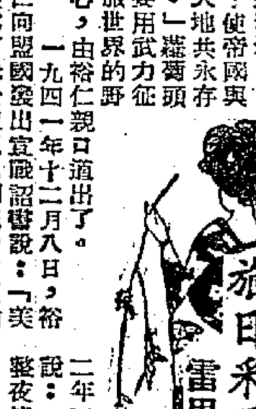
芝加哥共有四個大公園，以各任總統的姓名來命名——林肯、格蘭脫、華盛頓和傑克遜。格蘭脫公園也稱中央公園，裏面有一處白金漢噴泉，噴水高度可達九十餘呎。一到夏天晚上，有五彩燈光，極為美麗。林肯公園在湖濱「Loop」以北，裏面陳列有自然史研究所，還有科學博物館，博物館的二樓有古中國陳列室。不少我們祖國宮殿中的珍貴寶物，不知怎麼的到這裏來，許多中國著名的寶塔、甚至棺槨，都一一排列起來；還有了碩大的祖國廟內的各種菩薩，如象舞台上和京劇的布景等，都佈置得似的，是一樣。都最無聊的是有些中國的「一見生財」的無常鬼也搬到這裏來，人財「長命富貴」「滿月」的時候金鎖片，也在這裏陳列，他們大中國人民的高貴文化。他們那裏會認識「Loop」以北呢？

芝加哥以外，沿着密歇根湖畔，是芝加哥的黃金海岸，這裏是有錢人的住宅區。明天再談芝加哥大盜和貧民窟。

旅日采風錄

雷思恩

新加坡淪陷時



一九三三年三月廿七日裕仁發出了日本退出國聯的詔書說：「現在，滿洲國已於最近建立，我們帝國認為尊重這新國家的獨立和促進其健全發展是極重要的，俾除遠東的禍惡之源，得以持久和平由此而建立……」他侵佔我國東北，說說這是建立持久和平。

一九三九年九月廿七日，日德意法西斯訂立三國同盟後，裕仁發出詔書如下：「我們帝國的光榮創建人和我帝國祖先留給我們的偉大訓諭，是我們的大義，應向四方撒播，世界應在一個屋頂之下統一起來。這是我們日夜所致力謀以達成者……使帝國與天地共永存。」

「羅馬頭」要用武力征服世界的野心，由裕仁親口道出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裕仁向盟國發出宣戰詔書說：「美英為了急於實現他們統治遠東的無節制的野心，支撐重慶政權，由是而增重遠東的混亂。除起用武力粉碎道途上一切障礙外，已無他途可循」。

戰局逆轉後，他努力向人民打氣，鼓勵戰爭生產，支持前方。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廿六日他在國會開幕席上宣讀詔書說：「代表我們的戰士，在數千里外奮勇戰鬥，備受寒冷，不怕酷熱，他們的軍事榮譽因此進一步增加，他們為國的前方戰士，大家一同參加生產，努力生產，我們的臣民正我們與盟友（作者按：指希特勒與義國墨索里尼）間的連繫也因而增強，我們在東亞的偉大任務，正在完成過程中。我們對此至感興奮。」

他又道：「我熱望全國人民明白戰爭的真實意義，迅速達到聖戰目標。」

裕仁不但用口說，而且親身行動來支持侵略戰爭。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東京電台廣播說：「陛下忽赴伊勢神社，參拜皇祖，對皇軍的成就，表示感激。」

這個伊勢神社，是五千多個神道教神社中最重要的一個，是供奉「天照皇大神」或稱太陽神的，在每次「聖戰」的大勝利後「天皇」親身或派遣皇使前往謝恩。從前被俄的滿清和帝俄的大砲，就安放在這神社為祭品。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東京電台廣播說：「天皇陛下，昨夜在皇居中整夜沒睡，焦急地等候關於進攻新加坡皇軍戰況最新報告。記得陛下於一九二一年為皇太子的時候，在訪英途中，會訪問了這個英國堡壘。」

新加坡陷落之後，東京電台又廣播說：「天皇陛下，今日出現於俯視宮城前廣場的二重橋上，接受其臣民慶祝新加坡陷落的『萬歲』歡呼。陛下穿着軍服，騎在他的愛馬上，數次向下面的人民舉手示意。」

裕仁對侵略戰爭的熱心與濃厚的興趣，從這裏就可清楚看到。（「天皇」之十三）

大公園

早點　老編

舉例說明

英文化委會辯論「人受人事抑受物所影響較強」。舉例以明之：聽書本話的人甚少，聽老婆話的人卻多得很。

才力誤用

三個男子潛入兵營，偷去四十八個高度爆炸力的砲彈，被拘受罰。

如果他們去當兵，做後勤工作，卻有受獎的希望。

婚俗獵奇

伊人

★今日在法國、意大利、和保加利亞等國家，新娘戴上裝飾美麗的面紗。這種面紗，從花冠一直吊到腳跟上。據說從前是用厚的衣物把新娘從頭到腳包裹起來，說是不讓惡魔看見，使新娘得到安全哩。

★印度人的婚禮，在男女家分別舉行，然後把新娘送到男家。同時男客把預備的火燃燒起來，據說，這樣可以驅逐邪魔。之後，雙方主客坐下來宴飲。

★西藏的新郎要用牛油塗擦新娘的面部。

★南洋英屬東加島土人的婚禮，新娘給披單，包裹着，另給一個枕頭，叫她躺下來作睡狀，讓新郎扛回他家裏。新郎把新娘帶回後，立刻加入宴會，有音樂和跳舞，新娘在婚禮中，並不露面。

★在英國，有幾種從前流行而今日已漸歸淘汰的結婚儀式，如向新夫婦撒米，今已不再看見；拋擲花紙，也許多教堂所禁止；宴飲由於食物的實行配給也少了。此外把一隻舊鞋子，緊在出嫁新娘坐車上的習俗，還有殘餘。

★北非摩洛哥有錢人家的婚禮週內，每晚宴會，凡是參加的客人，必先把鞋子除去，然後進入屋內。主人例有烤羊肉、什錦糕餅，讓戚友大嚼一餐。但是男女各別，不在一起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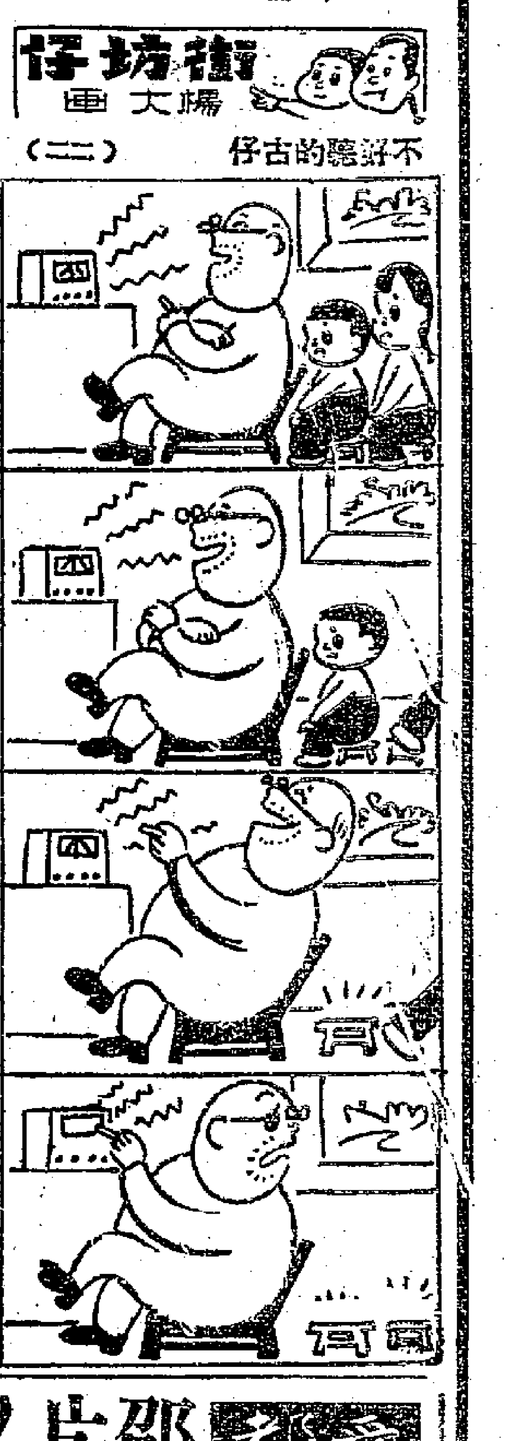
★挪威人的婚禮招待會上，客人要把錢幣放在結婚蛋糕上面。西班牙人結婚用的是麵餅，每個客人應在餅上面割上一刀。那些和新娘跳舞的，則多割上幾刀。

★德國有個鄉村，在結婚前夕，要把一隻內有銀幣特製的餅送給那最老的人，這還是敬老的意思。

街坊仔

楊大畫

（二）不好聽的古仔



窗花和花樣子

王樹村

窗花，通常是以我國人最喜歡用的大紅紙剪成或刻成的；花樣子，一般是用白粉紙（南粉連）製成。花樣子適合於婦女衣飾上的需要，如做鞋、做枕頭、做腰帶、做錢袋等，它的用處較大，因此，在北京城裏的廟會或北京郊區農村的集市裏，平素賣花樣子的較多。至於窗花，只有在每年春節的時候，才出現於賣花樣子商販的花盒裏面。

窗花是我國農民在耕、織餘閒的時間，創作出來的藝術品。它的內容，在從前大都是象徵吉祥、富貴、子孫興旺等，也有很多是農民最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如豢豬、飼雞、養鴨、餵馬等。

花樣子，多半是魚、蟲、瓶、花一類為一般婦女所喜愛的東西。它那圖案化的渦狀線的變化，有些像六朝、唐、宋「瓦當」的紋樣，其圖樣簡潔、樸素、完整、豐滿，具有我國民族圖案的特色。

目前，在北京做窗花和花樣子的專業藝人，只有劉成林、田長祥等幾個人了。他們都是專營此業二十多年的老藝人。據他們說：創作窗花和花樣子，主要在於用心，要用心觀察事物，平常看到了花、草、動物等，仔細揣摩它們的形象，然後再在紙上描畫它們的形象；多畫多練，熟能生巧，慢慢地就可以得心應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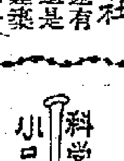
關於窗花和花樣子目前的銷路，據老藝人們談：每逢新年、春節，農民都要買上許多新年畫。同時也要買些窗花，貼到那新換的雪白的窗紙上。不過，「財神叫門」、「金錢元寶」等老一套的窗花沒人要了，大家歡迎的是努力生產、學習文化等新內容的窗花了。至於花樣子，還銷不過窗花，這主要因為農村婦女在生產勞動之外，還要參加文化學習或社會活動，大家描花刺綉的時間沒那麼多了。不過，老藝人們對花樣子的銷路問題，還是有信心的。他們說：等他們生產搞好了，文化學好了，自然還需要更多的新的花樣子。

四年來，隨着祖國經濟建設和文化的發展，窗花和花樣子這種民間藝術，也在逐漸地改變它的花樣。

花樣子

水晶宮

龔



科學小品

科學的進展，使人類有了一種新式的玻璃房子居住了。這種玻璃和普通玻璃不一樣，這是一種專為建築房子用的玻璃磚。寒冷不能透過這種玻璃磚，從房外看不見房裏，正面很光滑，反面有線紋，陽光卻能透過這種玻璃磚進房子中。玻璃磚很厚，並且由於玻璃上有線紋，所以陽光就變得更柔和了。這種玻璃磚的性質像鋼鐵一般的堅硬，又不怕高熱和嚴寒，所以作樑和牆都不會折斷，作暖氣包也不會燒炸。這樣的玻璃房子就像童話中的水晶宮一樣，既明亮又暖和，這不但是一種舒適的住宅，而且拿玻璃磚修工廠的廠房、儲放食品的倉庫、醫院、診療所、實驗室等，也都非常適宜。據悉，蘇聯已在建築中。

旅華廿五年回憶

朝鮮見聞錄

四月廿四日，上海寄來的報紙，登載着在朝鮮的戰俘對英文「上海新聞」的圖片，還登載着他們所寫的家信。那些家信雖然簡單，時常有文法錯誤，但都熱烈的表示他們渴望和平，以便與家人重聚；他們深恨這一場軍事冒險，並且對於所受到的優渥待遇深深感激。

我到上海工作後的第一個休假便是旅行朝鮮，搭乘的是一艘日本貨船，乘客寥寥無幾。大副能說幾句英文，除了負責航行外，還有一種嗜好：愛種盆景。他的和服經常滑下肩膀，只露一件背心，拿着樹根樹枝，全神貫注，這裏割一塊，那裏剪一段；因此，大家極少交談。臨下船時，他介紹了幾家漢城日本旅館，我們住在光蹈——地名，我不知道現在是什麼名字了——的溫泉旁，仔細參觀了那地方。

帝國主義統治方式引起了我的興趣——由於所見所聞不多，到朝鮮後，對此事便更加注意。日本人住在極為精美的小房子裏，生活當然也很為優越。我在光蹈旅館所看到的朝鮮小孩，即時常受到日本老闆的毆打，連眼都不敢眨一下。在他的眼睛裏，誰也看得出是充滿了憤怒之火。朝鮮教師當時的月薪不過是十四元，而日本教務長卻拿到西百元一月。

在漢城也看到了無數朝鮮地主，日本人的朝鮮走卒，以及為求日本人寵眷而阿諛逢迎的人。但在郊外，農民的茅舍卻破敗不堪，患有大肚痞症的兒童們無精打采地蜷縮在門口。鐵路沿線則是絡繹不斷的朝鮮腳夫來往運貨，日本監工手持皮鞭威風凜凜地四週巡視，什麼時候高興或是不高興了，「刷」地就是一鞭子。

這是一個在沉默中革命的國家，等待着時機的到來……日本人也加緊他們的思想教育，將許多朝鮮青年送往日本攻讀，學好軍國主義思想。他們回國後比日本人還要暴戾。各地都有教堂，人民很喜歡作禮拜，因為唯有如此才有一齊集會的可能。有一位美國天主教神父與我們結伴旅行，他還以為日本人很「開明」，從不阻止他給兒童行洗禮或是埋葬死屍。青年人的感觸就不同，時常因為生活過得窒息，想着潛逃往上海。日本人還是作威作福地橫行，凡是朝鮮人路過日本崗哨時，都要深深鞠躬致敬。這是一個沒有歡樂的國家，這就決定了有朝一日必有驚天動地的變更。我在那裏雖然時間不多，印象已是如此。若是多停留下去，心中的鉛塊也會使我從此失掉笑容。

朝鮮山河錦繡，北方尤其迷人，但現在已陷入硝烟砲火中。有很多墳塚，有先知先覺早已挺身而戰的人的墳墓，也有守舊不變曲意迎敵的人的墳墓，有英雄的墳墓，也有賣國賊的墳墓；有手無寸鐵的婦孺的墳墓，也有日本軍人的墳墓，而且還有美國軍人的墳墓……（五七）

太平水齋樂府

王箏

花心動（元宵）

春入香江，木棉花，枝頭倚風微笑。霧重寒輕，烟深雨潤，今歲春來偏早。太平山下樓臺影，參差浸，碧痕波渺。幕天遠，繁星萬點，是誰移到。不盡人間歡笑。看舞會珠鈿，古今同跳（註）。大馬當時，桃李爭春，做弄「一緯頭」多少。可憐板屋柴門客，愁生計，艱難昏曉。一般過元宵，兩般情調。

【註】化裝舞會於時舉行，楊太真與八哥奕同時跳舞。

皇后樂宮　今天五場　電話：華南　長卡通片
小飛俠　特藝七彩　和路迪斯尼代表作　PETER PAN
「好過仙奇」「履絲！」「逗！勝雲七傳！」「姑友」
海攝賊獨遊術女鎖霧雲依小飛仙　七彩

利舞台　大世界
即日最後聯映　環球公司歌舞華巨片
特藝七彩　懷春乳燕　琵芭羅麗主演
下期聯映環球海戰巨片　海宮艷盜　七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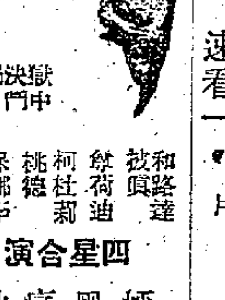
娛樂　大華　璇宮
連日滿　狂日映　即仍
聯美公司張門俠武鏡頭巨片
榮膺去年最佳影片
龍城　殲霸戰
賈利谷巴　大明星　主角　鼓雷鳴
近紐約影評協會選為去年最佳影片
立遺囑　備死戰！　憑雙槍　獨戰羣雄！

下期三院聯映香艷肉感巨片　火山慾燄

高陞大戲園　（電話）27139　大五福　本港台尾
今晚起　李少蓀　原意劇　文芸演
斷雨零雲　又一春
明日場天　台柱主演　五福齊來
錦繡家　改日戲
今日場映　石燕子　紅綠林俠

廣都　即日獨家四場仍映
白光　歐陽莎菲　雨大主星
新西廂記
推陳出新・不同凡響
堂皇華麗・香艷熱鬧
連日滿　多盛　一時極

普慶　票房五七二七六
金鳳屏班
任劍輝　芳艷芬　白雪仙　歐陽儉　白龍珠　陳好逑　麥炳榮
最後一台名劇　明天日場台柱主演　艷海棠紅
今晚第三部史記　燕歸來
一年一度　唐滌生編
今天放映歐語巨片　九州兒　月照

平安　京華
今天最後四場
美梅司寄會公司出品　黑社會巨片！
暗無天日
曲折緊張

四星合演
淋漓痛快　黑幕抨擊

真光
新訂座價：前座七毫　後座一元　超等二元
即日最後
邵氏片廠華巨獻
紅玫瑰　李麗華主演
連日滿座　盛況空前　如未看　速看
明天選映　華納歌舞七彩巨片
一代伶王

國泰
每天四場　場場滿瀉　好戲睇場　要預先買票
全部鮮艷七彩　蘇聯大馬戲團
百戲雜陳・萬花齊放・驚人絕技・不可思議
預沽各天座票　全部國語說明
春節每日加早場　一律收費
今天十時半映　高爾基的我的童年
十二時半映彩色片　中國雜技團
明天十時半映　仙履奇緣
十二時半映彩色片　中國雜技團

景星　廣都
邵氏片廠又一榮譽鉅獻
後天提前獻映
五日加入聯映
密切注意兩院映期
閨房樂
嚴俊　替太太抱小孩子面目尷尬的
周曼華　家無女傭迫得暫充灶下婢的
出場序：侯景夫　楊志卿　尤光照　劉琦　嚴俊　龔萍　周曼華　蔣光超
屠光啟導演
請教烹飪大全　難為主婦　大排百蛋盛宴　笑煞嘉賓

題現家生幽風大劇　材實庭活默趣喜

半山公寓
清潔高尚　舒適完備
羅便臣道七十五號　干德道五十四號
電話：三六二二六

樂聲
今天最後獻映
特藝七彩　士高利　夫頓韋柏　時出品
樂韻振軍威　MARCHING ALONG
明天共公歌舞肉感巨片　巴黎春夜

東方
連日狂滿　今天火日定座
派拉蒙歡劇烈巨片　英星彼哈　杜雅路　主演
特藝七彩　寶島恩仇　CARIBBEAN GOLD
今早十二點半三大名片　四毫起碼
金家　巴原著
張瑛　紫羅蓮　黃曼梨

快樂
連日滿座　今天最後
法國出品　神秘美感　香艷巨片
慾燄春情
春情裸舞　曲線畢呈　纖毫畢現　一覽無遺
下期映　兒女經

仙樂
港九最後五場
美高梅王古裝片　大壯美英雄人名
伊利莎白泰來　羅拔泰萊　鍾芳婷
三大巨星主演
劫後英雄傳　IVANHO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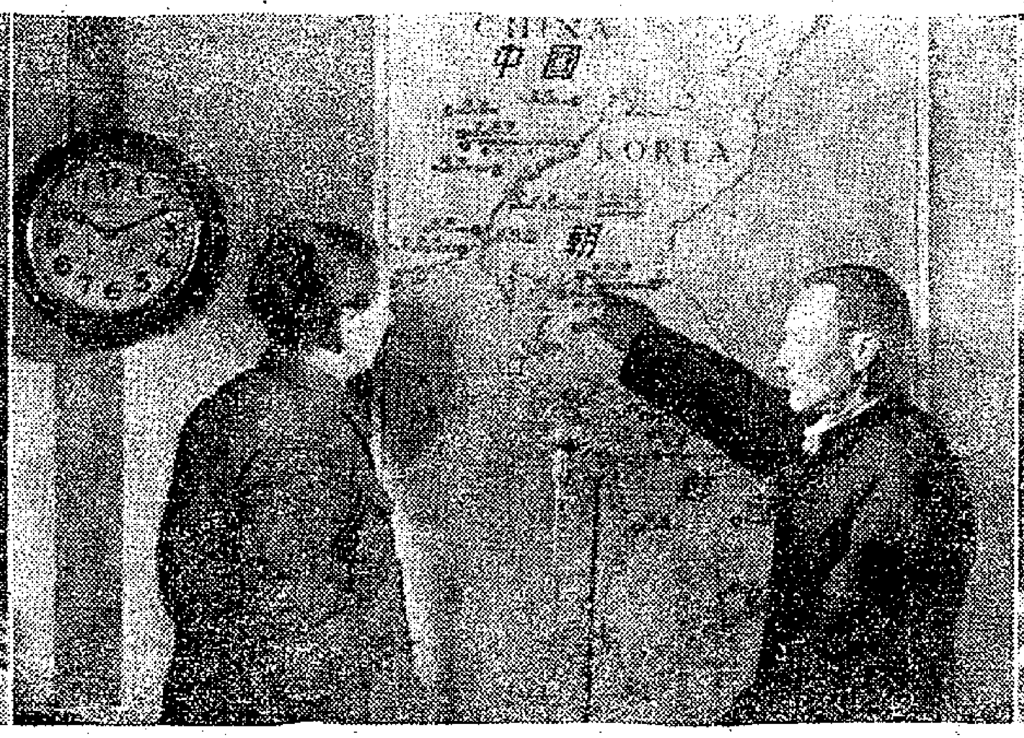
金陵
今天五點半公映　餘場
蘇聯十大戰爭片　全部國語對白
第三打擊
哥洛文　史尼達　主演
明日公映餘場　添丁發財

景星
四時開場　二時半　五時半　七時半　九時半
華納歌舞巨片
春情舞后
三大巨星主演
特藝彩色
塞邊麗春花

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参謀長 弗蘭克·赫·許威布尔 少校軍械官羅伊·赫·布萊

關於美國空軍在朝鮮進行細菌戰供詞原文

許威布爾



許威布爾向英國「工人日報」記者溫寧頓解釋美細菌戰計劃。

布萊

north Korea

I am Colonel Frank H. Schwable, 04429, and was Chief of Staff of the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until shot down and captured on July 8th, 1952.

My service with the Marine Corps began in 1929 and I was designated an aviator in 1931, seeing duty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Just before I came to Korea, I completed a tour of duty in the Division of Aviation at Marine Corps Headquarters.

Directive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 arrived in Korea on April 10, 1952, to take over my duties as Chief of Staff of the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All my instructions and decisions were subject to confirmation by the Assistant Commanding General, Lamson-Scribner. Just before I assumed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uties of Chief of Staff, General Lamson-Scribner called me into his office to talk over various problems of the Wing. During this conversation he said: "Has Binney given you all the background on the special missions run by VMF-513?" I asked him if he meant "Superprop" (our code name for

Page 1 F.H.S.

許威布爾供詞之一（第一頁）

bacteriological bombs) and he confirmed this. I told him I had been given all of the background by Colonel Binney.

Colonel Arthur A. Binney, the officer I relieved as Chief of Staff, had given me, as his duties required that he should, an outline of the general plan of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in Korea and the details of the part played up to that time by the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The general plan for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in Korea was direc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October, 1951. In that month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sent a directive by hand to the Commanding General, Far East Command (at that time General Ridgway), directing the initiation of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in Korea on an initially small, experimental stage but in expanding proportions.

This directive was passed to the Commanding General, Far East Air Force, General Weyland, in Tokyo. General Weyland then called into
U.S. personal conference General Everest, Commanding General of the 5th Air Force in Korea, and also the Commander of the 19th Bomb Wing at Okinawa, which unit operates directly under FEAF.

Page 2 F.H.S.

（第二頁）

The plan that I shall now outline was gone over, the broad aspects of the problem were agreed upon and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was brought back to Korea by General Everest, personally and verbally, since for security purposes, it was decided not to have anything in writing on this matter in Korea and subject to possible capture.

Objective

The basic objective was, at that time to test, under field conditions,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and to possibly expand the field tests, at a later date, into an element of the regular combat operations, depending on the results obtained and the situation in Korea.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ifferent diseases available was to be tested, especially for their spreading or epidemic qualities under various circumstances, and to test whether each disease caused a serious disruption to enemy operations and civilian routine or just minor inconveniences, or was contained completely, causing no difficulties. Various types of armament or containers were to be tried out under field conditions and various types of aircraft were to be used to test their suitability as bacteriological bomb vehicles.

Page 3 F.H.S.

（第三頁）

Terrain types to be tested included high areas, seacoast areas, open spaces, areas enclosed by mountains, isolated areas, areas relatively adjacent to one another, large and small towns and cities, congested cities and those relatively spread out. Every possible type or combination of areas were to be tested.

These tests were to be extended over an unstated period of time but sufficient to cover all extremes of temperature found in Korea.

All possible methods of delivery were to be tested as well as tactics developed to include initially, night attack and then expanding into day attack by specialized squadrons. Various types of bombing were to be tried out and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bombing, from single planes up to and including formations of planes, were to be tried out with bacteriological bombs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conventional bombs.

Enemy reactions were particularly to be tested or obtained by any means available to ascertain what his counter measures would be, what propaganda steps he would take, and to what extent his military operations would be affected by this type of warfare.

Security measures were to be thoroughly

Page 4 F.H.S.

（第四頁）

tested on both friendly and enemy. On the friendly side, all possible steps were to be taken to confine knowledge of the use of this weapon and to control information on the subject. On the enemy side, every possible means was to be used to deceive the enemy and prevent his actual proof that the weapon was being used.

Finally, if the situation warranted, while continuing the experimental phase of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according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directive, it might be expanded to become a part of the military or tactical effort in Korea.

Initial Stage

The B-29's from Okinawa began using bacteriological bombs in November, 1951, covering targets all over North Korea in what might be called random bombing. One night the target might be in North-east Korea and the next night in North-west Korea. This bacteriological bomb oper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combination with normal night armed reconnaissance as a measure of economy and security.

Early in January, 1952, General Schilt,

Page 5 F.H.S.

（第五頁）

then Commanding General of the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was called to 5th Air Force Headquarters in Seoul, where General Everest told him of the directive issued by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ordered him to have VMF-513 — Marine Night Fighter Squadron 513 of Marine Aircraft Group 33 of the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 participate in the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program. VMF 513 was based on K-8, the Air Force base at Kunsan, of the 3rd Bomb Wing, whose B-26's had already begun bacteriological operations. VMF 513 was to be serviced by the 3rd Bomb Wing.

While all Marine aircraft (combat types) shore based in Korea operate directly under the 5th Air Force with the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being kept informed of their activities, when a new or continuing program is being initiated, the 5th Air Force normally has initially informed the Wing as a matter of courtesy.

Towards the end of January, 1952, Marine night fighters of 513 squadron, operating as single planes on night armed reconnaissance, and carrying bacteriological bombs, shared targets with the B-26's covering the lower half of North Korea with

Page 6 F.H.S.

（第六頁）

the greatest emphasis on the western portion. Squadron 513 coordinated with the 3rd Bomb Wing on all these missions, using F7F aircraft (Tiger-
F.H.S. cats) because of their twin engine safety.

K-8 (Kunsan) offered the advantage of take off directly over the water in the event of engine failure, and both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over-water flights to enemy territory.

For security reasons, no information on the types of bacteria being used was given to the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In March, 1952, General Schilt was again called to 5th Air Force Headquarters and verbally directed by General Everest to prepare Marine Photographic Squadron One (VMJ-1 squadron) of Marine Aircraft Group 33, to enter the program. VMJ-1 based at K-3, Marine Aircraft Group 33's base at Pohang, Korea, was [illegible] F2H-2P photographic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Banshees).

The missions would be intermittent and combined with normal photographic missions and would be scheduled by 5th Air Force in separate, Top Secret orders.

The Banshees were brought into the program because of their specialized operating equipment, facilities and isolated area of operations at K-3. They could penetrate further into North Korea as far as [illegible] corridor-

Page 7 F.H.S.

（第七頁）

action is conserved and worked in two plane sections involving a minimum of crews and distinctive of normal missions. They could also try out bombing from high altitudes in horizontal flight in conjunction with photographic runs.

During March, 1952, the Banshees of Marine Photographic Squadron One commenced bacteriological operations, continuing and expanding the bacteriological bombing of North Korean towns, always combining these operations with normal photographic missions. Only a minimum of bomb supplies were kept on hand to reduce storage problems and the 5th Air Force sent a team of two officers and several men to K-3 (Pohang) to instruct the Marine specialists in handling the bombs.

The Navy's part in the program was with the F9F's (Panthers), AD's (Skyraiders) and standard F2H's (Banshees), as distinct from the photographic configuration, using carriers off the east coast of Korea.

The Air Force had also expanded its own operations to include squadrons of different type aircraft, with different methods and tactics of employing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This was the situation up to my arrival in Korea. Subsequent thereto, the following main events took place.

Page 8 F.H.S.

（第八頁）

Operational Stage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May, 1952, the new Commanding General of the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General Jerome, was called to the 5th Air Force Headquarters and given a directive for expanding bacteriological operations. The directive was given personally and verbally by the new Commanding General of the 5th Air Force, General Barcus.

On the following day, May 25th, General Jerome outlined the new stage of bacteriological operations to the Wing staff at a meeting in his office at which I was present in my capacity as Chief of Staff.

The other staff members of the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present were: General Lamson-Scribner, Assistant Commanding General; Colonel Stage, Intelligence officer (G-2); Colonel Wendt, Operations officer (G-3) and Colonel Clark, Logistics officer (G-4).

The directive from General Barcus, transmitted to and discussed by us that morning, was as follows:

A contamination belt was to be established across Korea in an effort to make the interdiction program effective in stopping enemy supplies from reaching the front lines. The Marines would take the left flank of this belt, to include the two cities of Sinanju and

Page 9 F.H.S.

（第九頁）

Kunuri and the area between and around them. The remainder of the belt would be handled by the Air Force in the center and the Navy in the east or right flank.

Marine Squadron 513 would be diverted from its random targets to this concentrated target, operating from K-8 (Kunsan), still serviced by the 3rd Bomb Wing using F7F's (Tiger-
F.H.S. cats) because of their twin engine safety. The squadron was short of these aircraft but more were promise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contaminating the left flank and maintaining the contamination was assigned to the commander of Squadron 513 and the schedule of operations left to the squadron's discretion,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s that:

The initial contamination of the area was to be completed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e area must then be recontaminated or replenished at periods not to exceed 10 days.

Aircraft engaged on these missions would be given a standard night armed reconnaissance mission, usually in the Haeju peninsula. On the way to the target, however, these planes would go via Sinanju or Kunuri, drop their bacteriological bombs and then complete their normal missions. This would add to the security and interfere least with normal missions.

Page 10 F.H.S.

（第十頁）

Reports on this program of maintaining the contamination belt would go direct to 5th Air Force, reporting normal mission number so-and-so had been completed "via Sinanju" or "via Kunuri" and stating how many "Super-Propaganda" bombs had been dropped.

Squadron 513 was directed to make a more accurate "truck count" at night than had been customary in order to determine or detect any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flow of traffic through its operating area.

General Barcus also directed that Marine Aircraft Group 12 of the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was to prepare to enter the bacteriological program. First the AD's (Skyraiders) and then the F4U's (Corsairs) were to take part in the expanded program, initially, however, only as substitutes for the F7F's. When called upon, these planes were to fly out of K-6, their base at Pyongtaek, Korea, and bomb up at K-8, the Air Force base at Kunsan. Later, if formations were involved with special bombs, planes could then rendezvous with the remainder of their formations on the way to the target. This was to delay as long as possible, the need of establishing a bacteriological bomb supply at K-6.

General Barcus further reported that 5th Air Force required Marine Photographic

Page 11 F.H.S.

（第十一頁）

Squadron 513 to continue their current bacteriological operations, operating from K-8 (Kunsan). At the same time, Marine Aircraft Group 33 at K-3 was placed on a standby, last resort, basis. Owing to the distance of K-3 from the target area, large scale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gram by Marine Aircraft Group 33 was not desired. Because the F9F's (Panthers) would only be used on an emergency no special bomb supply would be established for and above that need to supply the photographic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Bombs could be brought up from Ulsan in a few hours if necessary.

These plans and the ramifications thereof were discussed at General Jerome's conference and arrangements made to transmit the directive to the officers concerned with carrying out the new program.

It was decided that Col. Wendt would initially transmit this information to the commanders concerned and that details would be discussed by the cognizant staff officers as soon as they were worked out.

1st MAW's Operation

Marine Night Fighter Squadron-513

The next day then, 26 May, Colonel Wendt

Page 12 F.H.S.

許威布爾供詞之一（第十二頁）

held a conference with the Commanding Officer of Squadron 513 and, I believe, the K-8 Air Base Commander and the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3rd Bomb Wing and discussed the various details.

The personnel of the 5th Air Force were already cognizant of the plan having been directly informed by 5th Air Force Headquarters.

Since the plan constituted, for Squadron 513, merely a change of target and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their own schedule of contamination of this area, there were no real problems to be solved.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June, Squadron 513 started operations on the concentrated contamination belt, using cholera bombs. (The plan given to General Jerome indicated that at a later, unspecified date — depending on the results obtained, or lack of results — yellow fever and then typhus in that order would probably be tried out in the contamination belt.)

Squadron 513 operated in this manner throughout June and during the first week in July that I was with the Wing, without any incidents of an unusual nature.

An average of five aircraft a night normally covered the main supply routes along the western coast of Korea up to the

Page 13 F.H.S.

（第十三頁）

Chongchon River but with emphasis on the area from Pyongyang southwards. They devoted as necessary to Sinanju or Kunu-ri and the area between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10-day bacteriological replenishment cycle.

It is estimated that if each airplane carried two bacteriological bombs, two good nights were ample to cover both Sinanju and Kunu-ri and a third night would cover the area around and between these cities.

About the middle of June, as best I remember, the squadron received a modification to the plan from the 5th Air Force via the 3rd Bomb Wing. This new directive included an area of about 10 miles surrounding the two principal cities in the squadron's schedule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owns on the lines of supply and any bypass roads.

Marine Aircraft Group-12.

Colonel Wendt later held a conference at K-6 (Pyongtaek) at which were present the Commanding Officer, Colonel Gaylor, the Executive Officer and the Operations Officer of Marine Aircraft Group 12. Colonel Wendt informed them that they were to make preparations to take part in the bacteriological operations and to work

Page 14 F.H.S.

（第十四頁）

out security problems which would become serious if they got into daylight operations and had to bomb up at their own base, K-6. They were to inform the squadron commanders concerned but only the absolute minimum number of additional personnel, and were to have a list of a limited number of hand-picked pilots ready to be used on short notice. Colonel Wendt informed them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a team would soon be provided to assist with logistic problems, this team actually arriving the last week in June.

Before my capture on July 8th, both the AD's (Skyraiders) and the F4U's (Corsairs) of Marine Aircraft Group-12 had participated in very small numbers, once or twice, in daylight bacteriological operations as a part of regular scheduled, normal, day missions, bombing up at K-8 (Kunsan) and rendezvousing with the rest of the formation on the way to the target. These missions were directed at small towns in western Korea along the main road leading south from Kunu-ri and were a part of the normal interdiction program.

Marine Aircraft Group-33.

Colonel Wendt passed the plan for

Page 15 F.H.S.

（第十五頁）

the Wing's participation in bacteriological operations to Colonel Condon, Commanding Officer of Marine Aircraft Group 33, on approximately 27-28 May.

Since the Panthers (F9F's) at the Group's base at Pohang would only be used as

F.H.S. last resort aircraft, it was left to Colonel

F.H.S. Condon's discretion as to just what personnel he would pass the information on to, but it was to be an absolute minimum.

During the time I was with the Wing, none of these aircraft had been scheduled on bacteriological missions though the photographic reconnaissance planes of the Group's VMJ-1 squadron continued their missions from that base.

Scheduling and Security

Security was by far the most pressing problem affecting the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since the operational phase of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as well as other types combat operations, is controlled by the 5th Air Force.

Absolutely nothing could appear in writing on the subject. The word "bacteria" was not to be mentioned in any circumstance in Korea, except initially to identify "Super Propaganda" or "Suprop".

Page 16 F.H.S.

（第十六頁）

Apart from the routine reconnaissance operations of Squadron 513, which required no scheduling, bacteriological missions were scheduled by separate, Top Secret, mission orders (or "Frag" orders). These stated only to include "Super Propaganda" or "Suprop" on mission number so-and-so of the routine, current "Frag" order for the day's operations.

Mission reports went back the same way, by separate, Top Secret, dispatch, noting the number of "Suprop" bombs dropped on a specifically numbered mission.

Other than this, Squadron 513 reported their bacteriological missions by adding "via Kunu-ri" or "via Sinanju" to their normal mission reports.

Every means was taken to deceive the enemy and to deny knowledge of these operations from friendly personnel, the latter being most important since 33⅓% of members of the Wing are rotated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each month.

Orders were issued that bacteriological bombs were only to be dropped in conjunction with ordinary bombs or napalm, to give the attack the appearance of a normal attack against enemy supply lines. For added security over enemy territory, a napalm

Page 17 F.H.S.

（第十七頁）

bomb was to remain on the aircraft until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bacteriological bombs so that if the aircraft crashed it would almost certainly burn and destroy evidence.

All officers were prohibited from discussing the subject except officially and behind closed doors. Every briefing was to emphasize that this was not only a military secret, but a matter of national policy.

I personally have never once heard the subject mentioned or even referred to outside of the office, and I ate all of my meals in the Commanding General's small private mess where many classified matters were discussed.

Assessment of Results

In the Wing, our consensus of opinions was that results of these bacteriological operations could not be accurately assessed. Routine methods of assessment are by (presumably) spies, by questioning POW's, by watching the nightly truck counts very carefully to observe deviations from the normal traffic, and by observing public announcements of Korean and Chinese authorities, upon which very heavy dependence was placed, since it was felt that no large epidemic could occur without news leaking out to the outside world.

Page 18 F.H.S.

（第十八頁）

and that these authorities would, therefore, announce full measures. Information from the above sources is correlated at the Commander-in-Chief, Far East level in Tokyo but the overall assessment of results is not passed down to the Wing level, hence the Wing was not completely aware of the results.

When I took over from Colonel Binney, I asked him for results or reactions up to date and he specifically said, "not worth a damn."

No one that I know of has indicated that the results are anywhere near commensurate with the effort, danger and

F.H.S. dishonesty involved, although the Korean and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made quite a public report of early bacteriological bomb efforts. The sum total of results known to me are that they are disappointing and no good.

Internal Reactions

I do not say the following in defense of anyone, myself included, I merely report as an absolutely direct observation that every officer when first inform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using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in Korea is both shocked and

Page 19 F.H.S.

（第十九頁）

ashamed. I believe, without exception, we come to Korea as officers loyal to our people and government and believing what we have always been told about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 that it is being developed only for use in retaliation in a Third World War.

For these officers to come to Korea and find that their own government has so completely deceived them by still proclaiming to the world that it is not using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makes them question mentally all the other things that the government proclaims about warfare in general and in Korea specifically.

None of us believe that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has any place in war, since of all the weapons devised bacteriological bombs alone have as their primary objective casualties among masses of civilians — and that is utterly wrong in anybody's conscience. The spreading of disease is

F.H.S. unpredictable and there may be no limit to a fully developed epidemic. Additionally, there is the awfully sneaky, unfair sort of feeling dealing with a weapon used surreptitiously against an unwarned and unaware people.

I remember specifically asking Colonel Wendt what were Colonel Gaylor's reactions, when he was first informed and

Page 20 F.H.S.

（第二十頁）

he reported to me that Colonel Gaylor was both horrified and stupefied and said he'd like to "turn in his suit". Everyone felt like that when they first heard of it, and their reactions are what might well be expected from a fair minded, self respecting nation of people.

Actually, this type of warfare is totally inhumane — it is not even a humane type weapon — morally it is damnation itself; administratively and logistically as planned for use, it is hopeless; an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elf respect and dignity, it is shameful.

F. H. Schwable, 04039
Colonel, U.S.M.C.
6 December, 1952

Page 21 F.H.S.

（第二十一頁）

First Week

General Jerome's Conference

Brigadier General Jerome, Commanding General,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called a conference of staff officers of the Wing on 25 May, 1952. This was on the day after General Barcus, Commanding General, 5th Air Force, had directed General Jerome to put the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conducted by the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into its operational stage.

This conference was held behind closed doors in the Commanding General's office at Wing Headquarters. No notes were taken, no written material involved and discussion was in moderate tones of voice. Present, in addition to General Jerome, were: Brigadier General Lamson-Scribner, Assistant Commanding General; myself, Chief of Staff; Colonel Stage, Intelligence Officer; Colonel Wendt, Operations Officer and Colonel Clark, Logistics Officer.

The conference was extremely informal as I have said, no notes were taken, but the

F.H.S. following is a substantially correct account of what took place as best I remember it [illegible] later.

General Jerome opened by saying:

Page 1 F.H.S.

許威布爾供詞之二（第一頁）

"Yesterday I talked for some time with General Barcus, with only Colonel Mason [5th Air Force Operations Officer] present. What I have to tell you will shock you as it did me; nevertheless we have to continue to carry out 5th Air Force orders while above based in Korea."

F.H.S. He then checked whether everyone present was familiar with the current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program of "Super Propaganda" [or "Suprop"] bombing of random targets. All heads either nodded or said, "Yes Sir," and he went on:

F.H.S. "You are aware that F7F's [Tiger Cats] have been carrying out a Suprop program since early this year, and that this spring F2H's [photographic reconnaissance Banshees] entered the program as well as certain Air Force squadrons with which I am not familiar. The program, up to this point, has been using random bombing in an effort to cover all types of terrain features.

"Now a radical shift of operations has been directed! General Barcus stated that a contamination belt is to be established across the central part of North Korea, with the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assum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 left flank, to include Sinanju and Kunu-ri, and the area around and

Page 2 F.H.S.

（第二頁）

between these cities. The Air Force will take the larger center area from Kunu-ri to within about 30 miles of the east coast, and the Navy will take the right flank. Gentlemen, this means we are shifting to the operational stage in this miserable kind of warfare!"

The General paused for a moment and no one uttered a word. He went on to describe the details, which went like this: "The Marine part of this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itially by VMF 513 — for them, it is actually only a shift of target, from miscellaneous bombing to bombing in a concentrated area. They have the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maintaining the recontamination of the area at intervals not to exceed once in every ten days.

"VMF 513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this schedule on their own and specific missions for this contamination program will not show up in 'Frag' orders ['Frag' orders are merely fragments of a complete operation order, but contain the detailed missions for individual units.] VMF 513 mission reports for these routine flights will merely report their normal night armed reconnaissance, adding the words 'via Sinanju' or 'via Kunu-ri', for those missions which include special weapons. VMF 513

Page 3 F.H.S.

（第三頁）

is to commence these opera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using all the normal facilities at K-8 [Air Force base at Kunsan] as they have been doing, and coordinating as necessary with the 3rd Bomb Wing. Only twin engined

F.H.S. F7F's [Tiger Cats] will be used and all current safety precautions will continue in effect: like flying over water where possible and dropping Suprop bombs only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bombs and so on."

General Jerome continued in effect: "That part of the program presents no particular problems. It is a shift of targets. The F2H [Banshee] aircraft will continue to be assigned intermittent missions in the program in the 'Frag' orders as in the past.

"The real problems, while not immediate, are nevertheless critical and are occasioned by the fact that this latest confused program will now involve the Groups, their air bases and the many personnel concerned." There was a distinct stirring around by all officers present as this information of the meaning of extended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hit like a bolt of light-

F.H.S. ning.

General Jerome then outlined the

Page 4 F.H.S.

（第四頁）

further arrangements needed to carry out the part of the expanded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program assigned to the Wing. He said that Marine Aircraft Group Twelve had to prepare to take part with a limited number of AD's [Skyraiders] and F4U's [Corsairs] but that, until otherwise directed, these planes would only be used as substitutes for the F7F's. As to Marine Aircraft Group 33, they were to be placed on a standby basis to be called on only in an emergency as a last resort.

"For the time being," General Jerome said, "our operations will continue at night, but daylight operations are in the offing and we may be called on to include Suprop bombs in daylight strikes later. In this connection, General Barcus specifically said to me, 'If the government decides to announce the use of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publicly, then it will become a part of all major strikes, and will be so announced in an effort to keep workers away from repairing bomb damage through fear of entering contaminated areas.' So you can see for yourselves the possible extent of such operations and preparations necessary."

However, General Jerome went on, "I do not believe we have to worry about such large

Page 5 F.H.S.

（第五頁）

scale actions for some time and what I have outlined to you is the essence of the new program." Then he turned to Colonel Wendt and said:

"As I have pointed out, VMF 513's operations become routine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execution in the hands of the squadron C.O. He has been, or will be, notified of the new plan direct by 5th Air Force and warned that the 'Frag' orders will make no mention of it. However, I want you to go and see the C.O. personally and tell him that I have been informed and that, while I do not relish the program, it must be carried out as directed. Tell him that he has been given special responsibility for seeing that the contamination of the area is maintained in the 10-day cycle, and if he runs into any trouble and needs help, he is to call on the Wing."

Still addressing Colonel Wendt, he said: "Then as soon as convenient, I want you to talk to both Gaylor and Condon so that if they get a 'Frag' order specifying 'Suprop' some day, they won't be caught short." Colonels Gaylor and Condon were the then Commanding Officers of Marine Aircraft Groups 12 and 33 respectively.

This was the main substance of General

Page 6 F.H.S.

（第六頁）

Jerome's opening remarks on the new program and they were followed by an open discussion.

General Lamson-Scribner inquired whether the program of maintaining the contamination of the area would not interfere with Squadron 513's normal night armed reconnaissance missions which were so important. Colonel Wendt said that he felt it would ease up 513's problems because formerly 513 had conducted bacteriological bombing missions all over the southern half of North Korea, clear over to the east coast at times, while still trying to maintain patrols over the Haeju Peninsula. Now, he said, although more special bombs would be involved, all the efforts of 513 would be concentrated in the south western part of North Korea and this should produce more efficient results.

Colonel Wendt estimated that, after the initial contamination by 513 squadron, if five aircraft each carried two bacteriological bombs a night, they could maintain the replenishment of the area with bacteria in about 3 or 4 nights out of each ten, leaving the remaining nights free from the bother of Suprop. Even on those nights the aircraft would only be temporarily diverted from the main routes they had to cover.

Page 7 F.H.S.

許威布爾供詞之二（第七頁）

General Jerome intervened at this point to stress that General Barcus had stat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ntamination belt across Korea "would assure the success of the interdiction program." This implied that, far from interfering with the armed reconnaissance flights, the bacteriological operations would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otal effort to stop the lines of supply.

This remark of General Barcus started a whole field of discussion by all hands in the use of bacteriological weapons in an interdiction program. If my memory be correct, I led off this discussion. Anyway, I said that the Air Force was getting pretty hard up if they had to turn to special weapons to make their interdiction program work. I expressed frankly my ideas that a contamination belt could easily be countered by a determined enemy; that it was a prostitution of a strategic weapon to use it tactically; that it was a dreadful thing to use uncontrollable germs and sickness against large manufacturing areas in a major war, but it was even more ruthless and wanton to spread disease clear across the width of a whole country with the meager and indefinite hopes of stopping truck traffic.

Page 8 F.H.S.

（第八頁）

Finally, I said that if we established an effective disease area, I believed the enemy would reach their supplies through with whatever safeguards they have, but with the effect that the disease might well spread to our side since an epidemic is quite impersonal as to whom it affects.

Colonel Wendt added that two large conventional bombs, in place of two Suprop bombs, on the wings of one night fighter, could do much more effective work if they could be dropped accurately on a bridge, than the whole squadron's efforts to spread disease in Korea.

Colonel Clark agreed that any concentrated use of Suprop bombs in an area could only lead to complete exposure of the myth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not using bacteriological weapons. We would make fools out of ourselves and get nothing worthwhile in exchange.

Everybody started to talk at one time. Harris pointed out that Marine aviation is neither organized, trained, nor equipped to use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since it is not a part of amphibious operations, and that it did not, therefore, seem right that we should be required to use it here in Korea merely because we were under the operational

Page 9 F.H.S.

（第九頁）

control of the 5th Air Force temporarily.

Finally General Jerome held the floor to say that he honestly felt the Air Force was disgraced over the interdiction program.

Several officers added that if we had to use the stuff here, our government should admit it since, through POW's, the enemy would find out soon enough. To use Korean people and towns to test bacteriological materials was bad enough, but to progress to the operational stage in a war the size of the Korean war, was simply outrageous because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is a strategic weapon directed solely on human mass populations — that means mostly civilians — in an effort to stop war production, which does not apply in Korea.

It was about this point that General Jerome reminded us that we were not here to discuss the pro's and con's of using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in Korea — that decision having already been made "higher up" — but we were to discuss the plan itself and the measures required of the Wing to implement it.

Then Colonel Clark asked what were the intentions regarding bomb supplies and facilities for the AD's (Skyraiders)

Page 10 F.H.S.

（第十頁）

General Jerome reported that he had told General Barcus he would do all in his power to avoid large scale bombing-ups at K-6 (Marine aircraft group 12's base at Pyongtaek) and hoped that General Barcus would keep that in mind when "Frag" orders were written up. He had asked General Barcus for a trained team from the Air Force to handle the bombs initially from K-6. He said that if Marine aircraft group 33 was only to be used as a last resort, and was near the basic bomb supply area at Ulsan, he was not going to establish any bomb supply at their base at K-3 (Pohang) over and above that which was being used by the F2H's (Banshees).

Colonel Wendt added that if single Skyraiders were substituted for Tigercats at night, they would have to go to K-8 (Kunsan) for briefing anyhow and could bomb up there. Even in daylight strikes of a small number of aircraft, there would be no strain in sending them to K-8 for their bacteriological bombs and then having them rendezvous with the rest of the planes en route to the target.

General Jerome said that a very small number of Marine aircraft group 12's staff officers were to be made cognizant of the

Page 11 F.H.S.

（第十一頁）

possibility of the Skyraiders entering the program and a handful of specially qualified, hand picked, reliable and loyal pilots informed so that they could participate at a moment's notice without confusion. As to Marine aircraft group 33, he would leave it up to Colonel Condon as to whom he would inform but that the number must be small and a list of specially qualified pilots must be kept current.

Colonel Wendt asked as to whom on our own staff should know and referred particularly to the medical officer. I opposed violently letting the medical officer know on the basis that he did not have a real "need-to-know" in order for the program to function properly. I proposed that no one not present be informed without specific individual clearance by me and the Commanding General, except that both the Operations officer and Logistics officer, but not the Intelligence officer, should be authorized to inform the barest minimum number of officers required for efficient functioning of their own sections; that these officers must be majors and above, regulars and not reserves if at all possible, and officers who had some time still to do in Korea.

Page 12 F.H.S.

（第十二頁）

This brought up the matter of security in general which we all recognized as being 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General Jerome said "Tell all those involved that everybody from the top on down, including Barcus and even me, says that this is a matter of national policy, not just military security." He reported that General Barcus had said that nothing must appear in writing on this program and that the use of the words "bacteriological or germ warfare" or similar terms, was forbidden except for intern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rogram.

The discussion on security was long and detailed and ended by General Jerome saying that security was an "all hands" affair, that everybody was responsible and everybody had to play their part — that it was a chain of many links and one broken link could destroy the chain. Some officer pointed out that the Chinese had already claim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using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and that since the early days of its use by the B-29's, many pilots had become prisoners of war and that surely, therefore, the enemy must know by now of its use.

Page 13 F.H.S.

（第十三頁）

We all recognized this truth but, as the General pointed out, if the government chose to deny its use, we in the military had no choice other than to do our best to try to maintain this fiction. He said that, with 300 to 400 men of the Wing being rotated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each month, it was only a question of time before the truth would be known, and meanwhile, every effort was to be made to make the propaganda fiction as realistic as possible.

It was generally agreed in this instance that security, as so often is the case, was more to keep knowledge from our own people than it was to conceal facts from the enemy.

The General closed the conference with a directive summary that went about like this, as best I can remember:

Speaking to Colonel Wendt, he said: "You will see VMF 513 tomorrow and tell them that Barcus has cut me in and to go ahead at the earliest on the program. Stress security but, above all, stress the necessity of maintaining the ten-day contamination cycle because this responsibility is being passed directly to them. See Gaylor and Condon as soon afterwards as you can so that they can start thinking

Page 14 F.H.S.

（第十四頁）

the problem over. I impress Gaylor with the fact that I know that this part will be a small activity for some time to come." To Colonel Clark he said: "You check with Gaylor and see what help he needs in getting a small bomb facility ready." His last words, addressed to Colonel Stage were: "Keep your ears and eyes wide open, security is essential."

F.H. Schwable, 04039
Colonel, U.S.M.C.
19 December, 1952

Page 15 F.H.S.

（第十五頁）

North Korea

Security

F.H.S. When the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program was expanded, all security matters were reviewed at General Jerome's May 25 conference.

The one thing that was emphasized in every stage of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was security and this constituted one of the major problems confronting the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While we had no operational authority, security is an administrative matter for which we were responsible to the 5th Air Force.

Every means possible was taken to mislead the enemy and to deny knowledge of these operations to our own personnel.

Among our own personnel, should they become curious, the aim was to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special missions were strictly a form of highly specialized propaganda which could not be disclosed because of the loss of value if prematurely released, and because the sources had to be safeguarded.

On the enemy side, bacteriological bombs were to be dropped only in conjunction with ordinary bombs so that the specialized nature of the attack could not be detected — or if detected, could not be proved.

Page 1 F.H.S.

許威布爾供詞之三（第一頁）

Any evidence found on the ground would be claimed by our side to be either legitimate propaganda material or flare parachutes and cases.

At the conference on 25 May, 1952, General Jerome, assisted by General Lamson-Scribner, went over the security measures that would be enforced unless specifically modified.

Absolutely nothing was to appear in writing referring to the program in its true nature. "Bacteria," "germ," etc. were words that we were forbidden to use, as well as the types and names of the diseases, except to identify them mutually with the program. Official conversations substituted such words as "Super-Propaganda", "Suprop", special weapons, special bombs, special missions, etc.

Mission reports were handled in two ways:

The routine flights made by Squadron 513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ncentration on the contamination belt, were covered in the Squadron's normal, secret, mission reports — by dispatch — reporting the targets covered, mission numbers, times, and damage assessed. Then the words would be added, "via Sinanju" or "via Kunuri," whichever

Page 2 F.H.S.

（第二頁）

was pertinent. This would convey to the proper authorities that Squadron 513 had conducted one of its recurring, standard, missions to maintain the bacteriological contamination in its assigned area in the 10-day cycle.

The other units, whose missions were intermittent, were scheduled by indicating "Suprop" for, say, mission number so-and-so in Top Secret orders, and would use the "Suprop" code for their reports. They would send in their standard, secret dispatch stating mission numbers, type of aircraft, target coordinates, time over target, bombs dropped (conventional type) or photographs exposure made, flak encountered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Immediately after, a Top Secret dispatch would also be sent to 5th Air Force by the unit reporting, which would say: "Mission number so-and-so, so many 'Suprop'." By this method they reported in code, the number of special bombs dropped on an otherwise normal mission.

Any reports of aircraft performance, tactics, etc., relative to the bacteriological program, would be reported verbally to

Page 3 F.H.S.

（第三頁）

the Operations Officer (G-3) and bomb difficulties to the Logistics Officer (G-4) who would further report verbally to the Commanding General who would then decide whether he or another appropriate staff officer would report to 5th Air Force.

Only those who absolutely needed to know about the program to insure its efficient functioning, were to be informed. Normally a staff officer and his assistant are cognizant of all matters within their section, so that if one officer is absent, the other can attend to any pertinent matter. It was not so with this program. If the cognizant officer was absent and an urgent matter came up, the question was to be taken to the Chief of Staff, Executive Officer, Commanding Officer or other senior staff officer. The reason I opposed informing the Wing Medical officer was that the program could function without his knowing about it.

The entire subject was mentioned only in official business when it was necessary to discuss it, and then only behind closed doors and in guarded tones and terms. No "Suprop" mission was mentioned in the General's daily staff briefing.

Page 4 F.H.S.

（第四頁）

Violations of security in this matter, like violations of security of any regulation of equal importance, were to be the subject of a general court martial.

Only twin engine aircraft were to be used until the 5th Air Force scheduled the use of AD's (Skyraiders).

Only night operations and high-altitude photographic reconnaissance flights would employ special weapons until the AD's were ordered to participate in daylight.

Flights would be made to the maximum extent over water and avoiding friendly territory, and bombs were to be jettisoned only in deep water at sea. Bombing-up would be confined to the minimum number of fields — in our case K-8 (Squadron 513's base at Kunsan) and K-3 (Marine aircraft group 33's base at Pohang) only, until large scale operations were ordered from K-6 (Marine aircraft group 12's base at Pyongtaek).

When practicable, a napalm bomb would be carried on the attacking aircraft and retained until the bacteriological bombs were awa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lane by fire, if it crashed.

General Jerome further directed that

Page 5 F.H.S.

（第五頁）

only a very limited number of pilots in the operating units were to be involved and they should be the more senior, mature, responsible men; that they should preferably be regular officers making the service their career, and above all, must be men of unquestioned loyalty.

He also stressed that officers and men involved must be impressed with the vital nature of the security problem, its effects on national prestige and its effects on current enemy action. Pilots must be made to feel that they were a very select group, hand picked for capability and reliability. The point was emphasized to: "Forget it in Korea whenever you can, and when you go home, you never heard of it."

Pilots were to be assured of their personal safety from the effects of the materials used in order to avoid a possible breach of security through fear of personal contamination.

For the same reason, pilots were to be given a brief summary of the general operations to date, to avoid possible breaches of security because of the moral factor if they should think they were the first ones to use this unorthodox form of

Page 6 F.H.S.

（第六頁）

warfare.

Dropping of a "Suprop" bomb on the wrong target was to be reported immediately by pilots were to be made to feel that this was a vital responsibility — not so that disciplinary action would or could be taken, but to keep an accurate record of what areas had been contaminated.

Breaches of security were to be reported immediately and verbally. Any officer or man who appeared to be persistently curious about the propaganda program, was to be watched very carefully and reported direct to the General. Any pilot included in the program who appeared to be "breaking" in any manner, i.e. who appeared to become careless, rebellious, frightened, resistant, etc., through combat fatigue or for any other reason, was to be removed immediately from the flight schedule and reported to the General. Any person who appeared to be acting in a suspicious or unnatural manner, was likewise to be reported to the General.

F.H. Schwable 04039
Colonel, U.S.M.C.
19 December, 1952

Page 7 F.H.S.

（第七頁）

North Korea

I am Roy H. Bley, Major, USMC serial number 010450, age 39, married with two children. My home is at 1333 Orange Ave, Santa Ana, California, U.S.A. For approximately 5 weeks, until I was shot down in North Korea on the 8th of July 1952 I was Ordnance Officer on the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Staff in Korea.

The facts which I relate about germ warfare are written by my own free will.

I arrived in K-3, Korea, on the 28th of May, 1952 and was assigned as 1st MAW Ordnance Officer on the following day, the 29th. The previous Wing Ordnance Officer had departed for the States in the early part of May 1952, leaving the job to be handled by a M/Sgt. McGerry, the Ordnance NCO, who had worked for him, and who had been on that job for several months.

On the night of the 2nd of June, McGerry and I were working alone in

page No 1 RHB

布萊供詞（第一頁）

the Ordnance Section of the G-4 (Logistics) office discussing normal routine ordnance matters, and he briefing me on the details, problems and procedures of my job. But first he told me the main facts about germ warfare as conducted by the Wing at that time.

He reported that VMF-513, Marine Night Fighter Squadron 513 located at K-8 was dropping germ bombs for the 3rd Bomb Wing there. They had started dropping them early in 1952. The ordnance men from VMF 513 had been trained and assisted in the use of germ bombs by Special Weapons personnel of the 3rd Bomb Wing and the squadron's supply of the weapons was made directly from the K-8 bomb dump, operated wholly by Air Force personnel.

Later, in March 1952, VMJ-1 (Marine Photographic Squadron 1 of Marine Aircraft Group 33) also began dropping germ bombs. Ordnance men had been assigned to the squadron from the Group for that specific purpose, forming a Special Weapons Unit, and had been

page No 2 RHB

（第二頁）

given two weeks' training prior to the squadron's first use of the bombs by an Air Force Special Weapons team sent to their base from K-8. This team consisted of two officers and six enlisted men and had instructed the ordnance men on handling procedures, storage and security methods. Then the team had remained with the squadron for two or three weeks after the squadron had initiated its use, to supervise and continue their instructions.

The first supply of germ bombs for Squadron VMJ-1 had been ordered from the 6405th Air Support Wing of the Air Force located in Taegu, and picked up at their Ulsan Ammunition Supply Squadron (543rd) dump by the ordnance men of VMJ-1 accompanied by members of the Air Force Special Weapons team.

Security methods, especially in its first stage of use in K-3 (Marine Aircraft Group 33's base at Pohang, Korea) were very stringent. The only persons who knew of its use were some members of the Wing Staff, the Group and Squadron

page No 3 RHB

（第三頁）

Commanders, pilots flying the missions, the Group Bomb Dump Officer and ordnance men who made up the Special Weapons team and who actually handled all the transportation and did the loading of the aircraft.

The supply of the germ bombs was handled by the VMJ-1 Special Weapons Unit who sent directly to the 6405th A.S.W. with a priority secret dispatch.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of June 1952, Colonel Clark, Logistics Officer of the 1st MAW called me into his office where he was alone and asked about my progress in becoming familiar with the ordnance job. After discussing several routine ordnance matters he hesitated for a while, shuffled through some papers on his desk, walked around his desk a couple of times and then said, "Now Bley, the main reason I called you in here is to discuss the Wing's Special Weapons project, the use of the germ bomb." After he sat down again at his desk he asked "Has McGerry discussed it with you?" I

page No 4 RHB

（第四頁）

replied that he had, briefly. He then said, "In order to bring you up to date on its use out here, I'll give you a brief history regarding its procedure."

The Air Force started dropping the bombs, upon order from their high command in Washington in the early winter of 1951, first with the B-29's based in Okinawa followed by the 3rd Bomb Wing's B-26s at K-8 (Kunsan, Korea). Then fighter types were also included into the use of them too and that included Marine Squadron 513, also based at K-8.

This squadron, attached to MAG-33, using F7F (Tigercat) aircraft, was included in the project by the Air Force for these reasons: they were a night fighter squadron and could drop the bombs with a great deal of security; they were based at K-8 where the supply of bombs were available, and the Air Force high command decided that some experimentation and familiarization work by a Marine squadron would be very helpful to Marine Aviation and themselves should the germ bomb be used on an increased

page No 5 RHB

（第五頁）

scale. This experimentation and familiarization would not only afford experience to flight crews but also to the ordnance men who would help the Air Force Special Weapons personnel in handling details and procedures.

Squadron 513 started using germ bombs right after the first of the year, 1952, and then Squadron VMJ-1 also was added to the program by the Air Force in March. First, because they were a utility outfit doing mostly photographic work and could drop the bombs without being suspected; second, during their normal work they covered all parts of North Korea, and third, Special Weapons personnel were available at K-3, their base, to form a nucleus of handling personnel required.

Then he paused and asked,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use of the germ bomb?" I said, "Sir, its not only against my own principles but it would also certainly leave a black mark against the Marine Corps reputation."

page No 6 RHB

（第六頁）

The Colonel said he didn't approve of its use either, nor did anyone else in the Wing, but we were ordered to do so by higher authority and there was nothing to do but obey our commands.

Colonel Clark then told me that General Jerome, Commanding General of the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had attended a conference at the 5th Air Force Headquarters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May and a plan was been introduced to him where the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was to participate more fully in the use of germ weapons. Then when General Jerome returned to K-3 he has called a staff meeting including the Assistant Commanding General, Samson Scribner; the Chief of Staff, Colonel Schwable; Intelligence Officer, Colonel Stage, to the best of my memory; Operations Officer, Colonel Wendt, and himself. General Jerome had discussed the plan in detail and had outlined the tasks and missions for the various G-sections to do. During this conference it was decided that I, as Wing Ordnance Officer, had to work

page No 7 RHB

（第七頁）

three deputates, would have to be informed of the plan for I would have to handle many of the details for the Logistics Section.

Colonel Clark then pointed out that during the conference the target areas were also discussed. It was decided by JOC (Joint Operational Center) that a contamination belt was to be established deep behind the enemy lines, across the peninsula of Korea and covering the enemy's main routes of transportation.

So both of our Groups, Marine Aircraft Group 33 and Marine Aircraft Group 12, were included in the plan. Squadrons VMJ-1 and VMF-513 of MAG-33 were to continue on an increased scale and the F9F (Panther) Squadrons of MAG-33 were to get prepared to use germ bombs and be on a stand-by status, ready should they also be ordered to drop them by JOC. The AD's (Skyraiders) of MAG-12 were to start immediately on a small scale by

page No 8 RHB

（第八頁）

flying to K-8 for their supply of germ bombs and operating from there until some special dispensers arrived from the States and then they would operate on a large scale with their supply of bombs to be from the bomb dump of their own base, K-6, at Pyongtaek.

Colonel Clark then outlined several items he wanted me to accomplish for him as soon as I could.

To contact the 6405th Air Support Wing, at Taegu, and arrange for a conference with them regarding the increased usage supply of bombs at K-3 and to make arrangements for eventual supply to K-6.

To check on the storage facilities at both K-3 and K-6.

I was also to check on the security methods in the MAG-33 bomb dump where the germ bombs were stored and to have the MAG-12 Bomb Dump Officer to prepare for increased security when his supply of bombs

page No 9 RHB

（第九頁）

was established. Colonel Clark stressed the fact that utmost caution was to be used in security. He stressed that nothing was to be issued from the Logistics or Ordnance sections in writing, that all instructions and supervision was to be made verbally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required requisitions and reports. Colonel Clark's final remark before I left his office was, "Bley, I know this is an unpleasant assignment, but I expect you to carry out your part of the project to the best of your ability."

On the 6th of June, McGerry and I drove to see the MAG-33 Bomb Dump Officer and inspected his facilities for the germ bombs, which were satisfactory. He explained to me that the bombs were requisitioned by the Special Weapons Unit direct from the Air Force.

I advised him to make more storage space available because the usage rate was to be increased and we'd probably have to handle two or

page No 10 RHB

（第十頁）

three times as many bombs as he previously had.

On the 13th of June I went to K-6 to inspect the MAG-12 Bomb Dump and to talk to the Group Ordnance Officer about his plans for his eventual storage of germ bombs there.

I asked him if he knew of the proposed use of the special weapon, the germ bomb, by MAG-12. He replied that he had been told of it by Colonel Gaylor the Group Commander about 10 days before. Colonel Gaylor had told him that the supply of bombs was not to be established yet for a few weeks. Before the supply of bombs were to be handled at K-6, the Group would have to have some men trained in handling procedures. Colonel Gaylor had ordered him to select about ten men from his bomb dump crew, men who were reliable and who he considered would be able to pass a secret security classification check, but

page No 11 RHB

（第十一頁）

not key men in his regular bomb-handling crew, and send them to K-8 where they could be given on-the-job training by the 3rd Bomb Wing. These 10 men had been sent to K-8 on the 11th of June for a period of about four weeks.

I checked on storage arrangements and security of information. I reported how Squadron VMJ-1 drew their germ bombs but said I'd have more information on that after Colonel Clark and I conferred with the Air Support Wing personnel in Taegu in a few days.

Finally I gave him instructions to go down to K-3 and see the set up there and also to go to K-8 when he found time to see the storage methods.

On the 16th of June I flew to Taegu to confer with the 6405th Air Support Wing regarding the increase in supply of germ bombs

page No 12 RHB

（第十二頁）

to the 1st MAW. Colonel Clark was unable to come with me. The conference was held in the office of the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6405th ASW, where I also met the Ordnance Officer.

I learned that the 6405th ASW had been supplying the germ bombs to the 3rd Bomb Wing at K-8 since December, 1951, at first in small quantities and then in larger deliveries. Delivery to K-3 had commenced in March of 1952.

The Commanding Officer stated to me that Feamcom (Far East Materiel Command) had notified him about the 1st of June that the 1st Marine Aircraft Wing was to increase its use of germ bombs at K-3 and was also to establish a germ bomb supply at K-6.

I went over all the details of requisitioning and delivery, coding, types and reports.

page No 13 RHB

（第十三頁）

We agreed that Squadron VMJ-1 would continue to send their own requisitions for germ bombs until the germ bomb dump was established at K-6, and then all requisitions for both Groups would be made by me from 1st MAW Headquarters. That would be around August. I passed all these decisions on to Colonel Clark and the other officers concerned, verbally.

On the 7th of July, Colonel Clark notified me that he was calling a conference of MAG-12 and MAG 33 Logistics and Ordnance Officers and some officers of the Special Weapons Unit of Squadron VMJ-1 to be held on the 10th of July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arising out of the increased use of germ bombs. Next day I made a trip to K-6 with the 1st MAW Chief of Staff, Colonel Schwable and had a preliminary talk with the Group 12 Ordnance Officer.

page No 14 RHB

（第十四頁）

He told me that he would be ready to establish a germ bomb facility there as soon as the team to handle them had completed their training at K-8. This would be around the 12th of July.

On this same day, July 8th 1952, on my way back to K-3 from K-6 with Colonel Schwable, we lost our course and were shot down by ground fire behind the front lines in North Korea."

Roy H. Bley
Major USMC 010450
North Korea
21st January, 1953

page No 15 RHB

（第十五頁）